

風雨同舟

何家支著：社會言情小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6 0376B



新社會
言情小說

風雨同舟

何家支著

七 迅雷

維城的飯量，依翠珍觀察，又是減少了。在夏曆八月中，正是國芳說的下半年開學的時候，維城又開始伸長了脖子，等國芳或是國器的信。世德堂周圍的樹木，那綠葉子長得多麼可愛，蟬螳螂等的小生命，在這個可愛的顏色裏，度過了半生。晚上青草堆裏的螢火蟲蚊子，牠們到了木樨蒸的天氣，依舊活躍着。鄉裏買不到除蟲菊做的蚊香，翠珍特地給他點了土製的青蓬條子，雙梅書屋是一條，他臥室裏也是一條。

在一個長期的暑天裏，厲又榭來過，周星甫也來過，他們一個是維城的舅父，一個是維城的姑丈，都關心維城在家守制，近況怎樣。他們都說維城消瘦了，葉二太太又有些擔憂，授意給翠珍，要她在旁諷勸維城，往上海去玩玩。維城聽了這個勸告，不以爲喜，反而搖搖頭，慢吞吞的說道：「人家連信都不給我，我寫了信去也沒回信，我還做什麼去訪問人家，當然以不去爲是。」他這話，又像回答翠珍，又像是在自言自語。翠珍道：「城弟，不去就不去，幹麼賭氣似的？二伯母看你這兩天只是不痛快的樣子，怕你愁出病來。」維城道：

「愁出病來，也沒人知道。」翠珍道：「哎喲，不好了！我想來勸城弟不要發愁的，現在城弟反而添出些愁來了，不談不談。城弟，你看你的書。」翠珍走出門外來，放輕了脚步，豎了耳朵，聽維城還有什麼自言自語的麼，一聽時悄無聲息，再聽時維城在念詩句了。她微微一笑，奔到房裏，向着一面鏡子照看自己臉上喜悅得怎樣。她張了嘴看牙齒，又掠了掠頭髮看眉毛，眉毛和牙齒，都顯現着喜悅。耳朵裏彷彿聽見喜鵲的腳聲，她兀自一驚；驚是喜悅的反應，爲什麼喜悅，那就只有翠珍自己心領神會了。

有時，維城也兩小無猜似的走到翠珍房裏，但是翠珍不在房裏的時候爲多，這情形就有些像曠亡往拜。今天，卻值翠珍在房裏，她要說男女有別，城弟你不能進來，這話倒又不能出口，只得一笑道：「城弟，來裏邊坐。這原是你的家裏，你不必對我客氣。」維城道：「翠珍姊，你又提到我的你的了，我的家裏和你的家裏，有什麼兩樣？」翠珍平日是很鎮定的，不知如何，今天會把一顆心蕩上一蕩。維城走了進去笑道：「天氣熱，應該一個人睡一間房，舒服一些。」剛坐下，喜鵲從外邊喚進來，喚少爺。維城倒很坦白的答道：「我在翠珍小姐這裏，有什麼事？」喜鵲道：「有客人來了，不知道是陳家少爺不是，我好些日子不見，記不起來了。」

這真是使人興奮的事情，維城忙站起來往外一跑。翠珍喚住了喜鵲道：「光是陳家少爺

嗎？陳家小姐呢？」喜鵲道：「我望見了陳少爺，就奔到裏邊來，不知道陳小姐來了沒有，也許是來的吧？」翠珍牽着喜鵲的手，追蹤到外邊，知道客人在東邊會客室裏。翠珍在門縫裏望出去，一個人把一件上裝摺在胳膊上，襯衫領子坦開了，驟然看上去，果然有些像陳國器，仔細一看，那就是大大的不同。只聽得在和維城問答，維城請教他貴姓，他說我是衛少雲。說衛少雲也罷了，可是他特別答得響亮，接上去一句，那就是特別荒謬：「你認得衛雲卿麼？我就是衛雲卿的兒子。」維城道：「知道了，請問有什麼事？」衛少雲把上裝往桌子上一扔，把兩條眉毛擠在一起，擠得怪難看的，手往袴袋裏一插，掏出一個摺子來，說道：「你們府上該的錢，今天先還五百塊。」一邊說，一邊就伸手向維城要錢。維城道：「我尊你一聲衛先生，還錢是應當的事，不過今天沒有。這事情你用不到來催討的，總得等秋收登了場，我們預算一下，或是還全部，或是還半數，或是還幾分之幾，要到那個時候再說。」衛少雲態度倒是緩和了些道：「現在先還一部份，將來可以少還一些，不是一樣的嗎？我真替你們的利息擔憂；不還本，利錢一天一天的加上去，到了該還的時候不還，利錢又變了本錢。」

維城還不覺得怎樣，聽的翠珍擔憂起來，她忙去告訴葉二太太。葉二太太正午睡了醒過來，一聽衛雲卿着兒子衛少雲來索債，怕維城對於這事情不慣對付，便走到外邊來。看見維

城一個人在屋子裏，不見什麼衛少雲。葉二太太道：「誰來了？」維城道：「哦，是一個小土劣。他貿貿然的來，問我要錢，我即使有錢，也不會給他的。他說你們一條牛，也可以抵幾個錢，現在賭場上有市價。給我一陣罵，把他罵出去了。」葉二太太道：「罵可以不必，好好的對他說就是了。」維城道：「這種人不罵他，世界上沒可罵的人了。欠錢是一件事，他那惡劣的念頭又是一件事。他爲什麼要問到我們的牛？凡是我家裏的，都不准他問，無論是一個人，一條牛，一隻狗。」

葉二太太瞧維城生氣，便和他談論到衛少雲的故事，說：「聽人告訴我，有一次衛雲卿放出去的錢，還在衛少雲手裏，給衛少雲兩天不回家，一齊花完了。他走到關帝廟裏，把周倉手裏的那柄大刀，搶回去給衛雲卿，說兒子不肖，把爸爸辛苦掙來的錢花了，這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請爸爸把我這不肖兒子殺了。衛雲卿正在怒不可遏，接過刀來，向衛少雲頭上砍下去。衛少雲又搶住了刀，說兒子已經給你面子，你怎麼不給兒子面子？馬馬虎虎吧，你只當我是你的孫子，不要當做是兒子；當做孫子，你是疼孫子的，就捨不得砍下來了。」維城聽的一笑道：「衛雲卿到底有孫子沒有？」葉二太太道：「聽說有過孫子，現在死了。衛少雲娶老婆，也有笑話：娶了過來，衛雲卿在兒子面前嘰嘰咕咕，說你娶老婆，倒累我花了許多錢。衛少雲恨起來，把老婆送到衛雲卿房裏，說你既然捨不得錢，這老婆就算是你娶的

吧。這自然是笑話，接下去，衛雲卿還是噤噤咕咕罵他親家死要錢。衛少雲聽在耳朵裏，一連三天，不和他老婆同牀合枕，第四天把來送還他岳父，說我還了你的女兒，你還了我父親的錢。他岳父要告衛雲卿父子的狀，才算安靜下來。」維城笑道：「衛雲卿父子，都不是人，一個吝嗇得可以，一個狂悖得可以，這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嬌娘，我不願意再和衛家發生經濟上的關係，一共欠他們幾個錢，痛痛快快還了他。不能還，便是再賣幾畝田給他，他這個重利盤剝，比殺人的刀還要厲害些呢。」葉二太太道：「這個，你不要操心，有我。我想着大嫂去世了，留着我來挑這副擔子，別的倒不會做什麼出來，反而一次兩次的賣田，名譽不好聽。我只在想，眼前是東移西補，圖一個敷衍過去，等你娶了媳婦，那才是八方無礙。」維城聽了，不能駁回他嬌娘的話。葉二太太又笑道：「你如果心裏覺得煩悶的話，你也可以到蘇州去，看看先生同學；到上海去，看看陳少爺陳小姐他們。一個人悶在家裏，真會悶出病來。反正現在這風氣也開通了，你要翠珍小姐陪了你去，也沒什麼使不得。」葉二太太這話是多少含有一些神祕的，一邊說，一邊看維城的臉色。她提到翠珍的時候，還留心向門縫裏看了一下。維城道：「我不去，我也不悶，我覺得很快活的，我現在知道節省，無緣無故要我花一二百塊錢買一個快活，我不願意。明天起，我着手把老爹爸爸叔叔，他們做的雜文詞章整理起來，我有了工作做了。」葉二太太道：「一味看書，一味寫字，也是不對

的。舅舅家裏，姑媽家裏，都可以走走，他們都很疼你。便是下午，等太陽西斜了，往小茶館裏喝一盃茶，花錢不多，買一個舒服，是最合得來的事。倘然你是個沒籠頭的馬，我也不會要你去；你不是的，你便混在壞人隊裏也混不壞的，我倒是希望你去。聽說要打仗了，謠言常常有得聽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小茶館裏倒有消息。咦！黃龍的茶館開在那裏？你不是可以找他嗎？田裏，總算把個頂忙的時候忙過去了，讓阿興跟了你去，也行。」維城對於別的話，也不辯白，只說道：「孀娘忘了，黃龍在上海犯了案，有過信來的，我不去找他。對，假使黃龍在開茶館，我倒真想做茶客了。」

爲了衛少雲來，直談到黃龍，所以閒談是沒有一定的。葉二太太起先覺得，究竟不是親生的兒子，我要他做的事，他一件也沒有肯做；後來一想，維城不去做，不能便算是維城的錯誤，反而安慰了他幾句走了。從此，維城真的埋首故紙堆中，把一顆灰透了的心，逼着它向一個小範圍裏走。田裏的事他自然不問了；抬起頭眺望着陳氏兄妹來，也不這麼做了；連翠珍在暗地裏當心他的茶水，當心他的冷暖，他也不來說一句感激的話了。他先把祖父的手澤搜集起來，無論是人家給他祖父的一封信，都要鈔錄下來。在大暑裏，不曾想着曝書，這一回整理先人遺墨，倒把雙梅書屋的藏書，一齊翻出來曬了一下，往往在書本裏檢到他祖父父親叔父一鱗一爪的文字。

他祖父有着十二三年斷斷續續的日記，可惜維城是生也晚，不會被他祖父記到日記裏；至於他父親叔父的行婚禮，倒有着極詳細的記載。他看日記，就看了一個多月。等到把祖父的手筆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已是秋盡冬初了。葉二太太看他身體還好，也就不忍打斷他的高興，只問道：「維城，你出世，老爹是沒了，但是你忙了這許多日子，你應該知道你老爹是怎樣一個愛惜名譽的人了。」維城道：「是的。祖父是歡喜買書，歡喜種花，又歡喜救濟窮人，我都從他的日記裏文集裏看出來。我假使有這樣的一個祖父在世，我們的幸福，不知道又怎樣？啊！現在……」葉二太太看他有些悽然，笑道：「又觸發你的傷感，快不要這樣。明年你仍舊去念書，往上海，別再往蘇州。」

維城繼續搜集他父親叔父的遺墨，可就沒有能像祖父的數量多，也沒有一天寫過日記。他想着，有幾本舊書，是堆在母親房裏的閣樓上，也去翻了下來。有幾種，在雙梅書屋已是殘本，翻了下來一湊，倒不再是殘本了。並且在一個書箱裏，檢出自己在蘇州發給母親的信，母親曾經在信封上批了幾月幾日收到。翠珍在窗外玻璃方框上向裏邊望了一下，維城偶然抬頭，招招手道：「翠珍姊來！」翠珍走進來笑道：「城弟，你天天這樣忙，我們倒是閒下來了。今年的收成不算壞，聽二伯母說，已還了衛雲卿的錢，可不知道多少。」維城道：「你坐坐，天冷了，怕又要害凍瘡了。」翠珍道：「還好，今年我是享福了，又不曾怎樣沒

日沒夜的做。」維城正從一本舊書裏，檢出一張紙來，忽然猛喚一聲「哎喲！」手也顫了，臉色也變了。翠珍大驚。

翠珍顧不得什麼嫌疑，走上去，一把捏住了維城的手腕問道：「城弟，你怎麼啦？手是冰冷的，這紙上寫的什麼？」她一方面是問，一方面是看維城的臉，一方面是也對維城手裏的紙看着。維城頹然的坐下去，兩眼向那注意的紙上看了下去，本來沒多少字，一下子就看完了。有氣沒力的說道：「翠珍姊，沒有什麼？你出去。別大驚小怪。」翠珍道：「這紙上寫的是什麼？」維城道：「沒有什麼，請你出去。」翠珍道：「你身體好不好？剛才把我一嚇。」維城道：「我很好，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揮揮手。

翠珍向來尊重維城的意旨的，看維城要她出去，她就出去，走到門外，還回頭看一看維城。維城等翠珍走出去了，把那張紙鋪在桌子上，細細的閱看起來，原來這是他母親葉太太厲氏的遺囑，上面寫着這幾行字：「字與吾兒維城知悉：汝父是死於程炳之手。程炳因何事殺死汝父，汝可不必問。我家中舊時，藏有程炳之小影，藏之多時；但此幾年來，尋覓不到。我病已無望，我亦無力尋覓。噫！程炳於出事後已高飛遠走。汝長大，當報父仇。但葉氏惟汝一子，報仇有殺身之危險，所以汝必生子，使汝父有孫而後可以報仇。毋遺囑。」

維城仔細一看，眼淚再也遏止不住了，一滴兩滴三滴，撲簌簌的滴在遺囑上。他爲了保

護那張遺囑起見，立刻掏出手帕來擦乾了眼淚。他霍地一站，雙手捏着拳頭，把拳頭打着胸脯；又噓出一口長長的氣。一抬頭，映在他眼簾裏的，是父親愛棠公和母親厲氏的遺像，他的眼淚又來了。站到遺像面前，說道：「爸爸，媽，兒子在你們的面前。媽的遺囑，兒子看到了。兒子以前一直在做夢，在夢裏……，」他有些頭暈，退了兩步，靠在桌子上；沒桌子，他或者是跌倒了。

翠珍看了這不尋常的事，把情形去告訴葉二太太，葉二太太聽了報告，立刻走到雙梅書屋來。看維城像是淌過眼淚，對桌子上看了一下，也只是幾封舊信和幾本舊書，問維城道：「維城，你有什麼事吧？」維城勉強一笑道：「我沒有什麼事。」葉二太太道：「不，翠珍來告訴我，你在舊書裏檢到了一張紙，你驚得連手都冰冷了，臉也變色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維城道：「那是翠珍姊的聰明過度。我看到的，是我在蘇州讀書的時候母親給我的一封信，我把這信又從蘇州帶回家裏來，看到了心裏有一些感觸。其實沒有什麼。」葉二太太道：「不像不像，你的眼皮還是潮的，是哭過的了。這不是感觸。」維城道：「我看了信，又看了爸爸和媽的遺像，我想着媽寫信的時候，雖然有病，究竟還能寫信；現在媽是長眠地下，再也不能在信裏訓誨我了，所以我是掉了兩滴眼淚。」葉二太太道：「我早給你說過，人死不能復生，媽去世了，心裏難過是有的，若然一想起，便掉眼淚，你媽也是不願意這樣

的。我老是記得你媽說的：看見兒子多吃飯，連自己也會多吃飯的。你媽在世的話，看到你難過，她一定也是會難過的。維城，你這幾天，老是躲在雙梅書屋裏，人也瘦了，這不是個辦法。親戚家裏也走動走動，別只管老是想着自己居喪，什麼不飲酒，不吃肉，不出門。你在學堂裏讀書，說現在的少年，居父母之喪，只要臂膊上加上一條黑紗，便是紀念。你能這樣想，也不至於在家裏一味學聖人了。」維城一連點頭道：「孀娘，我知道。」

爲了這張遺囑，把維城的腦海，攪的起了一個劇烈的變化：第一，哀集先人遺墨的事，就停頓下來；第二，自己的前途，像讀書，像就業，沒一樣不是呈着灰暗的顏色；第三，眼前的人，沒一個是他最親愛的或是比較親愛的。維城重視這張遺囑，賽如封建時代臣子奉到君上的聖旨一般，從雙梅書屋，捧到了臥室裏，放在桌上的玻璃墊子上，一個個字排認起來。葉太太這字，是寫在界着紅綫的八行牋上的。他在回想：這不是夾在雙梅書屋的藏書裏的；這是在閣樓上翻下的一堆舊書和故紙裏的。這不是母親病篤的時候寫的；這是母親身體還相當健康的時候寫的。雖然遺囑上不會寫明是某月某日，然而可以猜測到日子一定是很久了。

午夜了，他獨自一個正襟危坐着。蠅窗外的寒風，嘯嘯的在怒號，偶然的從蠅窗的間隙裏，吹進尖尖的一絲風來，那豆一般的燈光，便搖曳不定。他撑着倦眼，看遺囑上的字

粒，程炳兩個字，會忽然顯得特別大，大得像一個人的臉：猙獰，兇狠，醜惡，浮動在紙上。他咬一咬牙齒，握着拳頭，正待舉起手來，却又什麼都沒有了。他揉着眼皮再看時，還是母親的字，不曾有程炳的臉。他把程炳兩個字，放在嘴上念着，念一遍，搥一下胸脯，拍一下桌子。念到後來，胸腔裏的鬱悶，逼迫着他高呼了一聲「程炳！」他的耳膜，猛然的聽到他自己的高呼，神志回復過來，想着這麼夜深人靜，給家人聽到了，他們要驚奇的。他不願意家裏人的驚奇，立即把火吹熄了，在黑暗裏坐着。

果然，葉二太太，在西邊屋子裏開門過來，一路開門，一路喚道：「維城！誰在怪聲怪氣的叫喚？咦！維城屋子裏沒燈，睡了嗎？不早了，是該睡了。」接着又聽見葉二太太關了門去就寢。維城只求他叔母不明白自己在叫喚，全不顧到這也算是欺騙了他的叔母。

翠珍，不能不說是一個有心人，她在雙梅書屋裏，目視了維城驚呼和變色，在想着這事情有些不尋常。雖然她去告訴葉二太太，雖然維城在葉二太太面前掩飾過，她還是不能消釋她的疑慮。到第二天，葉二太太告訴翠珍說：「昨天晚上怪得很，我睡夢裏聽到維城大喊一聲，開了門出來看，維城屋子裏的燈火是熄了。今天問維城，他又說沒有叫喚過。問喜鵲何媽阿興，他們也都說聽見有人大喊一聲。」翠珍道：「我也聽到的，不過住在後邊，聽不真切。」翠珍說過了，越發添了疑慮，她處處地方在留心察看維城的舉動。

維城和翠珍，形成了鬪智，翠珍處處在留心，維城却處處在防備。假使碰到翠珍在他的前後左右，他便極力裝做鎮靜，你們笑，他也跟着一笑。只有到了自己寢室裏，到了雙梅書屋裏父母遺像面前，他就不是悲，便是憤，老是把拳頭捏得緊緊的，常常把指甲痕掐入掌心裏，掐得很深很深，回過頭來看沒人，就長長的噓了一口氣。有一天，他又噓了一口氣，翠珍從外邊走進來道：「城弟，你別瞞我了。你這幾天，笑不是自然的笑，背了人，老是長噓短嘆。你告訴我吧，你有什麼告訴不得二伯母的，也告訴我。我雖然是一個女人，走路也得，力氣也比了阿興不差甚麼；你告訴我，我想跟你分一些憂愁。」維城見了翠珍，笑道：「翠珍姊，你又要無事忙了，前回說我少吃了飯，鬧的家裏人都不安。這回又猜我有了心事，其實我還是沒有什麼。翠珍姊，謝謝你的好意，可是你這好意，是白費心了。」翠珍道：「不！你一定有着心事，不然，斷沒有個少年人天天會嘆氣的。」維城坐了下來，和翠珍辯白。翠珍見他兩邊太陽穴裏的青筋都漲起來了，就不敢多說，只笑道：「但願城弟沒有心事便好。這兩天，天氣特別冷，太陽不出來，雲是黃澄澄的，白晝只像黃昏，怕是要下雪了。城弟，你今年能穿皮袍了嗎？那件藏青色面子的皮袍子，在大暑天我給你曬過了，倒一些不壞，毛也不脫，蟲也不蛀。」維城聽翠珍談到穿衣問題上去，便說：「我有三年不穿皮袍子了，居喪了更不穿；我也不覺得冷。」當時從嘆氣說到冷，也就過去了，但是翠珍的心裏，

總覺得維城遭遇了一件重大的事，她那處處留心的責任，並不肯放棄。

有一天，維城從寢室裏走到雙梅書屋去了，翠珍便閃到他寢室裏，要想在寢室裏的一切景象上，找出一個頭緒來。這算給翠珍找着了。她瞧見桌上玻璃墊子下，壓着一張紙，這張紙，有些和它面善。她就是一個指頭，抵着玻璃墊子，很快的把這張紙抽出來了。再看一看，正是在雙梅書屋裏見過的。她把來一折，揣在懷裏，立刻去送給葉二太太看。葉二太太在翻閱幾本租簿，翠珍面有喜色的走到她旁邊一站。葉二太太回過頭來，看是珍珍，翠珍把那紙掏出來笑道：「二伯母，你瞧！上一回，城弟看到了這張紙，臉色便變了，今天我在他房裏檢到的。他從看到這張紙的一天起，一直心神不定，……」葉二太太不聽翠珍的話，只顧拿起那遺囑來看。看過了一行，就說：「這是我嫂子寫的。」她看完了，把紙折合攏來，昂着頭一想，自言自語道：「哦！她還寫着這張紙給孩子，我倒是不知道。」翠珍道：「二伯母，這紙裏有什麼殺死，殺死誰？看了叫人心裏害怕。」葉二太太道：「你快不要聲張，這是我們葉家不幸的事，和你沒關係，你快些不要聲張！你城弟看到了這張紙，我想他的心，是像有十幾把刀在刺。」

葉二太太把遺囑還了翠珍，吩咐翠珍道：「你在什麼地方拿的，還是放在什麼地方。這事，我得想一想，再說話。」翠珍小心翼翼的依舊把來放在玻璃墊子下，幸喜維城沒從雙梅

書屋回到房裏去。翠珍發現了這個祕密，也像維城一般憂形於色起來，再偷眼看葉二太太，葉二太太也無心去翻帳簿打算盤了。到了晚上，風依然是怒號，雪沒下，倒是下了一陣雪珠。翠珍在葉二太太房裏補綴一件舊衣，葉二太太道：「他們都睡了嗎？」翠珍道：「想起來是睡了吧。喜鵲嚷冷，早就想睡了。」葉二太太道：「你去看城弟睡了沒有，如果沒有睡，你就喚他。我知道他難過極了。」翠珍道：「城弟來了，我還要跟了塊兒來嗎？」葉二太太道：「也來。」

翠珍奉命去喚維城，她怕維城驚疑，並不突如其來走到他房裏去，只在房外喚道：「城弟，你沒睡嗎？二伯母請你到她房裏去，有話和你說。」維城應道：「就來。」翠珍回到葉二太太房裏，維城也就來了。他勉強笑道：「嬌娘，喚我有什麼事吧？」葉二太太房裏，有一張小方桌子，一邊靠着壁，三邊可以坐人。葉二太太翠珍已是分着兩邊坐下，維城就往空着的一邊坐下。葉二太太在燈下對維城一看，越發看出維城是一股憂能傷人的樣子。她先按了按維城的肩胛，說道：「這裏只有我們三個人，沒有外人。你的事我已知道了，就是你看到了你媽的遺囑。」維城把嘴一張，要說，說不出什麼來。葉二太太道：「你媽的遺囑，是放在什麼地方的？」維城的眼皮已經有些潮了，答道：「是在舊書裏檢到的。」葉二太太嘆了一口氣道：「你媽生前，好幾次要把這件事對你說明，和我商量，我說：孩子還年輕，做

什麼嚇他。我又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惡人，上天也容不得他。你媽聽我這麼說，眼淚總是往肚子裏咽，只要想起這件舊事，便至少有三五天不快活。」維城先是想把遺囑的事瞞叔母，現在知道叔母比自己清楚得多，不由霍地一站，把眼光凝視着葉二太太。葉二太太道：「你坐着，幹麼站起來？」維城顫聲說道：「嬌娘，我看了遺囑，賽如晴天裏，來了一個霹靂，恨不得，立刻就抓到程炳，讓我，親手搥他的胸，啖他的肉，寢他的皮；但是，程炳在那裏呢？嬌娘，我爸爸去世的時候，我是無知；我媽去世，還不到一年，在那時候，要算我出世二十年來最難過的一個時期；這一回比了最難過的一個時期更難過了。嬌娘！」維城說到末兩句，不是在說，是在嗚咽了。兩條胳膊，往桌上一橫，臉往胳膊上一伏，身體便要直挫下去。翠珍搶過來，把他扶住，扶到椅子裏坐了。葉二太太從腋下抽出一條手帕，給擦着眼淚，說道：「好孩子，程炳在那裏，我是不知道。以前的事，我是知道一些，你別哭，我可以告訴你。」

維城雖然是一位情感極豐富的少年，但同時理智也能克服他的情感。聽葉二太太可以告訴他一些前塵影事，他抬了頭，又凝視着葉二太太。葉二太太道：「你喝一口熱茶，抽一枝烟捲，心裏一些也不要不快活。你要知道，這不是一陣哭一陣傷心便可了事了的。譬如說一句空話，程炳即使站在你的面前，你也不能拿了刀子去殺他。你媽遺囑上不是寫了嗎？你沒娶

親，你沒生兒子以前，你媽是不准你去報仇的。」維城道：「孀娘，這個我明白。」他喝了茶，也抽着烟，實行洗耳恭聽。

翠珍也是聞所未聞，和維城取了同一個態度洗耳恭聽。葉二太太摸了一摸鬢髮，又想一想，說道：「我們妯娌，是同病相憐的人，比了人家姊妹，人家姑嫂，無論如何要親熱一些，所以你媽把從來不肯告訴人家的話告訴了我。有一年，大涇鎮舉行一個大規模的迎神賽會，這會裏排的一字長蛇陣樣的隊，長到十里，不論是士農工商各界，都來下在會裏。在沒有賽會以前的三四個月，凡是會裏行列經過的地方，家家都在邀請親戚朋友，說某月某日，你們務必來看會，不來，一定又得等十年二十年。那時候，你媽還是一個姑娘，聽見有這盛會，便跟了你舅舅，還有同村的姊妹弟兄，大概是十幾個人罷，坐了一隻大船，船上可以煮飯，天晚了也可以在船上睡覺，前一天晚上就開船，預算把船搖到大涇鎮，總還在天亮以前。維城，你要知道，去看大涇鎮賽會的人，是有幾十萬；遠道來的，像松江，像蘇州無錫，上海人更不必說，來的人大多數是坐了船來的。據說前一天，大涇鎮東西南北的幾條大河裏，已被各處來的船隻塞斷了。你媽你舅舅坐的船，還沒到大涇鎮，就給前面的船擠的不能向前。問一問，到大涇鎮還有多少路，有的說：是一里；有的說：只要看得到會，這裏也就是大涇鎮，一定要趕到前面去做什麼；有的說：走這條河，搖不到鎮上，掉過頭來換一條

河道，倒還搖得到。但是跟在你媽你舅舅的背後的船，眨一眨眼又來了不少，這便成了前進不能，後退也不可。」

維城道：「這個會，好像喚金三爺會，是不是呢？」葉二太太道：「是的是的，你聽誰說的？」維城道：「我在本鄉讀書的時候，學堂裏有一課鄉土課，鄉土課裏就提到金三爺會，是一個大規模的迷信運動。孀娘，請你繼續告訴我。」葉二太太道：「我說的全是你媽告訴我的，當時他們的船，被擠斷在河道裏，船上的人便提議上岸去，反正船到了大涇鎮，也得上岸，不上岸，根本看不到什麼會。據說上岸的時候，天色沒十分大亮，可是岸上已經黑黝黝的全是人頭。你舅舅算是一個帶隊的人，衝在前面，其餘的女流之輩，都跟着他。到天色大明，剛才擠到金三爺廟面前。你媽第一個打退兵鏢，說擠來擠去，全是些人，早知道這樣，還不如坐在船上好。但是別人，可沒有一個人肯後退的。從天明到中午，人越來越多，主持賽會的人，忽然發了一道命令，說凡是來看會的人，東退到什麼橋，西退到大涇鎮，南和北又退到什麼地方，在廟宇的前後左右，這一個地帶，只許下在會裏的人站，看會的人一概不准逗留。那時，穿黃布衣服的警察，和胳膊上縛着布的人，都拿了藤鞭和棍子打人。你舅舅的性格，你有一些知道的，他是極肯守規矩的人，聽說要後退，就擠在人羣裏後退。維城，你要知道，這些看會的人，來的時候，是一批一批來的，雖然擠，還擠得好些；忽然一

聲退，那就像山倒下來，像水湧起來，倒在地上的也有，踏掉鞋的也有，小兒女人啼哭的也有。不幸得很，你媽就在這一個怒潮裏，和同村的姊妹兄弟失散了，連和你舅舅也失散了。維城，在那個時候，女人出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出去看迎神賽會，好像是一件不大光明的事，所以你媽在和同去的人失散以後，她就非常的後悔。」

維城明知這是過去的事，現在着急也沒用，可不能因為是過去的事而漠然無所動於中，

聽葉二太太說話透了一口氣，他便問道：「後來呢？後來怎麼樣？我媽的身體，早年怕也不大好，那裏受得起這樣的驚恐？」葉二太太道：「事情就爲了這麼一來，那不良的結果便發生在後邊。當時你媽被擠到河邊，河邊是一河的船，你媽在河邊立了一陣，見不到同船的人，便想何不找一找自己坐來的船，倘然找到了坐來的船，那也好，坐在船裏，讓他們找了來。你媽對河裏一看，因爲上岸的時候，天還不十分亮，這一回便不十分認得清楚。看見許多船裏，有一條船，好像是自己的船，便開口問，你們這船是那裏來的。那船夥計見是一個單身的女人，便回說，是的，你下船來就是了。你媽在那時，一些也沒出門經驗，聽見說是的，忙不迭要船夥計搭了跳板下船。」維城道：「那船一定是錯了。」葉二太太道：「自然是錯了。你媽到了船艙裏，看見一個人在抽雅片烟，一個人在旁邊抽烟捲，你媽慌了，說不對不對，我當是我們的船，其實不是的，對不起。誰知那抽雅片抽烟捲的人，倒是非常的

有禮貌。說你這一位小姐，怎麼會認錯了船的。你媽看見他們說的話，一些兒沒有輕薄的樣子，便告訴他們，說是和家裏人失散了，自己坐來的船也找不到。兩個人裏一個人說：你這位小姐便是上岸去，也找不到失散的同伴的，你想會場上有着幾十萬人，你不知道他們在那裏，他們不知道你在那裏。現在回到岸上去，危險很多，不如你告訴了我們，家裏住在什麼地方，姓什麼，我們給你貼一張紙條出去，讓你們家裏人來認領。」

維城道：「這未嘗不是一個辦法，這些人又是誰？」葉二太太道：「那抽雅片烟的人，不知道是誰。那抽烟捲的人年紀還輕，他就是程炳。」維城把拳頭握得緊緊的，把牙齒咬得緊緊的，說道：「他就是程炳，他在那裏，他在船上嗎？」葉二太太道：「我說的是過去的事，維城，你把心靜一靜，不要聽我說了，你就生氣，那是不對的。」維城道：「程炳當時怎麼樣？」葉二太太道：「當時你媽沒辦法，坐下來了，就告訴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姓什麼，和那幾個人出來的。程炳和又一個人，在那時真有些熱腸古道，在船艙裏找出一根小竹竿，臨時套上一塊布，那布上寫了：港北鄉厲小姐在此，希望厲姓家人來詢問。詞句是不是這樣，不過意思總是這樣。這面小旗，讓船夥計擎無手裏，給岸上擁來擠去的人看，大約有一兩個鐘頭，始終沒有人問。那程炳就說，厲小姐你放心，我們雖然是萍水相逢，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可是忽然的和家裏人失散，忽然的會下到我們船裏，這也是佛家說的因

緣。我預算起來，再過幾十分鐘，大會就會在岸上排列了，給我們看，我們看過賽會，到那個時候，你們家人還找不到你，你還找不到家人，那把我們的船，送你回港北鄉厲家宅去，這總是千妥萬妥的了。你媽很感激程炳，說：程先生，你是那裏人，這位老先生是誰，程炳沒有肯說，只說：你一些也用不着驚慌，一個人的善惡，是可以一望而知的，你看我們是善人還是惡人。說過這話，會就來了，這兩個人和你媽，都站在船頭上看會。你媽那裏還有什麼心緒看會，她是在看路上的人。這會，就看了兩小時，竟是沒有你的舅舅，也沒有同村的兄弟姊妹，天倒是黑上來了。」維城道：「天黑上來，大概程炳要顯出他的青面獠牙來了。」翠珍也在一旁聽出了神，笑道：「天黑上來，倒是一件討厭的事，他們都是男子，大伯母一個人是女子，怕給他們恐嚇了幾句，心裏就會卜通卜通的跳。現在，連我的心也跳了。」葉二太太道：「你們都料錯了，沒有這一回事。天黑上來，你媽想上岸去，程炳和又一個人那裏肯放，逼着你媽吃晚飯，你媽卻不過他們的情，只吃了一口便放下碗。吃過飯，程炳說：現在河裏的船大概鬆動一些了，可以送你回去了。在船上，一個還是抽雅片，一個還是抽煙捲，真的把你媽送回港北鄉來。」

維城道：「這麼說起來，程炳這個人還不算壞，可惜他後來是壞了，必壞無疑。」葉二太太道：「那個時候，你外祖母還在堂，你媽到了家，你舅舅坐去的船倒沒到家。那程炳，

送了你媽上岸，連坐也不肯坐便走了。所以假使下半載的事沒有，那程炳簡直是聖賢。可是事情是不然而又不然。隔了一個月，程炳寫信來了，信裏的話還是說着萍水相逢，非偶然也等等。你媽念給你外祖母聽，又給你舅舅看，你舅舅當時寫了一封回信謝他。他住的地方，是一個很生的名字，喚什麼，喚蟻墩鎮，離開這裏好幾十里路。再到後來，這程炳寄了像片給你媽，你媽認爲這就有些不登大雅之堂，便不會告訴母兄，只把像片藏起來。在這一時期，你爸爸由你老爹做主，在挑鄉裏門當戶對的人家論婚。據算命的說，厲小姐在許多小姐中間，是最上上，不消十幾天，這婚姻便決定了。但是程炳卻沒有知道。」

葉二太太喝了一口茶，這茶是涼了，到了她喉嚨口，又忙不迭的吐出來。翠珍很表示歉意，連忙從一個茶壺桶裏，倒出一杯熱茶來，送到葉二太太面前。葉二太太又喝了一口，說道：「據說程炳本來是結了婚的，因爲看見了你媽，才把他的糟糠之妻退休。所以最先的一個月裏，還不曾打過壞主意；後來他那糟糠之妻，給他把財力勢力壓倒了，那就專心致志注意到你媽的身上來。在世德堂向厲府下過聘禮之後的第三天，程炳請出一個蟻墩鎮上的小紳士，一個在縣城裏當過催徵吏的孫某，坐了一隻無錫快船，帶了八色禮物，到港北鄉厲府來拜訪你舅舅和你外祖母。鄉裏難得見到這種氣派的貴客，一上岸，又是先抬上一架硃漆描金的條箱，條箱裏安放著八色尊貴的禮物，就轟動了一村的人來看熱鬧。那小紳士和催徵吏，

還沿用着前清的格式，兩張城磚樣大的桃紅名片，由底下人雙手捧了遞進去，你舅舅正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一問時，才知是給程炳做媒來的。你舅舅當時把實在情形告訴他們，他們還有些不信，說：我們這位程少爺，做事十分精細，從來不肯輕舉妄動，他打聽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厲小姐還是一個待字閨中的少女，怎麼說已經給了人家。你舅舅說：我爲什麼要哄你們，我的未婚妹婿，便是花港世德堂葉家的長公子，在三天前定親；不然，程先生還是舍妹的恩人，即使舍妹不肯，我做兄長的，還會做主允許這件親事。小紳士和催徵吏碰了一鼻子的灰，把八色尊貴的禮物，扔在厲家，說：這些東西，本來不是聘禮，只算程少爺送給老太太和小姐吃的。他們上岸得慢，下船得快，停船得慢，開船得快，就這樣匆匆忙忙去了。」

維城道：「大概吃了他們這些東西，後來又生出下文來。」葉二太太道：「本來你爸爸的結婚日子，定在明年九月裏，結果是當年的十二月裏，就把你媽娶過來了。你道爲什麼？一則厲家和葉家攀親以後，又橫裏岔出一家來，去向厲家提親，這事一傳十，十傳百，傳的遠近都知道了。再則那兩個怪媒來過之後，一天晚上，厲家忽然遭了盜劫，這強盜一進門，東西也不搶，錢財也不要，只鬧說是厲蕙芬小姐，奇不奇巧不巧你媽因爲送一個表姊回去，就在表姊家裏住了一晚，不會遭着毒手。三則厲家出了這一回離奇的盜案之後，隔不到十幾

天，有三四個老婆子，背上背了一個黑布袋，說是化緣，卻對你媽下死眼的盯着，你媽嚇的心裏卜通卜通的跳。你外祖母覺得一次兩次三次，都是程炳在作怪，萬分的不放心，因此催這邊提早結婚，滿想從此可以沒事。誰知在結婚的前幾個月，及婚後將近一年裏，你媽接了好幾次的信，這信全是程炳寫的。有一封信裏，就說明他爲了你媽，把原配退婚；爲了你媽，用了不計其數的錢；爲了你媽，面目黧黑，精神憔悴，簡直是要求你媽在某一個夜裏，站在村外一株大槐樹底下，自有人來接她去。你媽自然把信燒了，後來來的信，程炳化名爲一個女子，和你媽姊妹相稱。這一封一封的信，有的是落在你爸爸手裏，你爸爸是一個精細的人，奇怪這個姊妹，寫信寫的甚是忙碌，把來問你媽。你媽是忠心於丈夫的，把前因後果一齊告訴了丈夫。你爸爸氣的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立即訪問到蟻墩鎮上去。據說，你爸爸見到程炳的，當時衝突了幾句，回來告訴你媽，你媽只勸他息事寧人。但是後來的大禍，就這樣伏下了根。」

維城聽的心神不寧，嗚嚕着道：「哦！他畢竟狐狸露了尾巴了。」葉二太太道：「後來程炳就好些時沒有來信，你爸爸，你媽，差不多要把程炳這個人忘了。你媽生了你，你也生了好久，忽然的，一天你爸爸從上海回來，在路上，沒頭沒腦的被人毒打了一頓。那時候，是個黃昏時候，也看不清楚來的是誰，來的人至少是有十幾個，並不開口，只是悶打。你爸

爸坐在一輛小車上，車夫看他們來勢兇猛，只得呆在一旁，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不敢聲張。行兇的人散了，車夫不能再推車，搯了你爸爸回來，你媽日夜衣不解帶的伺候你爸爸，一方面又要照顧你，一方面又要背了人流淚。我是嫁過來了就寡居的，聽了這個驚人消息，陪着你媽，也流了不少眼淚。你爸爸受傷之後不到三天，經過的傷科外科內科醫生，何止十幾個，到底還是不起。臨終只說了一句：打我的人，是不會有第二個人的。你媽聽了，自然明白，可是我們誰都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維城，你長到十一歲了，你媽還是不曾在我面前提過一個字。你十二歲，你媽害了一場大病，這病不用說得，從你爸爸去世以後，病是常有之事，不過這一年是大病，病的連神志都不清了。我伺候她，她就在我面前說了一番過去的話，說我們全是寡婦了，我的兒子就是你的兒子，我死了以後，你切不可把我告訴你的話，去告訴我和我的兒子。維城，在這一次，你媽的確是這樣對我說的，現在你看到你媽的遺囑：遺囑上說的話，和你媽告訴我的話有些不同，這是她後來又變更了以前的計劃。她在那一個時期，實在沒要你去報仇的心。」維城拍了拍胸脯，吐了一口氣，問道：「那麼，還沒有一定知道是程炳打死我爸爸的呀？」葉二太太道：「除了程炳，還有誰？因為你爸爸受傷回來，不等天明，派了人上蟻墩鎮去找程炳。派去的人，是相當有一些力氣，又相當會說話，誰知道了蟻墩鎮上一問，程炳還是在半年以前家裏遭了火災，不知到那裏去了。這樣看起來，程

炳是早就存心的，他只爲了不能和你媽結爲夫婦，又爲了和你爸爸衝突過幾句，便處心積慮下這個毒手。哦！你媽告訴我，在你爸爸去世之後，程炳又來過一封信，這封信還是化了以前化過的女子的名，信裏便說了一篇女子再離例所不禁的大道理，要你媽給他寫回信。這通信的地址，好像是在嘉興，你媽把信燒了。這可以知道程炳實實在在是一個兇手。」維城把桌子一拍道：「這麼說起來，這程炳是在嘉興了。我媽怎麼不和我商量，我到十三四歲以後，自己覺得已經有些思考力，或者把前前後後他那來的信，一齊安放在一邊，我倒有辦法。」在桌子上的茶杯，給維城拍桌子拍的跳起來，茶潑了些在桌上。

葉二太太說話說到這裏，也覺得有些吃力，把個背脊靠在椅背上，對維城搖搖手。維城道：「婦娘，我可以把遺囑給婦娘看，我媽並不阻擋我去報仇的。」翠珍從旁湊着說道：「城弟，你這件事，真是要三思而後行的，現在這姓程的不知道他躲在那裏，萬一找着了，也不知道他現在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了。你匹馬單槍的去找他，是很危險的。可惜人家說起來，我是一個女人，其實我這女人，也不輸給男人。城弟，你要派我到那裏去，我就到那裏去，我要推辭了，便不算是一個養在世德堂葉家的女人。」翠珍也義形於色起來。

維城向翠珍拱拱手道：「翠珍姊，這倒不敢驚動你，因爲不是你的事，這是我的事。」翠珍道：「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嗎？想我上無父母，下無弟妹，若然要做，倒是我去做，比

着城弟去做，來得沒有牽掛。唉！我怎麼會是一個女人？我要像黃龍一樣，那多好。」因為翠珍搶着要去報仇，嘴裏無意中提到黃龍，維城聽着一楞，跟了她說道：「黃龍，真是的，我有這樣一個好助手！」他又拍了拍桌子，接連喚了兩聲黃龍。葉二太太道：「黃龍，不是犯了案在上海嗎？……天冷，快些去睡覺，這不但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簡直還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你媽遺囑上怎樣說的？要你有了後嗣，才可以去找仇人。」葉二太太說的這一句話，等於一個宣告停止談話的命令。維城搖搖頭，又摩摩胸脯，站了起來，嘴裏吐出一口無窮的冤氣，走出房外去。葉二太太緊一步跟在他的背後，捏住了維城的手，試一試道：「你的手還暖和，湯婆子有在被窩裏嗎？」翠珍也走了上來道：「湯婆子，我喚喜鵲給城弟送到房裏去的。二伯母，你不要出來了，我送城弟回那邊去。」翠珍搶在前邊去開門，詫異道：「這麼亮，天亮了嗎？啊，不是的，是下雪了。」一陣冷風跟了捲進來，往維城臉上猛撲。維城也不覺得冷，跟在翠珍背後，沿着世德堂外的階石往東走。階石上也全是雪堆滿了，翠珍的脚印，一步步都變了維城的先導。雪花一片一片的，飄在維城臉上和脖子裏。走到了東廂，翠珍開門，讓維城進去。維城道：「翠珍姊還到我屋子裏坐一會吧？」翠珍道：「不坐了。你身上沾着雪花，該拍一拍，不拍就像着了雨。」維城道：「我知道。」翠珍給維城關了門，又走回葉二太太屋子裏，問道：「二伯母給城弟說了這些話，不妨事的嗎？」葉二太太已

經把下半截身體鑽在被窩裏，說道：「應該告訴他，不告訴他，反而讓他心神不定。」

第二天上午，還是飄着雪花，中午雪停了，葉二太太道：「雪倒不能不說是瑞雪，下得早一些，倘然能下在大臘天，那就更好。」有三四隻麻雀，在屋面上跳來跳去，一面跳一面在雪層裏找尋食糧。站在世德堂裏，對外邊一望，可以望得見曠場外邊的樹巔，樹葉當然是沒有了，杈枒的樹枝上，堆着白線條似的雪，一陣風吹着，那雪便成塊的掉下來。那隻黃狗，拖了一條尾巴，從大門外輕悠悠的走進來，牠只是走直線，一路印着牠的梅花腳跡。翠珍看雪是停了，喚阿興拿鐵鏟，拿畚箕，幫了喜鵲掃雪。維城癡癡的站在雙梅書屋門內，說：「不要掃，不要掃，留一天看，明天等雪溶解了一部份再掃。」翠珍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以為維城又生了默念。葉二太太道：「是讀書人，都歡喜雪，他老爹，他爸爸，他叔叔，都有這樣一個念頭。」

不想到了傍晚，風靜止了，倒又白迷迷的下起雪來。葉二太太偷偷的去看維城在做些什麼，一看時，不在雙梅書屋；又從屋子裏邊走，繞到他寢室裏，也不在寢室。這有些奇怪，喚了一聲，又走到雙梅書屋來，又喚了一聲，這可發覺維城在雙梅書屋裏邊一間屋子裏。葉二太太道：「你在做什麼？」維城道：「我不做什麼。」葉二太太到裏邊一看，桌子上攤了書，也有信牋，大概是在寫信。葉二太太道：「是不是寫信？」維城道：「是的。」葉二太太

道：「你可不能把遺囑上的話告訴人的。」維城道：「嬌娘，這個我知道。現在，只有我，嬌娘，翠珍姊，三個人知道。」

吃過晚飯，維城問葉二太太道：「現在學堂裏放寒假了嗎？」葉二太太道：「現在才是陰歷十一月裏，不能就放假。你是在學堂裏念書的，怎麼顛倒來問我？」維城道：「今年的陰陽歷，相差的日子多，論國歷，已是到了十二月底，中等學校放假得早，我想有些學校習慣上放假放得早的，是該放假了。」葉二太太道：「維城，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維城道：「我想寫一封信給陳家兄妹，問已經放假了沒有。」葉二太太道：「別的還談什麼？」維城道：「不談別的話。」葉二太太道：「你不能把這兩天悶在肚子裏的話，去告訴他們兄妹。陳家少爺，陳家小姐，雖然人是好的，做朋友，可以；研究研究詩文，也可以；可不能……」維城道：「嬌娘吩咐過我了，這一回是第二遍。我知道。」

葉二太太去後，翠珍從維城寢室外走過，到葉二太太那裏，說：「聽見城弟在屋子裏嗤嗤的，好像撕什麼東西。」葉二太太問，猜想上去是撕什麼東西。翠珍道：「好像是撕洋紙做的信箋。」葉二太太道：「這也許是他寫給陳家兄妹的信，給我說了以後，他就把信撕了。」翠珍把手擎到嘴邊，呵了一口熱氣，往棉旗袍的長袖裏一攏道：「是的吧。近來，陳小姐也好久沒有信來了。」在鄉村裏的冬天，大家都睡得非常早，葉家也不能例外。葉二太

太這一天晚上，便不像前一天的晚上，早就安寢。次晨，一覺醒來，翠珍在房外喚道：「二伯母，你起來吧，昨天晚上，城弟和阿興，都不在家裏。今天何子興去開大門，見大門虛掩着。」翠珍還是用安閒的態度，來說明這件不尋常的事，聽在葉二太太耳朵裏，可就像摘去了她的心肝，下牀來不及穿鞋，把鞋倒拖着走出來，一連串問道：「什麼？什麼？維城怎麼樣走了，走到那裏去？阿興也走了？啊！外邊的雪沒有停，怎麼能走到外邊去？雙梅書屋的裏邊一間，也沒有他麼？」

葉二太太和翠珍找遍了各間維城日常起坐的屋子，證實維城和阿興是在晚上冒了雪出去的。直到從維城寢室的玻璃墊子底下，找到了一張維城自白的紙，才算把跳躍的心放下了一半。那紙上，潦潦草草寫着這幾行字：「我有往訪國器國芳兄妹之必要；然又慮叔母不能允許，故乘雪夜，帶阿興出行。此行係赴雙橋。我何以必須在雪夜出行，又何以必往雙橋，他日，叔母自能知之。至明日早晨，翠珍或其他婢媪僕人發覺，應先以此紙呈二太太察閱，庶幾可以使其安心。我往雙橋，有健僕隨從，自不虞有傾跌或他項危險發生。明日傍晚不歸，後日上午必可歸來。維城留字。二二，二八，夜。」葉二太太啞嘴道：「這孩子怎麼不和人商量，就帶了阿興走的呢？阿興最不好，他不是三歲孩子，知道天在下雪，天又這樣冷，少爺要他走，他就跟了走嗎？等他回來，我非痛痛快快的罵他一頓不可。」翠珍道：「二伯母也

「不要生氣，我起先也是一嚇，現在知道他是往雙橋去的，又有阿興做伴，這倒是放心了。」葉二太太道：「雪天的路，怎麼能走？小說書上說的，從前方卿，不是也跌在雪裏的嗎？還有南天門那齣戲。」葉二太太還在引古證今，翠珍却已在維城屋子裏，查出維城是穿了那雙厚底的棉鞋，還帶了雨傘，還帶了電筒，還帶了一根手杖。後來又查得帶了風鏡，穿了西裝雨衣；西裝雨衣，雖然不能和棉袍一樣長度，披在身上，究竟一可以避寒，再可以禦雨。翠珍在一樣一樣背給葉二太太聽，葉二太太又覺得放心了些。

八 奈若何

世德堂葉家的人，上自葉二太太，下至喜鵲等等，都在盼望維城歸來，從早晨盼望起，直盼望到夜晚。到黃昏沒回來，葉二太太很後悔，吃了午飯，為什麼不打發何子興上雙橋鎮去呢？到了夜深人靜沒回來，葉二太太又後悔，在天黑上來的時候，為什麼不打發何子興上雙橋鎮去呢？但是翠珍卻和何媽倆，一味的安慰葉二太太，說雪停了，說風靜止了，說有阿興跟了去，便把他少爺揹在背脊上揹回來，也容易啊。葉二太太拿維城的留言，在燈下反覆看了幾遍，說道：「維城說我，過幾天會知道他為什麼到雙橋去的。為什麼過幾天我才能知道，又為什麼我現在不能知道。」她自己在咕噥着，却不許何媽喜鵲等竊竊私語。她的意思，

是維城倘然在外邊叫門，給你們說話聲音，擾亂了他的打門聲音，可就聽不出來。她聽自鳴鐘鳴了十二下，要喜鵲扶她出去，到大門外，看維城是不是在回來。葉二太太往昔，在世德堂的新婦班子裏，是比葉太太精明，今天晚上，爲了醋念着維城在外的安全問題，忽然情感把她的理智征服。雖然經過翠珍解說：「大門外是漆黑一團，看不見什麼的。」她說：「地上堆滿了雪，怎麼會看不見？」翠珍說：「深夜不回來，一定是被陳少爺陳小姐留住了，到大門外去看，也是徒然。」她說：「便是維城給他們留住了，阿興是可以回來的。我看見阿興，就像看見我的兒子回來。」翠珍見勸解無效，便立刻要何媽打起燈籠來，送葉二太太到門外去。何媽提了燈籠在前，左邊喜鵲，右邊翠珍，扶住了葉二太太往外走，長工徐全福，開了大門開了籬門等着。大門外是一片白，望遠處又是一團黑，別說維城阿興杳無消息，連不相識的行人，一個都沒有。一陣旋風，幾乎把燈籠裏的洋蠟燭都吹熄了。這不得不使葉二太太廢然而返。

這一晚，葉二太太在牀上，也是把耳朵豎起了，直等到天亮，才朦朧睡着。這又是一天了，並沒有人去驚動葉二太太。可是葉二太太忽然驚醒，醒過來喚道：「維城，你來，陳小姐怎麼對你哭的？」翠珍才走在房外，聽的詫異，走進去一看，只葉二太太一個人，慳怯着雙眼在說話。翠珍笑道：「二伯母，城弟沒回來呀，你怎麼說他回來了？」葉二太太一怔，

也勉強笑道：「我在做夢，像是維城告訴我，說陳小姐對他哭。原來是夢！維城到底回來了沒有；雪消了沒有；天晴了沒有？」翠珍一句句都答覆了她。她又是生愁，說：「昨天怎麼會想不到喚何子興往雙橋跑一趟，何子興去了，今天早有了實信。」翠珍還能把別人想不到的事想到，她在今天的清晨，已經派何子興往雙橋去了；在何子興的眼光裏看，翠珍在葉家是什麼地位，這固爲翠珍所不及知，可是何子興非常的服從命令，翠珍要他去，他就去了。所以葉二太太在後悔，翠珍就據實報告了她。

又是像昨天一樣，忽然的到了中午，忽然的到了傍晚，在天寒日短的時候，葉二太太和翠珍，老是度日如年。到了傍晚，維城和阿興沒回來，何子興倒是回來了，他雖然是一個長工，是站在傭僕一條線上，可是當他到了雞門之外，葉二太太等便迎出去。只看何子興腳上的泥漿，直濺到腿彎以上，就看出他辛苦的成績來。他見了主母，說道：「少爺和阿興，都沒有在雙橋陳家呀！」

這實在太值得驚奇了，葉二太太怕自己的聽覺不甚靈敏，張了嘴問道：「你說什麼？」她問了還是張了嘴等何子興回答。何子興道：「少爺和阿興，都沒有在陳家。」何子興已經是重言以申明之了，申明他第一遍告訴葉二太太的，和第二遍是並沒有兩樣。翠珍也急起來道：「何子興，你別是走錯了人家，也許雙橋鎮上，有好多姓陳的人家，你去問的，不是少

爺去的一家。這陳家門前，有兩顆大榆樹；離開陳家不多幾家，有一家是黑牆門；他們的房子，屋簷是不怎麼高的，是舊式房子；他那祖奶奶，歡喜念經，年紀很大了。你去問的，是不是這一家呢？」何子興道：「怎麼會不是？是的。我雖然不識字，這些都識的。二太太，外邊冷，還是到裏邊去說話。」

葉二太太移到裏邊，在不亮不暗的暮色裏，何子興把腳上的草鞋，脫在天井裏，赤了腳，走進廂屋裏，說道：「陳家在雙橋鎮上，門口有大樹，是不是榆樹，我倒沒留神，我一些沒弄錯。陳家的老太太，親口對我說，我們少爺是昨天在他們家裏吃了飯才走的，阿興也在他們家裏吃的飯。」葉二太太和翠珍，不約而同的說：「何子興，你說話怎麼這樣的，一會兒說少爺沒有在陳家，一會兒又說少爺在陳家吃飯？」何子興道：「我沒說錯，少爺和阿興在陳家吃飯，是昨天的事；今天我到陳家，少爺和阿興，是都沒有在陳家。」葉二太太和翠珍，都拍了拍胸脯，是壓驚的意思；一邊也是有些放心了。她們聽何子興說下去，才明白：維城主僕倆，昨天清早，冒雪到了陳家，陳國器兄妹都沒在家，維城主僕，就從雙橋直接到了上海，多半還是訪問陳國器兄妹去的。

何子興雖說沒有能把維城主僕接回來，然而經過何子興去探問之後，却知道他們是趕往上海去的，這就不無微辭足錄，葉二太太少不得要安慰他幾句，叫他去廚下洗腳吃晚飯，回

頭對翠珍說道：「維城找不到他們兄妹，回來就是了，爲什麼要跑到上海去呢？」這個道理，翠珍也猜測不出來，她只想出了一個主意：他們到上海去，回來的時候，必定坐紅旗張的船回來；應該讓何子興徐全福兩個長工，每天上花港去探聽紅旗張什麼時候回花港。葉二太太認爲這主意是對的，立刻喚喜鵲傳語何子興徐全福，要他們每天上花港去。徐全福認爲阿興是隨着少爺出去，何子興是也曾往雙橋去跑一回，只有自己一些沒功勞，未免相形見绌。他就連夜往花港鎮去了一次，可是還只徒勞往返，他沒見到張樹榮，也沒見到張樹榮的船。

直到何子興到雙橋的後兩天晚上，維城和阿興，坐了張樹榮的船回來。葉二太太真是歡天喜地，看維城簡直看成被綁票綁了去，現在無條件地被釋放回來一般。維城一邊進晚膳，一邊告訴葉二太太，到雙橋去訪問陳老太太的經過。葉二太太道：「何子興已經到雙橋去過了，雙橋那邊的事情，我們有一些知道，陳家兄妹都沒在家，你爲什麼又從雙橋直接到了上海去呢？」維城道：「我目的是找國器國芳去的，他們既然不在雙橋，我就非到上海去不可了。我對他們祖老太太，也曾問過一句話。」葉二太太看維城說到這裏，回頭對屋子裏看了一遍，就笑道：「都是一家人，沒有旁人在這裏。」維城一碗飯吃完了，說道：「我需要休息，等會再說吧。」

葉二太太也曾料到，或許維城有什麼難言之隱，也就不追問下去，倒是向阿興問了許多話。阿興對主母問的話，自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據實報告。葉二太太道：「別的倒沒有什麼，就是這麼冷的天氣，你們往外跑，第一要防手上腳上長凍瘡。」她真把維城看做自己生的孩子，伸手到他臉上摸了摸，說道：「可不是麼？維城，你的臉本來是光光滑滑的，現在就不對了。你屋子裏有雪花膏嗎，快些在洗臉的時候，先把胰子擦上一擦，再塗些雪花膏。」翠珍連忙接應道：「城弟要，我屋子裏有，反正也是城弟給我買的。」翠珍雖然這樣熱誠地告訴維城，說到下半截，覺得是城弟給我買的，又何必告訴二伯母，况且二伯母之外，又有喜鵲阿興等等站在屋子裏。她有些後悔了，後悔在心裏，臉上却自會熱烘烘地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幸而維城對答得快，說：「翠珍姊，我屋子裏有。」這才算掩飾過去了。

是維城的衣履，跟維城出去旅行了一回，回來時經翠珍一件件檢點過了。維城說過需要休息，她把夏天常躺的籐椅上，舖了一條西狗皮毯子，請他躺下。葉二太太道：「還不如早一些睡吧。我們有話，都在明天談了。以後，維城，你不要往外亂跑，你是把兩條腿往外一跑，我倒是把一顆心也往外跑。」維城唯唯諾諾，到他寢室裏去睡了。次日到了葉二太太請維城深夜去談話的時候，維城不請自來，獨自一個，暗中摸索到葉二太太房裏來。他輕輕的在房外喚了一聲嬌娘，葉二太太沒回答；維城到了房裏，又是接連喚了兩聲。葉二太太睜眼

一看，知道是維城來了。維城裹着一件厚絨的寢衣，說：「嬌娘，我告訴你必定要去找國器國芳兄妹的理由，趁翠珍姊不在面前。」

葉二太太把下半截身體擁在被裏，坐了起來道：「維城，你坐了說。」維城斜簽着身體，坐在葉二太太牀沿上。葉二太太道：「你現在要和我說的話，是不歡喜旁人聽了去的，你可以把房門關上了。」維城去關了門，還是坐到牀沿上來，伸手搔搔鬢髮道：「嬌娘，我算是白跑一次。」葉二太太道：「這話怎麼說？」維城搖搖頭道：「一言難盡。……媽遺囑上不是要我生了兒子才可以去報仇嗎？這實在是一個難題。我想來想去，眼前應該解決的，是婚姻問題，怕嬌娘旁觀者清，也知道我的心事了。我近來，對於國芳，印象非常之好，覺得性情合得來，是第一；其次，國芳也什麼都了解我，她前回對翠珍姊說，已經有了婆婆家，那是她說着玩的。我真不怕人家說話，想到要做這件事，就決定做了，而且還覺得早一天做，就是早一天安心。」葉二太太點點頭道：「報仇的話，現在不必提，你要想到，你媽寫了這張遺囑，不會交給我，也不會交給你，或者她臨終的時候，已經改變了宗旨，不一定要你去報仇了。你現在能夠顧念到先把婚姻問題解決，是一條大路。是一條正理。你在雙橋，是沒碰到他們兄妹，到上海，是碰到的，結果呢？」維城道：「在雙橋見到了他們祖老太太，我懷着一股勇氣，問她說，太伯母，我今天要問一句不應該問的話，假使國芳妹妹去做葉家的

媳婦，依太伯母看，還算是門當戶對嗎？孀娘，你猜這位太伯母怎麼回答我？她說的爽快，她笑說，不但是兩家門當戶對，簡直還是兩人情投意合，好的好的。孀娘，因此我帶了阿興跑往上海去了。」葉二太太道：「你倒用不到什麼媒人了。陳老太太也是爽直的人，普通的老太太們，還不肯說這些話。」維城道：「是呀，我聽了她的話，就像服了興奮劑，下半天到了上海，先往國器學堂裏找國器，一問時，國器回到家裏去了，又找到他們家裏，國器和國芳正要出門，這就遇着了。他們兄妹，一人扯住我一隻手，不把我讓到家裏，倒把我讓到一家小館子吃晚飯。他們問我到上海來有什麼事，我只說：爲了好久不見面，渴念已極，下了一場雪，倒又剡溪訪戴一般忽發高興，我就從雙橋到上海來了。國器的性情，還是那樣豪爽，國芳的性情，還是那樣活潑，問他們忙些甚麼，他們說，也不忙。在小館子裏，耳目衆多，我也不便說甚麼。吃完飯，我要到中心區域的旅館裏開一個房間，請他們兄妹去長談。他們說：父親病着，晚上得回家裏去，不能奉陪。我問是什麼病，他們說：病了幾個月了，有時好，有時壞，這幾天喘得厲害。我聽他們這麼說，倒又不能勉強了。」

葉二太太道：「所以事情，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的。後來，你開了房間沒有呢？」維城道：「去開的。說出來，還是笑話，我和阿興，只預備到雙橋，不預備到上海，就感覺到錢是不夠。當時對他們一說，國芳就掏了三十塊錢給我。」葉二太太道：「以後你出門，總是

要多帶錢。」維城道：「是的。不過這個事情，很少遇到的。第二天我在旅館裏，打電話給國芳，國芳一個人來了，國器沒有來。那個時候，我有些不顧一切，向國芳提出婚姻問題來了。嬸娘，你猜怎麼樣？我不提，倒也罷了，一提，到現在還是臉上覺得熱烘烘的。」葉二太太道：「怎麼？她拒絕了你麼？」維城道：「她說，你要是在上半年提這話，我立刻允許你，可以不假思索的允許你；現在可惜太遲了，我有着比婚姻還重要的事了。」葉二太太道：「你在前些時，不是說陳小姐在學看護嗎，是不是還在學看護？」維城道：「據她說：要學的事太多了。她握住了我的手，請我原諒，她又怕我生氣，說今天的答覆，還不算是最後的答覆，明天我來給你一個最後的答覆。我在旅館裏住了兩夜，她在第一天是一個人來。第二天是國器同來的，第二天來，先前說的都是無關重要的話，到末了，國芳算是最後答覆我了。只一句話：我們的友誼還是存在。國器說：如果父親的病能好起來，歲尾年頭，或者我們會回到雙橋，希望你能夠上雙橋。嬸娘，話說到了這個地步，和我到雙橋到上海的本旨，完全是背道而馳了，我再也不能在上海住了。」

葉二太太道：「這麼說，陳小姐的婚姻，是不必再談了，但是你不必生氣，也不必灰心。」維城道：「我對於婚姻問題，本來是因爲另外一件事而牽涉到這件事的，這婚姻又不能強迫人家的。像我，沒有到成熟的時期，就貿貿然向人提出來，已經有了不是；倘然再要

去強迫人家，那越發有了不是。我絕對不會生氣，也不會灰心。」葉二太太道：「讓我仔細的想一想，明天再和你說。你現在回房裏去睡。要走過天井，會着涼嗎？」維城站起來說：「不會着涼，我也沒有把衣服少穿。」他去開了房門，一脚踏到外邊，但是立刻又縮回來，又是走到葉二太太面前，笑道：「孀娘，你也不必仔細的想了。我想，翠珍姊，……」葉二太太神經真是敏捷的，一喜道：「好，好，翠珍本就是好的，做我們家裏的兒媳婦，是再適當沒有了。」

葉二太太和維城，一個才出口，一個已然瞭如指掌。葉二太太低着頭想了一想，好像看見翠珍打扮得齊齊整整，在做起葉家的兒媳婦來，笑道：「繞了一個大圓圈，還是繞到原來的地方。」維城也跟着一笑道：「我本來把翠珍姊當做自己的姊姊一般，沒有要談婚姻的意思。現在，給環境逼迫着我這樣做，我只得這樣做了。但是我坐在張樹榮船裏，倒想起了兩個憂慮，孀娘，你聽我說。」葉二太太臉上一直掛着笑容，說道：「青年們不能像老成人一樣，想這樣，想那樣。你有什麼憂慮？我知道的，你說的憂慮，換了別人，是一些不用憂慮的。」維城道：「一個憂慮是前車之鑒，只看我和國芳的情感，我以爲我和國芳，是十拿九穩，只要把友誼維持下去，有一天，我不向國芳開口，也許國芳會向我開口，誰知我一開口，倒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倘然翠珍姊，也給我一鼻子的灰呢。又一個憂慮，是後顧之憂，

翠珍姊還有一個舅舅，她舅舅是眼前最近的尊親，翠珍姊沒有問題了，費長河倒發生問題呢？」葉二太太笑道：「我早說，換了別人是不必憂慮的，我在這些年，倒看出翠珍的心事來。至於她舅舅費長河，雖然是一個蠻不講理的賭棍，然而他究竟是一個人，一個人究竟是有一些天良的。我們待他待的怎樣，這不用我們說，可以讓他自己說。維城，我們明天再談吧。」維城笑道：「我真的是想明天就談呢，明天不嫌太早嗎？」葉二太太道：「不早不早。明天，我先問一問翠珍，我們說定了，等明年過了你媽的周年忌辰，可以辦喜事。」維城想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就喜孜孜的出去。他是再度開了房門，把一隻腳跨出去了，不料這一回出去，葉二太太坐在牀上，聽得維城喝問了一聲「誰？」接着是一陣雜亂的履聲，聽的葉二太太毛髮直豎起來。

葉二太太正待叫喚，就有一個彪形大漢走進來，把一方黑布，往她的頭上一套，喝道：「你是要命的，就別作聲！」葉二太太在驚恐之中，知道是盜匪來了，耳朵裏頓時空隆隆的響着，聽覺是不清楚了；眼睛望出來是一團漆黑，從漆黑裏迸出無數的火星，視覺又不清楚了。經過了相當時期，聽得家裏的雞在啼，葉二太太覺得手和腳，都被繩子縛着，掙扎了一下，還是縛着。外邊奔進一個阿興，一個何子興，兩個裏一個說道：「啊！二太太也給綁起來了！」一邊說，一邊搶上來解繩子。葉二太太恢復了自由，問道：「見到少爺嗎？」阿

興道：「我們三個人，都給強盜綁了。強盜是從屋頂上下來的，我們在天井裏見到屋簷上擱了一架梯子，倒是不曾知道少爺。」葉二太太道：「快去找少爺！」這時，天有些破曉了，徐全福也在外邊搶進來，攆到維城臥室裏去一看，那裏有維城的影子。葉二太太的手和腳給匪徒縛的僵化了，走路走得一拐一拐的，可是她不肯不跟在長工背後，要急速的把維城找到。裏邊何媽喜鵲，都戰戰兢兢掩出來，說：「強盜在我們房外吆喝着，說誰要走一步路，誰要說一句話，就把大刀切了你的頭！」葉二太太只嚷快些找少爺，何媽手裏提出來一盞壁燈，給冷風一吹，就吹熄了；幸而阿興手裏，拿着一匣火柴，每到一間屋子，劃上三四根火柴。後來在雙梅書屋裏找到維城，被縛做一團，嘴裏還給塞了棉花。葉二太太痛心的了不得。

維城吐了幾口清水，在熹微的晨光裏說道：「媳娘，我身體上沒有甚麼？」葉二太太叫人把維城扶在一個藤椅上躺着，自己坐在一旁，撫摩維城的胸部，說道：「孩子，沒有什麼，就是手臂上有一些繩子縛的痕跡，過一會自然好了。」維城道：「我的脚也給他們縛了的。」葉二太太道：「脚上不妨事，你穿了一條薄棉袴，縛就是縛在袴腿上。你心裏不要害怕，身外之物給強盜搶了去，去了還是會來的，只人口太平是第一。」這時阿興徐全福何媽等等全說話了，有的說，醒過來才知道是強盜來了。有的說，一共不知道是幾個強盜，聽聲音至少十來個是有的。維城搖搖手，叫他們不要鬧。葉二太太跟了搖搖手。維城問道：「有

誰受傷的嗎？」葉二太太道：「沒有。」維城對站立在他面前的人看了一眼，天色大明，晨光映進屋子裏來。維城道：「翠珍姊在那裏？」這一問，大家回頭對屋子裏看一看。阿興搔了搔頭髮道：「哦！不多一會，我還聽到翠珍小姐說話的。我們奔到這一間那一間，翠珍小姐難道沒有在找少爺？」葉二太太道：「我已經明白了，強盜目的只在乎錢，他們搶了東西，還會傷害人口嗎？喜鵲，快到後邊去喚一聲，說強盜去了。我猜她，也是和何媽喜鵲她們一樣的，強盜在房外吆喝着，誰要動一動，就把大刀砍了你的頭，她是不敢動。」

喜鵲往後邊翠珍房裏去了，去得快，來得快，說道：「房裏沒有翠珍小姊。我喚了幾聲，也不見有人答應。」這是值得驚奇的，躺着的維城立刻一站。葉二太太道：「你躺着，你忙甚麼。最多翠珍和你一樣，給強盜們綁起來，綁了往屋角裏一扔。你不要忙，讓他們找去。」維城道：「我身體上一些沒什麼了，我幫了他們去找。翠珍姊外表好像很鎮定，其實她到底是個弱女子，不成。」

葉家的人幾乎是全體出動了，奔到後一進翠珍房裏。牀上的被，是沒有了；人也是沒有了；在門內，給何媽拾起一隻灰色布白滾邊的鞋子來，那鞋正是翠珍常穿的鞋，可是只有一隻。那房門上，有着刀子挖的痕跡。猜想起來，翠珍關了門睡覺，強盜把刀子撬開了她的門，又把被捲了翠珍往外走，走到房門口，掉了一隻鞋下來。

把葉家所有的房屋一齊找遍了，只是不見翠珍。葉二太太開始驚異，維城悽悽惶惶的又倒往籐椅上。阿興他們，奔出籐門外去尋覓地下的腳跡，察看強盜是從那裏來的，又是從那裏去的。這可不能像前兩天下雪那樣，在雪地裏，有人走一步，就留着一個印子；現在非但雪是融化了，連地下都乾燥了。外邊大道上，有人自西而東，上花港去，看葉家的人都在門口議論，便問是什麼事。阿興說：「我們昨天晚上被盜了。」問的人也驚異着嗟嘆着，問搶了多少東西去，阿興道：「搶了東西去不算，還搶了一位表小姐去。」閒人是最會得說公正話，他說：「啊！此風不可以長！應該報官。我們鄉裏，平靜了幾年了，你要不報官，明天就會搶張家，後天就會搶李家，那才是不得了。」阿興把閒人的主張，帶到裏邊來報告維城。葉二太太喜鵲等，已經查出來：只有葉二太太房裏，被搶去了一副銀鐲子，和一百多塊錢，其餘上了鎖的櫃子櫥箱，一概沒有打開過。翠珍也有幾個私自積儲下來的錢，還是好好的放在枕頭底下；維城的房裏，就根本沒有去，別說翻箱倒篋了。維城又從籐椅裏站起，說道：「這顯而易見，目的是在翠珍姊。至於首飾和銀錢，至多是副目的；甚而至於可以說並不是他們的目的。」

爲了翠珍失踪，又爲了強盜上門的目的並不在乎財物，維城就想着了費長河。他站在天井裏把雙手反剪着，向前走了兩步，就往後退卻一步，忽的把手掌拍在大腿上道：「一定是

他，一定是他！」喜鵲少見多怪，忙報告葉二太太說：「少爺一個人在說話。」葉二太太走到天井裏，見維城已經走出大門，就喚道：「維城，你往那裏去？」維城走回來，附在葉二太太耳畔，噉噉喳喳說了幾句。葉二太太道：「算來是不會的吧，費長河，我們沒待錯他，他不會這樣做；翠珍也沒待錯他，他也不會對翠珍這樣做。」維城道：「我想冷不防往費長河家裏去看一看，如果是他把翠珍搶了去的，我不問青紅皂白，一把胸脯抓住了他，近，鄉裏，遠，城裏，隨便到那裏去都可以。」葉二太太連忙把維城一攔，又遠遠的喚阿興關了籬門，然後對維城道：「我的膽子，幾次給你嚇得小之又小了。費長河家裏是一個是非門，他這種人，又生成的是一個惡棍，一個賭徒，你怎麼到他家裏去？現在，凡是你想去的地方，可以讓阿興去，何子興去，就是你不要去。」

維城給葉二太太攔回屋子裏，顛來倒去說，維城萬不可往外亂跑。維城道：「我現在越想越是了，除了費長河，不會有第二個，他見了我，還喚一聲葉少爺，說起來是世德堂葉府上；只有做出事來，是這樣惡毒，這樣無賴！」維城說着，把手摸着桌子，捏了拳頭，往桌面上鑿。葉二太太道：「你不要這樣氣憤憤地，我來派阿興往外邊去一下，阿興往西，何子興往東，倘然真是費長河做的，費長河臉上看不出來，費長河的老婆女兒臉上，總也看得出來。這是盜案，不是兒戲的事。」維城昂起了臉道：「嬌娘，那麼就讓他們去吧，我要他們

在一小時內便來回報。」

阿興和何子興奉命出去做偵探，倒是阿興回來的快，雖然是冷天，他那短髮上，熱騰騰的在冒熱氣。維城忙問道：「在費長河家裏，見到翠珍小姐嗎？」阿興道：「費長河家裏，一個人也沒有，門窗齊關得緊緊的。」維城不快活道：「你見他家裏關着門，就回來了？」阿興道：「沒有。我就在費長河的左鄰右舍，問了幾家，他們都搖搖手，說不知道。有一個人，和我不相上下年紀，張了嘴像要說什麼，給旁邊一個人喝住了，說吃了自己的飯，管人家的事，你那麼閒。我假意走了，後來那個要說話的人跟了我來，我才知道他喚阿德。我對他說好話，說阿德哥，費長河家裏一個人也沒有，敢是有那一家親戚在做喜事，他們都吃喜酒去了？阿德把嘴一撇，說差不多。我估量阿德一定有一些知道，又奉送了幾聲阿德哥，阿德到底說出來了。說，你要找費長河，費長河是這麼高這麼大的一個人，不是一個針，藏不了的。我告訴你，你別告訴別人，費長河一家男女四個人，全在衛雲卿家裏。」

維城出乎意料之外，不由驚訝起來道：「啊！他們都在衛雲卿家裏，在做什麼？」阿興道：「阿德不知道，不能告訴我；我不知道，更不能告訴少爺了。」維城道：「費長河家裏，一共只有三個人，他本人，他妻子，他女兒，那裏有四個人？」阿興道：「噢！少爺的腦筋，和我一樣的，少爺想着問我，我也想着問阿德。阿德想了想，說，他們好像還有一個外甥女

兒。」維城直跳起來道：「畢竟翠珍是給費長河那混蛋搶了去的，他躲在衛雲卿家裏。我不怕，我不怕什麼衛雲卿衛雨卿。」維城一邊說，一邊往外跑，恰恰何子興回來。

何子興帶來的消息，是和阿興帶來的消息，大同小異。所謂小異，是說費長河本人和妻女都在衛雲卿家裏，只有卞翠珍，不在衛家，近一些在上海，遠一些可就不知到那裏去了。維城本來是一腔的怒火了，聽何子興一說，越發漲的臉都紅了。葉二太太問何子興道：「你這些話，那裏去聽來的？」何子興道：「我到了花港，就在茶館店裏，泡了一壺茶，把我們家裏的盜案給人一說，有兩三個人和費長河是有些相識的，說費長河這幾天，輸的頭上那頂呢帽都押了錢。」葉二太太道：「你不要繞遠道說話，說翠珍小姐到上海，那話是誰說的？」何子興道：「也是茶客說的，我不認得他。他說這鄉裏，幾百年來，搶女人，只有搶親，這又不是搶親，那就非姦即賣，費長河向來是辣手，他不搶了來姦或是賣，請問搶了來做甚麼。」葉二太太喝道：「茶館是造謠的地方，說話的人那一個是肯負責的，這些人的話怎可聽？想不到你還不及阿興，聽人家這般亂道，就把謠言帶了來哄少爺，倒累人急的了不得。」

何子興被主母詰責得無言可答，漲紅着臉低着头，躲到阿興背後去。維城見何子興已給葉二太太叱喝得不敢作聲，不便再怎麼樣發怒，他隨了葉二太太，走進屋子裏邊來道：「孀娘，茶坊酒肆裏的話，果然不可盡信，但也是一根線索，我們應當去循着這根線索尋一下才

是。」葉二太太道：「維城，你不要忙，我已經打定了主意，我到衛雲卿家裏去一次，當面問衛雲卿。我立刻就走，你們誰搖船？」當時阿興，何子興，徐全福都在門外，大家齊應一聲：「我去！」葉二太太道：「還是阿興吧，我到房裏去換衣服，阿興把船擺到前邊水橋上來。」

只一眨眼的時間，阿興把船擺到前面來。葉二太太問，今天比昨天冷還是暖，喜鵲道：「和昨天差不多。」何媽道：「河裏有河風，要比岸上冷。二太太你還是多穿一件衣服吧，穿那件灘皮旗袍，再穿那件藏青色厚絨繩馬甲。」葉二太太聽從何媽的話，換了這麼兩件衣服，把兩手插在絨繩馬甲袋裏，走出來又叮囑維城道：「維城，你千萬不要出去，我一會兒便回來。」維城道：「孀娘上衛家去，見到翠珍姊，便把翠珍姊帶回來，這是第一要着。至於怎樣去懲戒費長河那混蛋的擄人罪，又怎樣去詰責衛雲卿的包庇罪，這都可以留待明天再說。」葉二太太也採納維城的獻議，要喜鵲隨她去，走到前面河邊。那船是一條中號的無棚船，葉二太太和喜鵲下了船，阿興先把篙子向河岸一點，船就蕩漾到河心，接着把一枝櫓瀉到河裏，發出了欸乃之聲，船便其直如矢的前進了。

阿興道：「我們把船搖到衛家的後河，人不知鬼不覺的上岸。便是衛家要把翠珍小姐藏起來，也措手不及。倘從大港裏，大模大樣的搖過去，防有人看見了，先透一個風聲給衛雲

卿，衛雲卿人家都喚他老狐狸，把翠珍小姐藏了，豈不糟糕？」葉二太太起先說阿興鬼鬼祟祟，不贊成，後來一想，倒也是一個辦法。便聽從了他，說：「隨你吧。」阿興搖到一個叉港口，把櫓緊了一把，進了小河。這河正是衛雲卿家的後河，眨眨眼望見前面一個大竹園。喜鵲道：「那邊就是衛家宅了。」阿興道：「你不要把手指來點。他家的水橋是一式兩座，我知道。」說話時，大竹園越來越近。阿興道：「岸上沒有人，倒是好的。」葉二太太道：「管他有人沒有，你搖過去。」船到了東邊一座水橋，靠了岸，阿興搶到前艙來，扶葉二太太上岸。

這是在衛雲卿家的屋後，靠河是水橋，岸上是稀稀朗朗的竹林。從水橋上岸，有着一條磚石相間砌成的甬道。葉二太太讓喜鵲扶着，走在甬道上，一邊走，一邊向前眺望，看甬道盡處，是一道門，那門是敞開着，門裏正走出一個人來。那人是一個老媽子模樣的，一手提了一桶水，一手提了幾件濕衣服。葉二太太瞧見她，她沒瞧見葉二太太。她自言自語道：「天這麼冷，還是天天換衣服，不洗要罵人，給老頭子知道了也要罵人，做奴才，就是一輩子挨罵。」她走了幾步，不知道是脚下踢了一塊磚呢，還是別的原因，上半截身體，往前一聳，那桶洗過衣服的髒水，桶底磕着地，一齊傾倒出來，人也險些跌了一交。葉二太太和她相隔得十幾步路，喜鵲連忙搶上前，把她扶住。葉二太太也緊一緊脚步趕到，笑道：「你是

脚下踢着了什麼東西了。還好，沒有跌。」那老媽子站直了，望了葉二太太她們發怔。

葉二太太道：「我們是屋後水橋上上來的，來看衛老先生的。你是幫着衛家做事的嗎？」那老媽子這才點點頭道：「我是在大少爺名下做事的。這路上，不知道誰先倒了水，水又結成了冰，蹣上去，滑溜溜的，那裏不叫人跌交，真是該死。這倒水的，一定又是那個搗蛋鬼。」葉二太太道：「好了，你還沒有跌，不過是受了一個虛驚。我問你，你們家裏，添了幾個人罷？」那老媽子道：「添了誰？」葉二太太道：「有個費長河，不是住在你們家裏嗎？」那老媽子索性把桶底向上，讓桶裏的餘水倒出來，把又一手提着的衣服，放到桶裏去，答道：「費長河？聽見這個名字，有的有的，是不是一個落腮鬍子，那是一個江北人。」葉二太太道：「那你弄錯了，我問的，不是這個人。我問你，你們家裏，添了女客嗎？有人喚她卞小姐的嗎？有，你就告訴我。」

那老媽子起先點點頭說有，可是點點頭之後，接着就是搖搖頭，說沒有沒有。葉二太太道：「你怎麼先前說有，後來說沒有？你說卞小姐在那裏，你告訴了我們，我們絕對不會去告訴你們東家，說是你說的。」那老媽子還是搖搖頭說：「沒有。」喜鵲往葉二太太耳邊噓一聲道：「二太太，還是往裏邊去吧。」那老媽子道：「對了對了，往裏邊去，是客人應該往裏邊去，我陪了你們去。」她扔了桶在地上，把葉二太太主婢，引進那道門裏，回頭問

道：「你們是看老爺來的，還是看少爺來的？」葉二太太道：「看老爺來的，在家嗎？」那老媽子不說是在家不在家，在屋子裏，從這間穿到那間，最後穿到一間，帳桌上放着帳簿，是高高的一疊，算盤倒有三四個，那面目可憎的衛雲卿，便坐在裏邊。

衛雲卿也戴了眼鏡，看見有人來訪問他，他把眼鏡往上一推，眼鏡便戴在額上。對葉二太太看了一眼，連忙裂開了嘴一笑，又連忙一站，這一笑和一站，眼鏡依然落在鼻樑上。可是他仍把眼鏡除了下來，說道：「是葉家的二嫂子嗎？怎麼今天會請過來，請坐請坐。茶、龍井、原泡。」他這後半截的幾句話，是吩咐底下人的，那老媽子是走了，門外也沒什麼人答應。葉二太太道：「不消不消。衛老先生，無事不登三寶殿，我今天來，是跟你打聽一個人的，費長河，在府上嗎？」衛雲卿道：「他是來過的，現在可不在這裏。」葉二太太道：「還有費長河的妻子和女兒，她們也在府上嗎？」衛雲卿道：「她們也來過的，不知道走了沒有。」葉二太太道：「還有費長河的外甥女兒翠珍，她，想起來也來過這裏了？」衛雲卿毫不遲疑的答道：「翠珍在這裏。」葉二太太提防着衛雲卿會回答出不知道的話來，現在反而出乎意料之外，就追問下去道：「她在那裏？」衛雲卿道：「她在我家裏。」葉二太太道：「在府上，我是知道了，在府上那一間屋子裏？我們在後河上岸，倒沒瞧見她。能不能把她喚出來？」衛雲卿一笑道：「讓我想一想。哦，不能。她來，二嫂子不會親手交給我；現在，

二嫂子不能向我要。對不起了。」葉二太太見衛雲卿臉上是笑的，答出來的話倒又是不講理的，那就有些不服氣，說道：「衛老先生，你是地方上的大財主，你總不能不講理。我們家裏，昨天晚上，遭了盜劫，打劫了些財物之外，就是不見了翠珍小姐。現在，翠珍既然在你家裏，就可以斷定有一個人把翠珍交給你的。這把翠珍交給你的人，就是昨天晚上到我們家裏來打劫的人，這不但有了翠珍，還有強盜，我們家裏的盜案也連帶破案了。我問你，誰是把翠珍交給你的？」

衛雲卿一時漲紅着臉，把一隻手撈在一個算盤上，的搭的搭在撥算珠，撥了一回，一連串發了幾聲乾咳，勉強笑道：「誰把翠珍交給我的？我不必告訴你呀！」葉二太太雖然是一個女流，說話倒也不肯讓人，把手一指道：「不必告訴我，這是什麼話。我現在要看看翠珍，你把翠珍喚出來，待我問她。到底是誰把她搶出來，到底是誰把他交給你，我想她平常在我們家裏，足不出戶，多半是她舅舅舅費長河鬧出來的。」葉二太太把費長河和翠珍混爲一談，這却使衛雲卿老羞成怒，把算盤抓起來在桌上一碰道：「請你不要管我家裏的事，好不好！」葉二太太變了臉色，也不怎麼驚慌，冷笑了一聲道：「衛老先生錢，是你的多，理是我的長。」

衛雲卿一連把算盤在桌上碰了幾碰，外邊走進了三個人，兩個是長工，一個是老媽子。他們吃了衛雲卿的飯，拿了衛雲卿的錢，走到屋子裏來，只見衛雲卿不見別人。衛雲卿一指

道：「你們管些什麼，有人進來，不知道擋駕。現在，我要你們把她們趕出去！我活了這些年紀，上，走到縣衙門裏，下，走到張阿三李阿四家裏，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的人。趕出去！趕出去！」葉二太太聽衛雲卿這樣不講理，還待和他爭辯，那喜鵲却慌了，扯住葉二太太衣袖道：「二太太，我們走吧，告訴少爺去。」葉二太太只是冷笑了幾聲道：「大財主，原來是這樣的，我明白了。」她點點頭，讓喜鵲扶着退出門外。那長工和老媽子們，看葉二太太的打扮，就是大戶人家的太太，倒也不敢怎樣無禮；直等葉二太太自動願意往外走，才虛張聲勢，抬起手來做了個遵命趕出去的樣子。喜鵲道：「我們是後河來的，現在往那裏走？」老媽子離開衛雲卿面前，便落得做個人情，說：「你們跟我來罷。」這老媽子不是先前的老媽子。

衛雲卿還在屋子裏砸那算盤，最後的一砸，他趕快把算盤拿起來看，算盤一角上包的銅皮却砸落了一隻釘子，銅皮也有些破損了，那就心痛不已，自言自語道：「不要臉的女人，短了我的錢，上門來，不道個歉，反而問誰在你的家裏，誰在你的家裏。你不是朝着南面坐着的大老爺，你配來問我，豈有此理！」他站起來，把兩隻手反在背脊上，在屋子裏打旋磨似的走。喚道：「外面誰？」外面一個長工走進來道：「我。」衛雲卿道：「那葉家的女人走了沒有？」那長工道：「她們說是從後河來的，向後邊去了。」衛雲卿道：「你去找費長

河來。」長工道：「費長河在賭場裏。」衛雲卿道：「在賭場裏，就不能去找夾了嗎？你這飯桶，混蛋！」

衛雲卿眼望着長工奔出去了，喚道：「外邊沒有人嗎？」外邊沒人答應。他把賬簿一齊放到賬箱裏，又把箱門鎖上了，再對屋子裏看一看，看見地下有一張白紙飄在地下，那是花港一家花米行開給他的發票，他彎下腰去拾起來，自言自語道：「開什麼發票，白白的把紙張糟蹋。衛大財主，不到年三十晚上，也不會去付賬；放在字紙籠裏，當碎紙賣，也還值一兩個錢。」他把那發票拿到賬桌旁一個字紙籠裏，正想走出外邊去，一陣皮鞋聲，走進一個少年來，向衛雲卿喚了聲「爸爸」，衛雲卿喉頭發出一聲「嗯」，從那少年的腳上看出，慢慢兒的看到臉上。衛少雲道：「爸爸，聽說我們家裏……」衛雲卿把手一擺道：「像個什麼？像個什麼？一天到晚，把幾根頭髮塗，塗的全是油，我看你還是去浸在油缸裏吧。天冷了，也不戴個帽子。在鄉裏，也用不着穿什麼西裝，兩隻手，成天插在大衣袋裏。你不是穿了皮手套嗎？穿了皮手套，還插在大衣袋裏。你的腦袋就這樣凍得起，你的手就這樣凍不起，在你一個人身上的事，就這樣不通！」衛少雲一些也不覺得這個嚴訓，是該接受的，只抬起眼皮來一笑道：「爸爸自己矛盾，顛倒說我矛盾，頭上不戴帽子，是流行着的一種式樣，並不是愛惜一頂帽子錢或是不怕冷；手上裹着皮手套，是保持手的潔白，插在大衣袋裏，是手

應享的權利，還有一個副作用，可以嚇嚇鄉下人：鄉下人看了我的手，莫測高深，只當我在掏摸手槍。外邊人都在說衛雲卿的兒子是跨竈，我也不知道跨竈是怎麼講，總之，不是一個壞批評。爸爸，我們言歸正傳，你有了兒子，我倒還沒有兒子，聽說，你最近期內，由費長河弄了一個女人來，這女人在那裏？我看看，漂亮，不漂亮。」

衛雲卿忘了算盤砸在桌子上，砸壞了一個釘子。又砸壞了銅皮，如今又把算盤提起來拍在桌子上，喝道：「少雲！到底你是我的父親，還是我是你的父親？你說話，怎麼不講理的？我年紀這麼大了，早就想把家政交給你，只看你一味是個浮滑少年的樣子，不大放心。你一不讀書，二不做買賣，不叫你管家裏的事，你倒又管起家裏的事來了。去！給我去念書，便不念出聲音來，是看書，看到新年，我再給你幾個錢，至少總是十塊起，讓你在新年裏樂一樂。」衛少雲聽十塊錢是一個小數目，衛雲卿說十塊錢是一個大數目，兩個人的心理不同，所以衛少雲披一披嘴笑道：「爸爸，你怎麼把十塊錢來誘惑我？我是問你，在我家裏的女人是誰？我要看一看，你怎麼不給我看？我猜是費長河弄來的女人，也不會漂亮。但是我說的漂亮，水準也並不怎樣高的，只要比你的兒媳婦高明一些，便是漂亮了。」

衛雲卿道：「畜生！說到後來，又不知道說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當做你娶了老婆，我便不能打你，沒有這個話。你惹的我的火冒上來了，我還是會打，忘了嗎？前十年，打折了一

根竹竿。去！到你媳婦那裏去！看看她，織的那藍條紅格的布，織多少了。我好好的說話你不聽，你是沒便宜的。秦潤之說了今天來的，算起來要來了，你不聽我的話，給外邊的人知道了，傳出去是笑話。」衛少雲昂着頭想了想，把皮鞋在地下頓一頓，往外就走。衛雲卿輕輕的走出門口，看他往那裏走。一看時，他是往大門外走的，才放了心，又自言自語道：「蠻妻劣子，事關前世。唉！」

衛雲卿開了門，往裏邊一溜。他家裏的房子，是不像世德堂的整齊，蓋屋的時候把算盤珠撥一撥，今年有幾百千制錢盈餘，便蓋上幾間。到了明年，因為和族人爭簷前滴水的幾尺地，他勝利了，又蓋上幾間，並且說：「留着空地，你們會爭，現在我把來蓋上了房子，鐵案相似的，你們還能爭嗎？」又到了明年，張家子孫不肖，把祠屋拆了來零賣；李家子孫不肖，把祖宗的檁磚，掘下來換雅片煙抽，衛雲卿走去一陣吆喝，說：「拆祠屋有罪，掘檁磚更有罪，一概都該送官究辦。」結果他是出了最低廉的價格，把張家李家的樑柱磚石買下來了，搬運到家裏，又是蓋上幾間。所以東一條過弄，西一個小院子，說得好，衛家的房子，是曲折有致；說得不好，就是雜亂無章。

衛雲卿在大庭廣衆之間，儼然是有了年紀，動不動說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如果在旁人看不到的處所，那就是一些也不老。但看他今天往裏邊一溜，脚下便是輕輕的。走到西邊一

個小院子裏，自言自語道：「曹媽是個糊塗蟲，籬門不知道上鎖，多危險？」話沒說完，一帶矮小的平房裏，竄出一個健婦來，那就是曹媽，笑道：「老爺，你來了。我才在廚房裏捧了一碗赤豆湯，把糖放得甜甜的送進去。」衛雲卿在籬門邊一站，對曹媽擠一擠眼問道：「還哭嗎？」曹媽往屋子裏一指道：「不哭了。」衛雲卿道：「昨天晚上，我聽她嘴裏噙噙咕咕的罵人，罵誰呀？」曹媽道：「沒有罵誰。」衛雲卿道：「你先去給她說，說我來了，看她怎麼說。」曹媽從籬門口奔進去，只一會兒，又出來道：「老爺，卞小姐說請呢。」衛雲卿這時，恨不得把一面鏡子給他照一照，他忙不迭把鬍子分着兩邊，撚了幾撚，又把那件短得齊膝蓋的棉袍，拚命價往下扯。他那枯瘠的身體，在他的小衫褲裏，搖晃了一下，然後舉步進門。

這幾間屋子，原是衛雲卿家裏的積穀倉，這是最東的一間，三分之一的地位，還堆着穀子，東邊有着臨時鋪設起來的兩張牀，牀前是一張桌子，桌子上果然放着熱氣騰騰的一碗赤豆湯。卞翠珍臉上的淚痕，還隱約可以看得出來，她站在牀前，勉強一笑。衛雲卿早迎了上去道：「卞小姐，難爲你了，對不起，對不起。曹媽，你怎麼不端個凳子給卞小姐坐？」翠珍彎了彎腰道：「衛老爺面前，我不敢坐。」衛雲卿道：「那是什麼話？曹媽……」曹媽忙從桌子底下，拖出兩個凳子來，把衣襟胡亂在桌面上擦着，一個送到翠珍面前，一個送到衛

雲卿面前。衛雲卿先傍着桌子坐下，說：「坐坐坐。」翠珍也坐下來。

衛雲卿笑道：「卞小姐，以前常見面的，自從你上了世德堂去，便不大見面了。你的舅費長河，把你請了來。我早說請的方法不對，倒讓卞小姐受了一個虛驚。啊！你手上的紅印子，是什麼，給繩子縛得這樣的嗎？可憐可憐！但是話得說回來，不能全怪費長河。卞小姐一定是倔強過來，要是不倔強，繩子也用不着了。哈哈！」翠珍說道：「過去的事，也不談了。現在我只有求衛老爺，把我放回世德堂去，世德堂的二太太和大少爺，承他們瞧得起，把我當做客人似的。我到這裏來，他們是不知道。怕就怕不知道，倘然知道我在衛老爺府上，倒又沒什麼了，他們很放心的。」衛雲卿把手一擺，笑道：「他們是知道的。葉二太太才來過，和我吵了嘴的。卞小姐，我老實告訴你：不要鬧着回去。我知道得一明二白，你沒有家，後來把費家當做家，再後來把葉家當做家，現在你是該把衛家當做家了。」翠珍站了起來道：「衛老爺，你既然可憐我，就請你別再說這些話吧。葉家便不是我的家，也請把我送回葉家去；便不送，只放我出了大門，我自己也認得回葉家去。」衛雲卿見翠珍站了起來，就把凳子往後挪一挪，對翠珍從頭到腳端詳着，笑道：「誰不放你上葉家去呢？到新年裏，給你裁起幾件衣服來，身上不出毛，走出去要給人家笑的；像我，倒又不在乎，人家知道我有幾個錢，便穿破的舊的，都沒有關係。你不成，狐的灰鼠的不談，至少老羊皮該穿一

件。你的身材，不穿旗袍，短襖也行。我往箱子底裏掏，老羊皮總掏得出十幾件，給你配一個面子，穿了新衣服，人是新人了，在新年裏，上葉家去認新親，多好？所以我說你不必買了尿壺等不到天晚那麼要緊上葉家去。你是聰明的姑娘，總該明白過來了。」翠珍聽衛雲卿的話越說越不對，就把臉一綳道：「衛老爺你在說什麼？你不讓我出去，把我舅舅費長河喚了出來，我有話和他說。」

那曹媽可算是個熱心人，湊上來說道：「老爺，要給卞小姐找費長河嗎？今天早上，倒是穿來穿去只見他，現在怕上賭場裏去了，但是可以要阿四他們去找。」衛雲卿真是喜怒無常，聽翠珍說話，她老是笑，聽曹媽一說，冷不防把桌子重重的拍了一下，拍的那赤豆湯汁濺了一桌子，還濺幾點到翠珍衣上，他喝道：「你簡直是在放屁！誰要你找費長河去！你給我站得遠一些！」他把曹媽這樣發落了，又換了一付面龐向翠珍道：「費長河，人是爽直的，就是歡喜賭錢，賭起來，錢多就賭得狠，錢少，就賭得好些，這一回，不知道什麼鬼纏在他身上，或者他死在地下的祖宗沒有了靈，身上沒錢，反面發起狠來，一賭，就輸了五千塊錢，賣房子是不夠抵償，賣田地是不夠抵償，便是賣妻女也不夠抵償。翠珍小姐，你想他還有什麼辦法。」

翠珍眼張口落的聽衛雲卿說話，聽的靜止的心，又卜通卜通的跳起來。只見衛雲卿把那

腦袋一晃，又說道：「他實在沒辦法了，那些贏錢賭徒，又一個個都是吃了豹子肝獅子膽的，伸手問他要錢，這才逼的他想出一條計策，約了賭徒，連夜上世德堂，把你請了來。你是一尊活觀音，也是一個活財神。有了你，他又跪在我面前，借了五千塊錢去，所以你是我的了。」衛雲卿說到末了一句，說你字，特別響，說我字，也特別響；說你字，把手向翠珍一指，說我字，又指着他自己的鼻子。

翠珍的兩條腿，再也承載不起她的軀幹，往後往下一挫，還好，坐在牀上，晃着眼，向衛雲卿臉上轉。起初，衛雲卿還是個衛雲卿，後來，衛雲卿的臉放大到筲斗一樣大，那是翠珍眼眶裏滿貯了淚水，隔着水晶似的玻璃似的一重，自然要失真的了。但是衛雲卿打了個哈哈，又說道：「你要看費長河給我的筆據嗎？我有。曹媽！你幹麼站到門口去？你看，卞小姐淌眼淚了，這是你的責任。」曹媽走回來，從翠珍腋下，抽下一方手帕，給她擦眼淚。翠珍嗚咽道：「衛老爺，你什麼好事都做過來了，就不能在我身上做一回好事。你只當把五千塊錢擲在花港裏，債是費長河借的，却不要我這麼一個可憐的女子來還。」曹媽道：「卞小姐，你要想得明白些，費長河收了五千塊錢，他就是把你賣給我們老爺了。一個人，那裏有值五千塊錢的，老爺是特別歡喜你，才出這個數目。你在這裏，要皇天有眼，生一個兩個男孩女孩下來，你的福分可就不小。你還哭什麼呢？」翠珍不聽曹媽說則已，一聽可就放聲大

哭起來，同時往後一仰，倒在牀上。

九 人間地獄

離開葉世德堂出事之夕四五天了，衛雲卿家裏忽然空氣緊張起來。衛雲卿坐在他那間辦公室裏，幾根鬍子，差不多一根根都在直豎着；眼珠子瞪得圓圓的，突突的，眼眶幾乎要裂開了；他早年歡喜吃人家酒食，多吃一些好一些，臉上長了許多酒刺，等到一發脾氣，那酒刺都抬頭了，今天又是到了酒刺抬頭的日子。他把算盤，又放在手裏砸，一砸，豁琅琅的把算珠摔了一地，他又不知道痛惜，抓住算盤的殘骸，往旁邊已經在戰戰兢兢的曹媽臉上一擲，喝道：「你說！你平日是能言善辯的。怎麼？今天變成了啞吧了？」站在衛雲卿旁邊的，不止曹媽一個，還有阿四，是他家裏的長工兼僕人；還有戚氏，是費長河的妻子。曹媽看見算盤飛過來，只一閃，那算盤便在戚氏胸脯口直砸過去，戚氏往後退了一步，算盤往下直挫，跌落在戚氏像鐮刀一般的腳上。實際上是算盤的殘骸了，沒多少重量，可是戚氏就嚷着啊唷唷，立刻蹲下去摸那腳尖。衛雲卿又換了一把算盤，猛砸一下，把算盤抓起來，對三個人喝道：「你！你！你！誰都不是好東西！誰都是死人！死透了的死人！」

阿四苦着臉說道：「老爺，我沒關係，我沒奉了老爺的命去看守卞小姐，……」阿四想

推諉責任，還沒把話說完，衛雲卿站了起來，搶到阿四面前去，一舉步，蹣了地下的算珠，幾乎把他栽了一個筋斗，他越發冒上火來，跨一個大步，伸出手，結結實實打在阿四臉上，喝道：「沒要你看守卞小姐，你就不管卞小姐的事嗎？放你媽的屁！」他回到坐位裏，又逼着曹媽說話。曹媽道：「卞小姐做一牀睡，我和費長河奶奶做一牀睡，睡到半夜裏，有人來接了卞小姐出去。我們誰都不知道是誰來把卞小姐接了去。」衛雲卿怒道：「你先是說天亮了有人來，把卞小姐帶出去，現在又說半夜裏。到底是天亮還是半夜裏？」曹媽搖搖頭道：「那個，我記不清楚了。」衛雲卿把肚子脹破了道：「到了我家裏的人，還會給人搶去，說出去給人笑歪了嘴。你們誰都不給我留一些情面，看我有得饒了你們！」衛雲卿咬了咬牙齒，牙齒吱吱的響，對曹媽點點頭，又對戚氏點點頭；說道：「喂！費長河女人，你說！你不要把卞小姐輕輕易易的放走了，便當沒你的事。你有女孩子，你把卞小姐放了，我會把你的女孩子來做小，來替代卞小姐。」戚氏一聽，立即向衛雲卿跪了下來，一連磕上幾個頭，說道：「謝謝衛老爺，衛老爺肯把我們阿巧收房做小，我便是衛老爺丈母娘。跟費長河苦了一輩子，有一天靠了阿巧會做起老爺的岳母來。那我在睡夢裏都會笑醒的。衛老爺，我再對你磕幾個頭，求衛老爺不要反悔。」她說着，又對衛雲卿磕了幾個頭。衛雲卿道：「費長河女人！你不要隨便亂說亂話，誰要你的女兒？我有娶姨太太的福分，你女兒沒有做姨太太的

福分呢。起來！你跪在地下不肯起來，難道會減輕了你的罪名嗎？」但是戚氏不肯起來，起先是笑了說話，現在卻苦了臉垂淚。衛雲卿撚撚鬚子，指使曹媽和阿四，把戚氏拉起來。戚氏被他們拉了起來，真是大失所望，她滿懷高興地要做衛老爺的岳母，可是事實上，卻是辦不到。此刻，她祇得呆呆地站着，低倒了頭，無話可說。

衛雲卿又把桌子一拍道：「請少爺！」阿四知道請少爺是自己的事，忙應一聲是，退了出去。但是只一轉瞬之間，他又走了進來，雙手一垂，回報道：「老爺，少爺出去了，沒有在家。」衛雲卿直是把眼皮要裂開了，喝道：「你這混蛋！你只走出去，到外邊旋一個身，就走進來了，那裏去找過少爺。你眼睛裏，簡直沒有主子。混蛋！混蛋！」阿四道：「小人不敢做混蛋，也不敢騙老爺，少奶奶在外邊，她說少爺是出去了。」衛雲卿道：「請少奶奶！」在屋子裏說話，外邊當然聽得很清楚，不等阿四去請，衛少雲的妻子袁氏，戰戰兢兢走了進來。她原是衛雲卿家的童養媳，養到十八歲，和衛少雲結婚，因為娘家沒有人敢代表袁氏說一句不滿意衛雲卿的話，於是袁氏在衛家的地位，就低落得比一個老長工都不如。她進來，把脣皮動了一動，也沒人聽得出她是在喚公公。衛雲卿倒是一臉的怒氣，問道：「少雲呢？」袁氏兩眼望着地下，答道：「出去了。」衛雲卿道：「他上那裏去的？」袁氏道：「不知道。」衛雲卿道：「我是敬重你，喚你一聲少奶奶，你這些年來，叫你管一個丈夫，怎麼老是管不

了的？我看你這少奶奶，簡直可以革職了。」袁氏沒有話，把眼淚滴了兩點在地下。衛雲卿索性說起一網打盡的話來道：「限你們四個人，在一個鐘頭裏，把卞小姐找回來！卞小姐找不回來，該把少爺找回來！去！我衛雲卿有的是一肚子的火，你們小心在意！」阿四曹媽戚氏袁氏，大家抬起頭來看，作聲不得。

這時，屋外人影憧憧，有一個老婦，荆釵布裙樣的，堆下滿面笑容，走了進來道：「你這老爺，今天怎麼又發脾氣了？卞小姐本來不是我們家裏人，現在她走了，也犯不着生這個氣。你要他們去找卞小姐，那裏找去；少雲又是沒籠頭的馬，更沒地方去找。我勸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你要吃那個叫化雞，我給你煨熟了，就端出來下酒，好不好？」衛雲卿對那老婦看了一眼，鼻子裏哼出一聲來道：「太太！你做你的衛太太，別出來多管閒事。我要做一件事，便是你把我死在地下爛了骨頭的老子弄得復活起來跟我說話，我也不會聽話的。你有什麼本領，到我家裏，有一些幫夫運，生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也許我娶了別的女人，還不止掙這些家當，也許生一個孝順的兒子出來。你要說話，你對觀音大士說去！」衛太太給衛雲卿一頓搶白，並不曾把笑容改作愁容，還是笑道：「我聽說你是想把卞小姐做小的，衛老爺，這不是你這麼一把年紀的人幹的了。像少雲，倒還像一句話，少奶奶給他生了個男孩子，那男孩子沒福死了，再弄一個偏房。這說不定的，光是一個，不生；有了兩個，大家賭

起生孩子來，正室也生，偏房也生，生的好玩，那才是你我張了嘴合不攏來的事。」衛雲卿放下了算盤，搶過去揪住衛太太當胸的衣襟道：「好！你這老婆子，管起我的事來了。這麼說，卞小姐在那裏，你是知道的。」衛雲卿揪住了衣襟，一陣子推動，要他老婆說出來。衛太太在衛宅裏，平日固然不能和衛雲卿分庭抗禮，然而也算僅僅的在一人之下，除了衛雲卿就是她。當時又當了兒媳婦的面，當了家人的面，也使僵持起來道：「你想打我不成？你想打我不成？我是知道的，怎麼你不來問我；你不來問我，我幹麼告訴你？」衛雲卿立刻鬆手道：「你知道，那就好了。你說，人在那裏。」衛太太道：「好叫你得知，卞小姐和少雲在一起，這不是卞小姐失踪，也不是卞小姐被搶，是少雲想出來的主意，還是由他接了去，讓你做老爺的死了這條心。」

衛雲卿聽了他老婆的話，把口腔裏的涎沫一齊彙集起來，鼓一鼓兩邊腮幫，然後猛然的吐向衛太太臉上道：「呸！呸！呸！你在做夢，夢還沒有醒！你來了幾十年，難道還不知道我的脾氣？我要做一件事，要做到了，纔停，做不到，不停。我不是這麼心性，那裏掙這許多房產，那裏掙這許多田產，那裏能養你們許多張口飯來伸手衣來的人來？老婆子，你聽着！娶小，正是我們有了年紀的人幹的事，年青的人娶什麼小？我辛苦了幾十年，娶個把小老婆，也說不上享福，我要娶十個，你又怎樣？」衛雲卿的脾氣，發到衛太太面上來。衛太

太究竟是個太太，還敢應付幾句，說道：「你有本領，你去娶，我管不了。我們都出去，看衛老爺去娶姨太太，我們張着嘴吃喜酒吧。」

衛太太要往外走，給衛雲卿伸手一把抓住道：「你走到那裏去？你的話裏分明是說出來了，卞小姐在什麼地方，少雲那逆子在什麼地方？你說，你快說！說了出來，不與你相干，我自會找他們說話。」衛太太道：「我不知道。」衛太太趁衛雲卿的手鬆得一鬆的時候，就旋過身來往外走。衛雲卿那裏肯輕易放了她，一伸手，抓住了她那渺小得像煤球一樣的髮髻道：「你往那裏走去！笑話！家中像沒了主子一樣的，各人自顧自的爲非作歹，有你這樣的娘，才有少雲一樣的逆子。」衛太太頭髮，本就不多，經不起衛雲卿一抓，倒退了一步，覺得其痛澈骨的喊道：「救命啊！」人就往後倒了下去。衛雲卿並不憐惜，儘讓她倒下去，砰一聲倒在地下。他瘋狗一樣，在壁上取下一根籐鞭，竄過去，往曹媽那條厚得像棉被樣的棉袴上抽了一鞭；又竄過來，在阿四彎弓樣的脊樑上也抽了一鞭，喝道：「在那裏，在那裏，你們說，你們不說，都是死！我打死了你們抵命，總還是你們比我先死！」他說着，第二鞭第三鞭，又向阿四背上打下去。

屋子裏顯着十分紛亂，衛雲卿頓時像減輕了十年高壽，亂蹦亂跳，跳到庭院裏，嘴裏嚷着反了反了。庭院裏七長八短站着十幾個人，都是吃了一口苦飯給衛雲卿做牛做馬的；看衛

雲卿出來，忙後退幾步，縮在一邊。衛雲卿喚道：「阿四，來！」阿四走出來，衛雲卿抓住了他手，把一個被人稱爲衛員外的家裏，上下內外，一齊翻了過來搜查，只是搜查不到卞翠珍和衛少雲。衛雲卿到了西邊的小院子裏，便是原來禁閉翠珍的所在，看沒第三者在旁，便變換了一副容顏道：「阿四，你總知道少爺在甚麼地方的，你告訴我吧。你告訴了我，你要得到多少賞封，我立刻答應你，你要一百就是一百，你要二百就是二百，決不會像從前那樣說了話不算。你要娶老婆，我給你想法；借錢，把利錢打的輕得不能再輕。剛才我打了你，那是一時的憤怒；現在想想，你究竟是好的。」阿四第一次看到衛雲卿這樣對底下人軟化，倒有些受寵若驚，先搖了搖頭，接着一笑道：「老爺，我委實不知道少爺在什麼地方。」衛雲卿道：「知子莫若父，我知道逆子的脾氣。我應該很快的把卞小姐找到，不能再遲，遲了，便是找到也沒用。阿四，你在我家做事，素來是很忠心的；你說了，我決不會忘記你的功勞。」衛雲卿簡直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惜紆尊降貴，向阿四討好。

這邊衛雲卿在對阿四恭維，那邊卻是衛少雲在對翠珍跪下。翠珍在衛雲卿家裏，軟禁了四五天，衛雲卿天天把兩副面孔來對付翠珍，先是戴着笑容進來，結果是戴着笑容出去。翠珍抱定了宗旨，你笑也好，怒也好，不和她相干。後來，被衛少雲打聽出來，他就是一個黎明的時分，糾集了羽黨，從龍潭虎窟裏把翠珍救出來，但是立刻又送到另一個龍潭虎窟裏。

衛太太婆媳是知情的，便是衛家的下人，也都是知情的，只爲了衛雲卿和衛少雲相比，雖是以暴易暴，衛少雲於錢財上還言而有信，因此都袒護衛少雲，任憑衛雲卿威嚇利誘，他們會始終說不知道。

這一天，翠珍到了衛少雲的姊夫家裏。衛少雲的姊姊阿英，姊夫盛虎山，隔夜得了衛少雲通知，已是心照不宣；現在看見未來弟媳婦到家，立刻把自己的房間讓出來。衛少雲開口翠珍妹妹，閉口翠珍妹妹，極盡脅肩諂笑的能事，說道：「翠珍妹妹，你看我，多漂亮？比了我家裏有鬍子的老頭子，我在天上，他在地下。翠珍妹妹，你嫁了我吧。我是衛雲卿的兒子少雲。我爲什麼做他的兒子，那不爲別的，完全是爲了他有幾個臭錢，但是翠珍妹妹要明白，錢在老頭子手裏，是臭的，到了我們手裏，立刻臭的變了香的了。翠珍妹妹，我家裏雖然有一個名義是女人，你來了，她立刻可以走，或者我們寬大一些，你做大夫人，讓她倒過來做小老婆，你要洗臉，你就喚她倒洗臉水……」衛少雲把這幾句話顛來倒去說了十幾遍。翠珍這幾天，只是逆來而順受，想哭，眼淚不知在什麼地方，想笑，倒又像忘了笑是怎麼笑的。任衛少雲在一旁說，她只是不睬不瞅，逢到真正聽不過來，就把耳朵一掩，眼皮一闔，什麼都不管。衛少雲看見所說並不奏效，卻銅山東崩洛鐘西應般和他老子同日同時在兩處紆尊降貴。衛雲卿在對底下人討好，衛少雲是在對美人跪。他跪下來了，雙手據在翠珍膝上，

搖撼着道：「翠珍妹妹，你怎麼不可憐我呀！你看門外許多人，在笑我，我都不管。我叩頭了，叩響頭。」蓬，蓬，蓬，他真的在地板上叩。翠珍幾曾見過這種不肖樣子，哭笑都不能，怒是可能的，她舉起腳來，猛一脚踢過去。

這一脚踢過去，不偏不倚，踢在衛少雲額部。衛少雲是跪着，只見他往後仰了一仰，仰到不能再仰了，卻有彈力一般的彈到前面來，但是又超過了他下跪的原有姿勢，往前一聳，聳的結結實實，「蓬，」額部磕在地板上，背脊在上，胸脯在下，直挺挺的躺着。這時外邊虎吼一聲，奔進三四個人，衛少雲的姊夫也在內，七手八腳把衛少雲扶起來。一個道：「這婆娘的腳力倒可以。」一個道：「啊！衛少爺腦門子上淌血了。」一個道：「把門關了，別讓這婆娘逃走。」翠珍心一橫，想便是這傢伙死了，也不見得有什麼可怕。她看着人把衛少雲扶出去，看着他們派了人監守在房門口，再看看房裏，壁上掛滿了月份牌，有關羽像，也有貴妃出浴圖。妝檯上，有着銅錫器皿；一個自鳴鐘，長短針指着九點，卻打十二點鐘。再看看自己坐的一個靠背椅子裏，墊着的不是椅墊，卻是一個藍布縫的蒲團。好一會，一個女人探進頭來喝道：「你不要東睜西望的，我那兄弟，他要好說話起來，喚親娘都肯；要不好說話起來，哼！你休想他會饒了你！」翠珍回過臉來看看，女人的臉和衛少雲有些相像，知道她是衛雲卿女兒了，把牙齒咬着下脣，瞪了她一眼，也不答她的話。這女人退出去了，外

面一陣腳聲，那守在房門口的人，忙閃在一旁。進來的正是衛少雲和他的羽黨。他頭上，已裹了一塊青布；西裝的襟上，有淌着的血跡；袴腿上，兩邊兩個很深的黑印，這一次，可不像剛才的會奴顏婢膝，挺起了胸脯，兩手往腰裏一插，喝道：「誰叫你大刺刺坐着？給我站起來！」翠珍道：「你管不着！」衛少雲對他的左右道：「把她扯下來！少爺來了，有眼不識泰山，他媽的，是個什麼東西！」左右把翠珍拉下來，衛少雲道：「給我跪下！剛才我給你跪，現在輪到你對我跪了，跪！」翠珍道：「你跪，是你自己願意，我為什麼跪你？」他的羽黨裏，有一個人向衛少雲歪了歪嘴，衛少雲就喝道：「跪！不跪就打！」衛少雲的打字剛從口腔裏吐出來，翠珍只覺得有人揪了她的耳朵，有人在用強按她的腿彎；同時背脊上着了一下。她眼花了，她跪下來了。衛少雲道：「卞翠珍，你，你對我跪下了，有什麼事要求我的，你把話說得好一些，我衛少爺也許會不咎既往。」翠珍吐了一口唾沫，卻沒吐着衛少雲的臉。衛少雲的火又冒上來了，說道：「繩子繩子！」那羽黨只愁衛少雲不肯吩咐，吩咐了，認爲是給少爺報仇的機會，立刻掏出粗的細的繩子，把翠珍的手和腳捆縛起來。

可憐翠珍被縛得一隻餛飩相似，給他們從地上拋到牀上，又從牀上拋到地上。這樣拋上拋下，總有個人喝問道：「怎麼樣？知道衛少爺的厲害麼？」這喝問的，不一定是衛少雲；但是衛少雲自己開口問，也是自稱爲衛少爺的。翠珍把牙齒咬着下脣，把下脣咬的一排全是

深深的齒印，不曾哼過一聲。衛少雲道：「讓她休息，給鬆一鬆。」旁人來把繩子解了，說道：「這是衛少爺的恩典，你放明白些。」翠珍癱在牀上，手原是抬着的，就讓它抬着；脚原是屈着的，就讓它屈着，緊緊的閉了雙眼，懶得去動一動。大約有三五分鐘吧，衛少雲舉起脚來，踢着翠珍掛在牀沿下的一條小腿，是輕輕的踢，說道：「喂喂！你看看我的臉上，我給與你這一些的報復，還是抵不到你給我的十分之二。」翠珍睜眼，瞪了他一下，把小腿縮上去了。旁人道：「不對不對，這女人還沒有醒悟過來，她還是恨着衛少爺，衛少爺給她的恩典，她全不知道。」這種進讒方法，在衛少雲面前是很生效的，只聽得衛少雲喝道：「把預備的香，拿上來。」那些徒黨，奉命維謹，在桌子上拿起一把棒香，大概有三四十根，根根都有通常的鉛筆那樣粗細，對着火柴點起來，燒得旺旺的，卻又吹息了，做一把交給衛少雲手裏，那把香便綑縲勃鬱，冒起一陣白煙。衛少雲把來晃了一晃，說：「扶她坐着！」那左右，一人服侍翠珍一隻手一隻脚，一共四個人，按翠珍坐着。衛少雲把棒香放在翠珍額下三四寸距離，讓濃煙往翠珍鼻孔裏猛撲。這就苦了她，待要躲閃，手脚都爲人按捺住了不得動，先還屏着呼吸，後來到底不能支持，給薰的鼻孔裏淌了許多黃水出來。左右道：「怎麼樣？知道衛少爺的厲害了麼？」翠珍委實受苦不過，答一聲「知道。」衛少雲忙把棒香往地板上一扔，笑道：「她知道我厲害就好，讓她休息。」左右一鬆手，翠珍頹然的往牀上橫躺

了下去。又是十幾分鐘的距離，翠珍悠悠的醒過來。只聽得衛少雲在說：「我們有罰，就有賞，剛才罰是罰，現在就該賞。擰一把手巾給她擦擦臉！老子是個糊塗蟲，把她從世德堂葉家接出來，養了四五天，不好好的讓她將息將息，一味的讓她飢渴，讓她憂愁。我猜想上去，養在葉家那書獃子手裏，臉蛋兒一定要比現在強。」那些羽黨，轟然應了一聲。有一個人是兩朝元老，他跟了費長河去葉家，把翠珍搶到衛家；又跟了衛少雲在衛家，把翠珍搶到這裏盛家；所以一笑道：「衛少爺的話不錯，這個姑娘在世德堂，兩邊的頰兒，是一隻半熟的蘋果似的；現在，這兩邊，可就窪了下去。但是我相信她做了少爺的少奶奶，不到十天，一定又飽滿了。哈哈！」衛少雲道：「擰過手巾擦過臉了，是不是？我看看。再喂她一口西洋參湯。」剛才衛少雲吩咐擰手巾，這是可以咄嗟立辦，現在吩咐要西洋參湯，這便面面相覷。衛少雲的姊姊阿英，從人叢裏擠出來笑道：「西洋參湯，弟弟，我們家裏可沒有。上一個月，媽要在爸爸廬子裏，偷個三五枝給我，我怕發覺起來，連累了媽，沒有敢要。到現在，我們家裏，是沒有。」衛少雲鼻子裏一哼道：「拿幾枝西洋參，拿就拿了，還說是偷。跟婆婆媽媽打交道，真沒有好事，現在沒有西洋參，就喂一點開水給她，讓她慢慢兒的嚙。」這一道令，奉行起來可容易；阿英親自到廚下弄了開水茶，坐在牀沿上，一匙一匙的喂給翠珍喝。翠珍嚙了兩三口，抿着嘴唇，那開水便淌到脖子裏。衛少雲道：「夠了，給她擦一擦脖

子。」

又是一會，翠珍睜了兩眼，微微昂起臉來，望着桌子，望着梳妝檯。衛少雲把兩手插在腰裏，走上前一步，笑道：「你要什麼，告訴我，我不比我家老子吝嗇。」翠珍把頭放在枕上，還是睜眼望着。盛虎山道：「不對不對，我們得提防着她！」他趕快把桌子上一柄削梨的小刀，一把夾豬毛的鉗子，妝檯上一個茶壺桶，幾只茶杯，一匣紅燐火柴，一籮腦兒往房外拿，還咕噥道：「小心一些好，又不知道她的心，這些東西，只要給她抓着一件，殺人，自殺，都可以，這不是玩的。」衛少雲笑道：「我這姊夫，也老實的可笑，一個人總是要把誠意來待人，我對這位卞小姐，也算是十分十二分的誠意了。卞小姐究竟是肉做的心腸，看我這樣，剛才是不打不成相識，現在是相識了進展到相愛，倘然要像姊夫一樣多疑，我姊夫天天晚上有謀殺親夫的可能了，沒有這個道理。」衆人聽了，一齊笑起來。衛少雲自以爲把至誠來感動翠珍，也像阿英樣往牀沿上一坐，笑道：「你看看我的頭，把布包起來了，爲什麼包起來的，你當然明白，我知道你心裏，也是非常抱歉的，是不是呢？」翠珍在衛少雲沒坐到牀沿上來，她倒是睜着眼；衛少雲來和她仁至義盡的說話了，反而緊緊的閉了眼，給他個不聞不見。衛少雲伸出一個右手的食指來，先在自己的那條西裝袴腿上擦得乾淨，然後把來撥動着翠珍的嘴唇，笑道：「睜眼！說話！我讓他們一齊退出去，好不好？」他一邊說，

一邊撥，不防翠珍突然張了嘴一咬，就咬着衛少雲的那隻食指。俗語說得好，十指連心。那一個指頭，咬了會不痛的？這就咬的衛少雲宛轉哀啼，連聲喚着啞啞啞起來。

那些羽黨一個個徬徨無計，有的乾喝着：「張嘴張嘴！」有的是想把翠珍軟化下來，說：「你張嘴，便放了你的。」翠珍並不是聽到人家這樣說，便當真軟化下來，她爲着牙齒咬了這些時候，再沒力量把衛少雲的指頭咬斷，不知不覺把嘴一張，衛少雲崩冬倒在地下。大家透了一口氣，一邊把衛少雲扶起來，一邊給衛少雲取報復主義。取報復主義的人，要算阿英最出力，這也可以說是姊弟的手足之情。她左右開弓似的打翠珍的嘴巴子，打的臉上青一塊紅一塊；不算，又張了嘴，把翠珍的手腕，狠命的咬了一口；還不算，把鉗子鉗着長長的縫針，放在火裏煨紅了，往翠珍大腿上刺。翠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隨你打也好，咬也好，她只皺了皺眉頭，不則一聲；只有把這個煨紅的針來刺她，她受不了了，猛然的喊了一聲，帶着那針，從外牀滾到裏牀。

衛少雲躺在一把靠壁的椅子上，那被咬的指頭，已然塗了什麼玉樹神油之類，又是裹上棉花和布條。看阿英在給他報復，擺了一擺手，說道：「不要……」大家問他不要什麼，衛少雲眼望着翠珍道：「不要難爲她。」阿英和盛虎山，走來和衛少雲辯白道：「弟弟，你的性命，差一些喪在她手裏，這還有什麼顧惜的呢。」衛少雲道：「不對，不是這樣說法。我

相信她有今天這樣的反對我，就有將來那樣的敬愛我，夫妻是長到一百年的，這開頭的一天兩天裏的事，算得什麼？」所有在屋子裏的人，都是以衛少雲的意志爲意志的，聽衛少雲這樣說，有一個人，偷偷的去給翠珍拔去腿上的針；並且說：「卞小姐，這又是衛少爺的恩典，你要不知道感激，那真是不能再算人了。」

這有些像天氣一樣的：一會兒晴，一會兒雨。剛才是在狂風暴雨，現在倒又天朗氣清。翠珍拚着那半死的生命，癱瘓在牀上；看守的人，是不斷的在屋子內外。一會兒，是端進熱騰騰的飯和菜來了，阿英露了笑容，把衣袖反捲着，走到牀前，對翠珍說道：「你以前沒有想明白，累我們弟弟受苦，你自己也是受苦。現在，你總該明白過來了，坐起來吃飯，菜是沒有什麼菜，膠菜炒肉絲，肉餅子燒菜心，白菜蘿蔔湯，還有一個菜，肉絲炒薺菜，一會兒就端進來。我們生在鄉裏的，全是歡喜吃肉，你總是一樣的吧。起來起來。」阿英算和翠珍親熱了，一邊說，一邊扯翠珍起來。翠珍並不接受佳餚的誘惑，扯了起來，又倒了下去；阿英說了幾十聲，她才說一聲：「我不要吃飯。」阿英笑道：「這麼說，你還不明白。我請你吃飯，是瞧得起你，我們打的時候就打，罵的時候就罵，打過了罵過了，我和弟弟是一樣的脾氣。你起來，自己起來吧。」

翠珍那裏會聽阿英的話，阿英暗暗的罵了一聲「不識抬舉」，吩咐外邊道：「那肉片炒

薺菜，不用端上來了！在房裏的菜，來端了出去！」外邊高聲答應了，有人拿了個空盤，把菜一樣樣端出去。阿英還想盡她最後的努力，把雙手插在腰裏，勉強笑道：「你不知道我弟弟待女人的好處，便是在家裏的一個，要比你差得多，我弟弟待她怎樣：一桌子上吃飯，一牀上睡覺；天氣冷了，自會摸摸她的衣服，問冷了吧。你想，待家裏的一個尚且這樣，你，自然更把你擡到天上了。」說到這裏，衛少雲帶着一個人走進來，說道：「姊姊，你跟翠珍說話嗎？快吃飯去！哦，你是陪了她吃飯的，吃了多少？」阿英把翠珍拒絕吃飯的經過一說，衛少雲道：「沒關係，不吃飯不會得死。我們在外邊已經商量了一個辦法出來。」

阿英急於要知道衛少雲已經商量出來的辦法，連聲問是什麼辦法。衛少雲道：「你問他們去！」他說時指着翠珍，意思便是我怎麼能在這裏告訴你。阿英便從房裏走到外邊，見有三四個人，在南屋裏竊竊私語。她點點頭一笑道：「我知道的，是小諸葛出的主意。」那被稱爲小諸葛的，是一個瘦削臉兒；脖子又細又長，倒有些像筆筒，吃起飯來，他那咽喉就可以看得出一口飯是吃到了那裏。他的隸屬到衛少雲部下，還不會建樹什麼特殊功績。他現在，把半截煙捲接在一枝煙捲上，接的長長的啣在嘴裏。據說他的足智多謀，老是慢慢的抽烟抽出來的。他對阿英一擠眼，烟捲還是在嘴裏，說道：「雌老虎，來坐了說話。」阿英舉起拳頭來，裝腔做勢要打他，沒打着，僅僅的把寸來長的一段烟灰掉在桌子上。他笑道：

「你的丈夫喚虎山，你不是個雌老虎嗎？我是說實話，沒有敢罵人。」阿英坐下來道：「我還沒吃飯，你快告訴我，你給我兄弟想出了什麼來了？」小諸葛把煙捲拿在手裏，鼓着那尖嘴薄唇，吹了一口氣，吹的桌子上的煙灰飛舞起來，飛到茶杯裏，飛到阿英和旁人的臉上。阿英道：「你這傢伙真討厭，要你說，你又擺起架子來了。」小諸葛道：「我這辦法，是對付女人的，你也是女人，所以不能聽。」坐在小諸葛對面的一個，算是調解，忙說道：「大姊和衛少爺是姊弟，這裏又沒閒人，說說有什麼關係？小諸葛！」小諸葛這才呷了一口熱茶，笑道：「我這方法，一試一驗，百試百驗。你們現在別再去和卞大小姐麻煩，讓她好好兒的將息。她不願意吃飯，就請他吃稀飯，不吃稀飯，便請她喝一些粥湯，她再不要，也不必勉強她。要她做姨太太少奶奶的話，一個字不提，單等今天晚上，斗轉星斜，夜深人靜，……」阿英道：「人家是一心一意的聽你說話，你怎麼不說了？」小諸葛笑道：「你不聽我說嗎？要等到夜深人靜，現在是什麼時候，到夜深人靜，要好一會呢，你忙甚麼？」阿英這一回，真的把小諸葛打了，在他肩膀上輕輕的鑿了一下。小諸葛又言歸正傳似的笑道：「到了十點鐘左右，我們四個弟兄，穿的齊齊整整，走到卞大小姐面前，撲通一聲跪下，她看到大半天沒有去麻煩她，必定要問。我們四個弟兄就說了，說：懇求卞大小姐高擡貴手，高擡貴腳，給我們把繩子來縛着你的手和腳。她又必定要問。我們就說：我們弟兄，累的再也不

能支撐，要去睡覺，睡在房裏呢，男女有別，不甚穩便；睡到外邊呢，又怕大小姐跑了；沒辦法，你大小姐就體恤體恤我們吧。卞大小姐便可憐我們，把手和腳交給我們。這一回綁，和早上不同，早上是手和手紮在一起；腳和腳又紮在一起；這一回，要左手和左脚縛上一根繩子，右手和右腳縛上一根繩子，再用一方黑布，只消緊緊密密的往她的臉上一蒙，然後把她安放在錦衾繡枕之上。我們弟兄便沒有事了，一齊退出房外。」阿英笑道：「你這諸葛亮，聰明也有限。比這個厲害一些的，都試過了，肯的是她的身，不肯的是她的心，有什麼用呢？」小諸葛又抽着烟捲，也笑道：「我的話沒完哩，這樣布置好了，就請令弟，悄悄的走到房裏，不必等卞大小姐允許，先和她行周公之禮。這叫做木成舟，米成飯，我猜透卞大小姐的心理，這樣一來，身體是衛少爺的了，她不再綿羊似的跟着衛少爺過快活日子，吃安樂飯，享現成福，難道閻羅王真是她的乾老爹，一定要尋死覓活才干休嗎？」阿英和其他的人，都給小諸葛說的點頭微笑起來。

十 飛來峯

天黑上來了，西北風在屋頂上，在樹林子裏，在河灘，嗚嗚嗚的怒號；有時捲進屋子裏來，要是把門關的遲了一步，屋子裏的煤油燈，立刻會給它吹熄。有着一件大事待舉行的盛

虎山家裏，早已把前門後戶，緊緊的關上了，只留了這間屋子通那間屋子的門，是敞開着。大概衛少雲的待人接物，要比他父親厚道一些，截至黃昏時止，還沒一個爪牙，有了貳心去向衛雲卿告密。他們全聚在南屋裏，團團一桌的吃着晚飯，數一數，恰巧是八個人，這在他們看來，是有名目的，喚做八仙過海。八仙過海，是吉祥止止的好兆頭，尤其是八仙中有一個中年婦人阿英，這更象徵了八仙中有一個何仙姑。大家在一盞從二樑上掛下來的三星保險燈下，歡呼暢飲。盛虎山手裏捏着個尺來高的玻璃瓶，瓶裏裝着大半瓶白乾，笑道：「你們和誰客氣呀？這不是吃我的，是吃少雲的，少雲請你們吃，今天不過是一個引子：明天，後天，到衛府上去大排筵席，吃一個酒在肚子裏空通空通的響，菜在喉嚨裏連脖子都脹粗了，那才算是吃。來來來！小諸葛是首功，先乾一杯。」小諸葛道：「我倒是主張慢慢的喝。現在有八點鐘了吧，喝它兩個鐘頭，停一停杯筷，把一件天大的大事幹妥了，讓衛少爺在房裏和卞大小姐倆，你也啞啞啞，他也嘻嘻嘻，笑起來，我們再來喝酒，才喝的有意思，有樂趣。只愁，你家裏預備的酒不夠。」阿英忙接口笑道：「酒有。你往西屋裏看看，那半埋在地下的酒缸裏，把小諸葛浸起來，至少可以浸溼你下半截身體。當初不是盛虎山家裏做酒滿缸，堆米滿倉，我那勢利的老子，也還不肯把親生的女孩子送給他睡覺。」這一說，一桌上的人全哈哈大笑。衛少雲頭上還是包了布，指上還是裹了布，先舉起杯子來一晃道：「喝酒

喝酒，兩個鐘頭快得很。」

衛少雲手上有錶的，他好像等黃道吉時一樣的，在看到了十點鐘沒有。他又欺侮別人沒有錶，又說盛虎山家裏那鐘不準確，偷偷的撥快了半小時。舉起手給人家看，小諸葛道：「好！十點鐘到了，暫停喝酒。那整個的鴨子，和一碗四喜肉，往廚下端一端，等會再吃。」他首先一站，大家都放下筷子來也是一站。他笑道：「那繩子和黑布，都預備好了，是不是？衛少爺，您在這裏等，等我們來請您，您才進去。您在進房以前，再喝一杯上馬杯也好。」衛少雲笑道：「我已經有一些酒意了，不用再喝酒。」小諸葛當場點將，點了一個盛虎山，一個牛皮阿毛，一個偷油老鼠葛六，連他自己，進房去用柔中有剛剛中有柔的方法，想把卞翠珍綁縛起來。臨走，對餘人說：「你們不要鬼鬼祟祟的來窺探。」大家覺得小諸葛做事是不會錯的，連聲道好，眼看他們，提着貓兒走的脚步進去了。

這南屋和翠珍現在躺着的房，還隔着三四間屋子。衛少雲微笑道：「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有些心跳起來了。」阿英坐在他對面，也一笑道：「弟弟，你不記得嗎？你和家裏那第一個女人成親的時候，你也跟我說過，說心跳了。我就說，你是個好孩子，在地上，是要老婆，到了牀上，是怕老婆；一怕，心裏就像對不起人家，所以心跳了。今天又輪到了。」衛少雲拍了拍胸脯道：「大概是這個緣故罷。」說時，聽見鳴一聲，衛少雲道：「什麼？」旁

邊一個道：「是風聲。」說風聲，那保險燈的光亮，果然晃了一晃，接着，裏邊好些個人的聲音譁譟起來，衛少雲變色道：「什麼？」阿英道：「你聽，大約房裏的燈火，給風吹滅，一定是那後窗，先給風打開了。我送火柴給他們去。」

阿英送火柴到裏邊去，給小諸葛點燈。不一會，阿英先回出來，笑道：「果然給我猜着，那兩扇後窗，沒有把鐵鉤子扣上，晚上刮大風，又是西北風，就給風打開了。昨天晚上也是這個樣子，虎山穿了小衫袴下牀關窗，我倒給他擔憂着了涼。」衛少雲道：「現在他們在做什麼？」阿英道：「他們在咳嗽，小諸葛先咳，別的人跟着咳。」衛少雲道：「這算什麼？那個呢，那翠珍呢？」阿英道：「翠珍她躺在牀上。小諸葛，短命的小諸葛，他像變戲法一樣，不許我看，怕我看了，戲法會不靈似的。」衛少雲笑道：「大概總沒有什麼變化了吧？」阿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變卦嗎？要是變卦，得小諸葛說一句話。他騙了我們的酒，從八點鐘吃起，要吃到十二點鐘，這麼容易，就放他們沒事，弟弟肯，我還不肯。」衛少雲愕然道：「別作聲！裏邊又是誰在說話了。」阿英豎着耳朵一聽，是小諸葛的聲音，說什麼話是聽不出來。

又靜了一會，衛少雲自動去拿起酒瓶來，向一個白磁杯裏灌了大半杯酒；把酒杯端起，仰起臉就喝。杯子裏的酒沒喝完，下巴頰上，脖子裏，都淌着酒，掏出一方手帕來，沒頭沒

臉的抹。抹過了笑道：「小諸葛怎麼的，我不管他，要進去就進去了。」這又聽得裏邊一陣哈哈大笑，接着，雜選的腳聲，在自遠而近。衛少雲對那通着內室的門一看，只見盛虎山第一個走來，向衛少雲拱拱手道：「少雲，請你進去吧，小諸葛真有本領。」話沒說完，小諸葛，牛皮阿毛，偷油老鼠葛六，一個個在從門裏跑出來。小諸葛一出來，盛虎山就沒了說話的地位，由小諸葛報告道：「衛少爺，一切順利，我只運用着三寸不爛之舌，把那卞大小姐說的順順溜溜，像一隻小綿羊似的。現在你進去看看，她，她，她恭候着你大駕光臨。」小諸葛說到她字，把指頭指着裏邊。所有在屋子裏的人，都歡欣鼓舞地恭送衛少雲入房。衛少雲向前走了一步，回過頭來笑道：「姊姊，你有鏡子嗎，給我照一照，怕頭上包的布不好看。」阿英笑道：「又不是當真做新郎，沒關係的。去去去！越是不正式的，越是會頭胎是個男孩。」衛少雲笑着又向前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笑道：「你們不准進來，你們喝你們的酒。外邊風大，天冷了，只有喝酒才是禦寒的唯一方法。」小諸葛道：「所有屋子裏的人，一齊交給我看管，我會不准他們進來。不過盛府上的老媽子，不在此例。」

衛少雲一笑，跨進了通內室的門，把門關了。捏着拳頭，一步步走進去，沒幾步，便走在翠珍受苦受難的房外。房內射出一道燈光來，射在門外地上。他踏着燈光進了房，房裏的景物，如白天一樣。那卞翠珍呢，彎曲了身體，朝外躺着，閉了眼，眼眶下淌的淚痕，映在

燈光裏，是亮晶晶的。衛少雲把腳聲放重了，笑道：「是我。翠珍妹妹，你不討厭我嗎？」翠珍立刻睜了眼，睜得圓圓的。衛少雲笑道：「聽說你晚飯又不曾吃得，這個消息傳到我耳朵裏，我是多麼難過呀！一個人怎麼能整天的不吃東西？古老相傳：一日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死。像你這樣可愛的人兒，怎麼能飢？我是來安慰你的，我來給你一些安慰，你是贊成的了。噯，讓給你縛着繩子的，我不會想着吩咐他們一句話，他們便亂七八糟的亂攪。」衛少雲把話說到這裏，已是走到了床前，把手摩撫到翠珍的身上。翠珍把眼眶格外睜得大了，拼命價喝道：「你，你，你出去！」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在掛了帳子的床後，竄出一個人來，人到拳到，一拳打在衛少雲胸脯口。

衛少雲往後倒下去，是該突然的倒下去。依着那人的來勢，依着那拳的分量，這一倒下去，定然是蓬一聲，很響的把聲浪傳遞到南屋裏去，把小諸葛那批人驚得直站起來。可是，衛少雲倒了下去，一些也沒聲息。這爲什麼呢？那打人的人竄過來，捏緊了拳頭，一拳打下去，同時却把那左手往衛少雲脖子裏一托，就慢慢的讓他倒在地下，這不是不食發生響聲了麼。這一下，打得衛少雲眼是昏花了，耳朵裏是隆隆隆的再也聽不出什麼來了，嘴裏的一口鮮血也直噴出來了，他不自覺地嚶起痛來，跟了那口血一張嘴。那打人的人倒像是早有準備，一團棉花便間不容髮的塞在衛少雲嘴裏，衛少雲也就昏了過去。也便是再也沒有嚶

的機會了。

牀上的翠珍，她一共不知道來的是誰，只一晃，看見衛少雲倒了下去。她在想，別是以暴易暴，來了一個和衛少雲爭風吃醋的人，那自己還是受不了。再一看時，那人光着頭，穿一套青布的衣服，是個工人模樣的人，臉上在盛怒之下，有幾條青筋漲了起來，可不是猙獰，是英武。翠珍突然明白，這是黃龍。她剛把嘴張得一張，黃龍眼快手快口快，輕輕的說道：「快不要說話。」他說着，拿起倒在地下衛少雲的一條胳膊，把他踢過去一些，踢過去了，還是把他的胳膊一扔，一腳踏到牀前來，忙不迭來解翠珍腳上手上的繩子。又輕輕的說道：「你坐起來吧，我們走了，不走還等着什麼來？」翠珍把手腳舒展了一下，搖搖頭道：「我變了廢人了，手和腳都麻木了。」黃龍從不懂得和人客氣，把翠珍的手一扯，翠珍借了一些勢，倒坐了起來，問道：「他們門外有人，能走嗎？」

黃龍把胸脯口一拍，說道：「我們爲什麼要怕他們？他們門外有一百個人，我們只當他是一百個鬼，人會怕鬼嗎？」翠珍一直被嚇破了的膽，給黃龍幾句話振奮起來，把兩腳踏在地上，很想跟了黃龍立刻離開這個場所；可是一下地，身軀一晃，幾乎栽了一個筋斗。黃龍道：「我來遲了，你可受了苦了。」他說着，靠了翠珍往下一蹲，蹲的矮下半截來，把手拍了拍她的肩膀。翠珍懂得他的意思，到這時候，還有什麼喚做避嫌疑，便毫不遲疑的伏在他

身上，嘴裏說着：「我真對不起你。」黃龍覺得身上有了一些分量，脖子裏也左右來了兩隻纖纖玉手，知道翠珍已是伏在他身上。他一站，偏過臉來看躺在地下的衛少雲，眼閉口開，只有出氣，沒有入氣。便自顧自走往房門口，走了兩步，又自言自語道：「還是從來的地方去吧。」他又退回來走了兩步，把個身體向左一側，從襪統裏抽出長不滿一尺的又是亮晃晃的一柄尖刀，從左手交到了右手裏，覷準了衛少雲的臉，便是一刀。

翠珍究竟不是殺人不眨眼的惡漢，她看黃龍的刀脫手，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啊！」但是刀，箭也似地插在地板上，只和衛少雲那隻左耳朵差得一二分，爲了上重下輕的關係，刀身便在燈光裏搖晃不定。這時，房外突然有人說話了：「衛少爺，你現在怎麼樣了？做事還順手嗎？你答我一句話，好讓我去告訴他們。他們說：得到了衛少爺的真實喜訊，才動手把那一隻五香鴨子下筷子。」黃龍竄上一步，禿一聲把燈吹滅；嘴裏不清不楚的，把口腔裏的聲音，打從鼻腔裏轉出來，算是回答了房外問話的。房外問話的，也真容易對付，得了黃龍這麼一聲，便出去報告。黃龍從一團漆黑之中，摸索到了後窗口，把窗開了，西北風是嗚一聲進來；他和翠珍却是迎着風出去。

在黃龍看來，黑暗裏走個十里八里路，算不了一回事；可是翠珍就不能儘讓他揹着走，在離開盛虎山家裏沒多少路，說：「黃先生，你讓下來吧。」黃龍站定了道：「翠珍姊，你

喚我黃先生了，我幾時當過先生的？這稱呼不對。」翠珍道：「哦！黃龍哥，你放我下去吧。」黃龍道：「就馬馬虎虎放你下來。不然，我還要和你論年紀，到底是黃龍哥還是黃龍弟，把稱呼弄準了，再放你下來。」翠珍在黃龍背上瀉下來，是瀉在田岸上。對面恰恰有一個墳，周圍種了許多柏樹，倒是給他們擋了風。黃龍看翠珍坐在地上，又說道：「翠珍姊，你不能走嗎？不能走，還是我措了你走。」翠珍道：「你要措了我走，我真不敢當。你不怕他們追了來嗎？」黃龍道：「你說什麼？我會怕他們，好，翠珍姊，你給我坐着，坐半個鐘頭再走。他們要在半個鐘頭裏來，我就一個個把他們打的屁滾尿流。翠珍姊，這不是我黃龍誇口，你躲都不用躲，還是坐在這裏睜了眼看。」黃龍的話，說的多麼有力，不像是在舌尖上滾了出來的，却像在牙齒上嚼了出來的。

翠珍原是想坐一坐，再慢慢的站起來，看能走不能走。現在聽黃龍這般倔強的口氣，倒急於要支撐起來走路。她扶着道旁一棵小樹一站，說：「能走了，我們還是走，現在我把葉家當做家了。」黃龍道：「不能，你坐半個鐘頭再走，坐下坐下！我犯了罪去坐牢，是聽那法官的命令，我說了話你該聽，是我的命令，坐下！」翠珍有些知道他令出必行，只得又坐下來笑道：「黃龍哥，你是什麼時候來葉家的，我真感謝你，你又怎麼知道我在那裏？」黃龍道：「我嗎？我的話多呢。」他也坐了下來，從衣袋裏掏出煙捲和火柴，嗤一聲劃了一根火

柴，纔一亮，烟沒吸着，火倒滅了。再割一根時，又一亮，又滅了。黃龍道：「他媽的！老子坐牢的時候，幾個月沒抽煙，到了鄉裏了，還不讓抽煙嗎？」他一跳，跳進柏樹林子的墳園裏，到底給他點着了火，把個紅紅的煙頭來照翠珍的臉。在她對面坐下，想一想道：「我說些什麼呢？哦，有了。我爲了幫人家使假鈔票，在上海坐牢，你是知道的了。誰知道吃官司，也有七折八扣，不到一年，把我放出來了。那個穿了道袍樣的官，連黃大哥都不喚，就喚我名字：黃龍，你出去，要棄邪歸正。這當兒，我就點點頭，卞家大姊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翠珍道：「這是什麼意思？」黃龍吸了一口煙，煙和話一齊從他口腔裏出來道：「不點點頭，他又要把我關起來，我就受不了。」翠珍道：「這真該點點頭。後來你就到了葉家？」黃龍道：「這是前兩天的事。你不知道葉家的維城哥，他病倒在牀上。」翠珍又扶着那棵小樹站起來道：「城弟病了，病的怎麼樣？」黃龍道：「我到了他家裏，跟他一談，他的病是好一些了，我說，我倒是一個醫生。」翠珍道：「你叫我坐半個鐘頭，現在早過了半個鐘頭了，我們還是走吧。」黃龍把手裏的煙蒂，往道旁一扔道：「我在牢裏，過多少時候是半點鐘，過多少時候是一點鐘，自己就是一口鐘，現在倒又弄不清楚了。真有半點鐘了嗎？他媽的，他們不來追我，是他們的造化。我們走！」黃龍大踏步在前面走，翠珍一拐一拐的在後邊跟。黃龍回過臉來看，說：「你還是走不快，還是我措了你走。」翠珍道：「要不要，我

會走，不過走得慢一些。」黃龍道：「怕什麼？只有衛雲卿那個老混蛋，衛少雲那個小雜種，才要你去當小老婆，我就不要。維城哥，他也不會疑心我的。」他不由翠珍謙遜，還是一蹲，把翠珍的手拉到肩膀上，站起來，往前一脚高一腳低的飛奔。

黃龍把翠珍奪回世德堂葉家來了。他全然不識得冷風，不識得黑夜，也不識得什麼叫做危險，在葉家籬邊把翠珍放下，說道：「這不是爽快多麼？要讓你走了來，我倒會擔憂着你在路上栽兩三個觔斗哩。」籬門是半掩着，繞到屋西一道小門，也是半掩着。門呀的一聲，推了進去，裏邊喜鵲在黑暗裏守候着，問道：「黃少爺嗎？你回來了。」黃龍道：「回來了。」喜鵲道：「翠珍小姐回來嗎？」黃龍喝道：「不要小姐呀少爺呀，爲什麼連一盞燈也不點？」翠珍在後邊說道：「喜鵲，我回來了，太太呢，少爺呢？」喜鵲把一盞煤油燈的燈芯一旋，燈亮了，她把燈直亮到翠珍面前來笑道：「翠珍小姐，你來了，把我喜歡死了。黃少爺真有能耐。」黃龍道：「你們且慢說話，跟我來。」黃龍走到天井裏，望見維城的寢室裏，在透露出光亮來，同時葉二太太在問道：「誰在說話？」黃龍和翠珍忙不迭走了進去。翠珍喚了一聲二伯母，再想喚一聲城弟，可是無論如何喚不來：眼皮是濕了，鼻孔是塞了，望了躺在牀上的維城，雙手往臉上一合，就嗚咽起來。

維城昂了昂臉，勉強一笑道：「翠珍姊果然回來，我真感……」他也是說不下去。黃龍

道：「大家難過些什麼，不見面大家發愁，見了面又難過，那麼，怎麼才好呢？」葉二太太走了上來，摸着翠珍的頭頂笑道：「翠珍，你看，你的城弟，從你失踪以後，就不會有一天開過笑臉。他病了，不過病的還好，他又不肯吃藥，整天的討厭人家說話。你再要哭，他的眼淚是不會比你少的。」翠珍把那旗袍的一角撩起來，擦一擦臉，笑道：「誰哭呀？我不哭，我瞧見了二伯母和城弟，只愁快活還來不及。哈哈，我笑了。」黃龍也陪了一笑道：「這才對了，有酒麼？我要喝酒。剛才喝了西北風，現在該喝酒。」喜鵲何媽，同聲回答黃龍道：「酒，有。黃少爺你到外邊來喝吧。」黃龍道：「也好，到外邊去也好。只是維城哥和翠珍姊，都不准哭。二伯母，我把這件事拜託了你了。」黃龍跟何媽她們走到外邊去。屋子裏剩了三個人。葉二太太坐在牀沿上；翠珍累了，坐在牀前一個矮凳上；維城臉上，蒙了一層光輝似的問道：「翠珍姊，苦了你了！」翠珍道：「我受一些苦，算得了什麼？今天黃大哥把我九死一生救出來，和二伯母，和城弟，又在一間屋子裏見面，這一次的快活，早抵過了十次的痛苦了。你們看，我又在笑。哈哈，我真的在笑呢。」她說着，又忙不迭捲起衣袖來擦一擦眼，說是給灰塵眯了她的眼。葉二太太道：「翠珍，你回來了，我的肩膀上，就輕了一半責任。你是最會得伺候病人的，病人要什麼，你就知道，你像鑽在病人肚子裏一般的。從前我大嫂病了，就歡喜你來伺候。」翠珍一笑道：「那是二伯母說的好。」

維城又昂一昂臉，也笑道：「翠珍姊，你怎麼一隻腳上有鞋，一隻腳上沒鞋？」翠珍和葉二太太齊注意起來。葉二太太道：「咦！這是怎麼一回事？」翠珍紅了臉道：「啊！我也不知道怎麼的，大概我是嚇，又是喜，只一心一意要來和城弟二伯母見面，別的全不管了。到現在我才想起來，剛才黃龍哥放在地上走幾步，一拐一拐的，我只當是路上不平，全不會想到在惡魔家裏，兩隻腳本來就是一腳穿鞋，一腳沒鞋。這真是笑話。」維城條的坐了起來道：「這就喚做得得意忘形，我也常有這個情形。翠珍姊的鞋呢，前回你被他們打劫了去，就有一隻鞋掉在房門口。」葉二太太把牀下一雙維城的舊鞋給翠珍，要她暫時踹着；一邊忙不迭要維城躺下去，免得着了涼。這才問起翠珍被劫以後，是個什麼情狀。

翠珍說到在衛雲卿家裏，被拘禁了四五天，已經聽的維城捏着拳頭咬着牙齒，憤憤不平；再聽下去，聽到衛少雲聚了那批無賴之徒，對待翠珍，簡直是非人生活，那越發要怒髮衝冠。那黃龍，忽的一手端了酒杯，一手托了鹽豆碟子，走進裏邊來道：「吃寡酒，沒意思，還是聽你們講山海經。你們放心，我喝我的酒，你們講你們的山海經，我不來搶白。」他往窗下一坐，喜鵲隨手把一瓶酒，一雙筷子，另外一碟子鹹鷄，送了進來。黃龍道：「要筷子來幹麼，拿去拿去！我有手指頭，吃這幾樣東西，用不着筷子的。一個人除非用手不夠，才借用別的東西。」他颯的從機統裏，抽出一柄亮晃晃的刀，放在桌子上。葉二太太往後

一仰道：「黃龍，你別弄刀弄槍，把來嚇我。」翠珍看了，就詫異道：「咦！黃龍哥，你有兩把刀嗎？一把你已經插在地板上，和那天殺的耳朵，只差着一根線。那時候，那把刀在地板上搖，我的心倒是在腔子裏搖。」黃龍道：「那把刀就是這把刀，只教那廝把性命送給我，我爲什麼把刀子送給他？我搯了翠珍姊在背上，順手把刀撈回來了，你沒知道，哈哈！」

黃龍哈哈一笑，忽然又把笑聲截住了道：「不對不對，我說讓你們講山海經，倒是我講山海經了，不對不對。」黃龍把酒呷了一口，就掩了嘴，不讓自己說話。維城道：「這一回，幸而是龍哥，不是他，我真沒辦法。聽是聽人家說過了，衛雲卿也在把兒子沒法奈何，不知道翠珍姊就落在衛少雲手裏。」葉二太太道：「維城，你現在覺得好了些麼？」維城道：

「好了，沒有病了，現在我請龍哥住在我家裏，至少住過年。」葉二太太道：「什麼住過年，簡直不必再往別處去。我愁的，衛雲卿父子，是不是知道去的是黃龍。」維城道：「管他知道不知道，這是他們父子犯罪，又不是我們犯罪，輪不到我們去怕他。」黃龍道：「反正吃官司，是我去，不干維城哥的事，也不干翠珍姊的事。二伯母，有我。」他特地放了酒杯，把胸口拍得瑟瑟的響。葉二太太笑道：「我看維城精神，比白天強，比昨天強，他看見了翠珍安然無恙回來，心裏快活了，不必再要我來陪他。翠珍也是辛苦，黃龍也是辛苦，早一些睡，有話明天說吧。」她一站，把翠珍招一招手，翠珍也從矮凳上站起來，一笑向着維城，

又一笑向着黃龍，跟了葉二太太出去。外邊喜鵲何媽，見翠珍出來了，都很高興的簇擁了她，上葉二太太屋子裏去。

黃龍一些也不覺得辛苦，慢慢的又喝了兩杯酒，往後一仰，肩膀靠在牀上，兩條腿還是擱在椅子上。維城道：「你喝醉了吧，明天再喝，今天不要喝了，明天我還要陪你喝。」黃龍在牀上笑道：「這一點酒，那裏便會喝醉了我。我在牢裏，幾個月沒喝酒，你想想，酒店裏欠了我肚子裏多少酒，這一點酒，那裏便會喝醉了我？」他把兩個肩膀往上一聳，人已然連衣連鞋躺在牀上。維城道：「我明天跟你學一點本領，這到底是便宜的。」黃龍喉嚨裏嘔出一口氣來，笑道：「我沒有學本領的先生，所以也不收學本領的徒弟。我的本領，可以說是世界上的惡人教給我的；因為我見了惡人的面，眼睛裏自然會出火，手指裏腳趾裏的氣力，不知道是那裏來的；不是惡人，我的氣力也沒有了。」維城道：「我沒問你，你是怎麼知道翠珍姊在盛虎山家裏的？」黃龍道：「這一點法子，我是有的，巧就巧在一陣風，把他們的窗吹開，把他們的燈吹熄，我就掩了進去，一些也不費吹灰之力。」維城一笑道：「龍哥，我問你的，是你怎麼知道翠珍姊在盛虎山家裏。你告訴我的，是怎麼跳進盛虎山家裏去。你說了後半截，沒有說到前半截。」黃龍把臉上擄了一擄，笑道：「醉了，忘了，我弄不清楚了。」維城再問他，他已然發出鼾聲；維城笑着閉了眼，也慢慢兒的熟睡了。

第二天，那阿興何子興徐全福，統知道翠珍小姐回來。他們沒資格去向翠珍慰問，不過他們的臉上，都露了笑容。維城在清晨，就把他們一個個喚進去，說不許在任何人面前漏一個字，提翠珍小姐的名字。阿興等自然諾諾連聲，退了下去。翠珍的臉，是瘦了一些，葉二太太強迫着她擦一點粉，又換上新衣服，然後讓她到維城黃龍面前來周旋。維城看她走路有些一拐一拐的，問她是那裏受了傷害，翠珍道：「不妨事的，慢慢兒自然會好，倘然當真成了個跛子，也不打緊，只算我舅舅和衛雲卿衛少雲給了我一個紀念，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我還是在葉家，伺候二伯母，伺候城弟，伺候一輩子。」

吃飯時分，外邊有一些消息，好像是說衛少雲死了，阿興對黃龍說，黃龍奔進去對維城說。維城道：「我們要鎮靜，只當不知道。」說話時厲又榭來了，他見維城在雙梅書屋裏，補看前幾天的報紙，笑道：「有人說你病了，你是沒病。你們知道嗎？衛雲卿的兒子死了，死得很古怪，說是死在他姊姊家裏。衛雲卿平日是恨兒子，罵兒子，說他是拆白黨；兒子死了，倒又寶貝似的，問女兒女婿要兒子，預備上縣裏去打官司。維城，這是個眼前報，衛雲卿平日魚肉鄉民，重利盤剝，才得了今天的結果。」黃龍和葉二太太同聲問道：「衛少雲怎麼死的？」厲又榭道：「聽說衛少雲帶了一批狐羣狗黨，在姊姊家裏喝酒，喝到半夜裏，一陣風把門吹開，闖進三四個好漢，手執鋼刀，說：不干他人的事，只要衛家那小雜種的命。」

一刀下去，結果了他的性命。」黃龍一笑道：「哦，是這樣死的。」葉二太太道：「舅舅是聽誰說的？」厲又榭道：「我是聽一個上我們廠裏來碾米的人說的，他也不是目覩，我還說這些好漢，只知道收拾衛少雲，卻不知道收拾衛雲卿。」厲又榭說時，看了看屋子裏，把舌頭一吐，又道：「衛少雲不過是個游蜂浪蝶，衛雲卿就是個大奸巨猾，論作惡，論造孽，衛雲卿要比衛少雲做的多。」厲又榭又想着了旁的事，急於要走，說等維城母親週年紀念再來，也要維城到他家裏去，又問翠珍小姐怎麼不見。他說了，也不等人家回答便走。厲又榭走了，黃龍首先呵呵笑着，把右手捏了個拳頭，把拳頭湊到自己臉上，看了看，笑道：「想不到我還只是不甚用力的一拳，衛少雲竟這麼不經打，便死了。厲家舅舅說有三四個好漢，那是不對；說衛少雲死，想來是不會不對的罷。」葉二太太道：「現在阿興說衛少雲死，厲家舅老爺又說衛少雲死，這死訊是不會錯的了。我想小心一些的好，把大門關起來，黃龍和翠珍，都到後一進房子裏去。」

維城不反對葉二太太這樣做，因為太太們的膽子，總是比人家小，而且不依了她，她的膽子會格外小起來。維城又怕黃龍的脾氣是爽直的，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倔強的，忙拉着黃龍，說：「我們一塊兒到後邊去，我陪你喝酒；今天的天氣，似乎又比昨天冷了，喝酒正用得着，不管吃過飯沒吃過飯。」黃龍一邊往後走，一邊笑道：「聽他們說，這打衛少雲的人

是誰，誰都不知道。最好讓我慢慢兒的反剪着手，一步一步走過去，走到盛虎山家裏，看衛少雲死了之後是怎樣的一張臉，倘然他有一隻手有一條腿沒死，我再找補他一拳。」維城道：「龍哥，你又說笑話了。」

黃龍維城翠珍，在後一進屋子裏說了沒幾句話，喜鵲走來報告道：「有個姓秦的要看看少爺，在大門外和阿興鬧起來，阿興回說少爺不在家裏，他不信，二太太出去了，問他有什麼事，他說非要和少爺說不可。」維城昂頭想了一想道：「姓秦的，是不是秦潤之。」喜鵲道：「正是秦潤之，以前也來過的，他說以前給少爺做過媒。」黃龍道：「他一個人來，怕他做什麼！便是十個人來，也不怕他。」維城道：「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我知道他是衛雲卿的羽黨，他來到這裏，也許可以帶一些衛家方面的消息來。」話說到這裏，阿興走了進來，說：「少爺，二太太請你出去會一個姓秦的。我回了他不在家，二太太又告訴他在家，倒變了一個家裏，說出兩樣的話來。」維城道：「是秦潤之，不過是一個篾片罷了，我去我去，龍哥和翠珍姊都不要慌。」

他隨了阿興到外邊，知道秦潤之坐在雙梅書屋裏，便牽了牽衣襟走進去，看秦潤之和葉二太太對面坐着。秦潤之目光多銳利，一看維城來了，像跳一樣的站起來。一站又帶着拍手，說道：「報告葉少爺一個消息，衛雲卿的公郎少雲死了，你說該拍手不該拍手？」維城臉上

神色自若，不敢附和他，也不屑駁詰他，只答道：「這倒不知道，是什麼病？」秦潤之道：「是害病而死的，倒好了；是給人謀害死的。現在衛老頭兒，口口聲聲說要尋覓謀害兒子的人，我們一批人都勸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報官，路程多遠，還要等着官廳下鄉來驗屍，這一筆費用，大概把少雲殯殮起來倒是夠了。我們勸他的人，足足有二十幾個，好容易餓了肚子勸的老頭兒答應，他又不肯拿錢出來，說譬如我不會生這兒子，你們要把他殯殮起來，只有向地方上公攤募化。他理由是有一些理由的，說這是命案。照理鄉鄰親友，都不得脫干係，憑這一點，應該出幾個錢。」維城聽秦潤之說的聞所未聞，又是笑又是氣，說道：「衛雲卿的兒子死了，還要地方上出錢給他收殮，這個惡例不能開。秦先生，請你免開尊口吧。」秦潤之笑道：「葉少爺，你腦筋裏不要存着衛雲卿，也不要將衛雲卿當做一個有錢的人，只算聽到鄉裏有個討飯的倒在路旁斃了，像世德堂葉家的聲望，總得拿幾個錢出來把他掩埋。就是這麼一回事。況且錢也不要多，一家出幾十塊，有十家二十家，就辦起來了。」葉二太太從旁插嘴道：「出個十塊錢，還出得起，請你到人家去，也同樣可以募捐。」維城道：「衛少雲到底是給誰謀害的？」秦潤之道：「這個我也沒弄清楚。葉少爺，我也好多日子不在鄉裏了，聽說這裏邊，還關連着女人的事。」葉二太太和維城，都存着個敬鬼神而遠之的心，覺得早些把秦潤之打發出去，可以眼前清淨，所以葉二太太扔出十塊錢，秦潤之還要請

益，維城又加了他十塊錢，說：「下不爲例！」秦潤之笑道：「衛雲卿只有一個兒子，自然是下不爲例。」他一邊收錢，一邊裝了笑臉倒退着走出去。維城回到後邊，對黃龍一說，黃龍道：「秦潤之是誰，我不認得他，他敢是借了那死鬼的名目，一家一家去索詐。讓我把這名字，印在腦子裏。」維城笑道：「衛雲卿是個惡棍，嗾使秦潤之出來募錢，是可能的；秦潤之是個篋片，冒了衛雲卿的名出來募錢，也是可能的。反正我們丟了二十塊錢，爲地方上除去了一條害人的蟲豸，那也值得了。」黃龍伸了個懶腰，喉頭哼出一口氣來，笑道：「還是讓我出去。可以出去卻不出去，這和坐牢沒有什麼兩樣。」維城一笑道：「等外邊風聲平靜下來，你再大模大樣的走出去，不好嗎？現在聽來的消息，沒人提着翠珍姊的名字，這倒好。大概再等個兩三天，沒事了。」

葉二太太老是杞人憂天，來逼着維城黃龍翠珍，白天睡下去，說：「你們白天睡了，晚上可以不要睡，因爲出事，總是在晚上，晚上有事，醒着也有一個準備。」維城覺得婦娘說的，未嘗沒理由，真的俾晝作夜，白天睡起來。一天一天過去了，阿興等在外邊聽到一鱗半爪的消息：說秦潤之果然是個騙錢的，衛家還是自己掏錢出來殯殮兒子，不會要秦潤之出外募款。又說衛雲卿兒子死了，勸衛雲卿納妾的人倒比弔喪的還多，費長河要把女兒阿巧送給衛雲卿作妾，衛雲卿還不要。又說打死衛少雲的好漢，沸沸揚揚，都說是姓黃。這一個消息，

要算最驚人，聽的葉二太太和維城等臉上都變色了；但是再聽下去，又說那姓黃的，已經給衛雲卿捉住，送到縣裏去了。維城明知黃龍是喝醉了酒躺着，但不由他不躡着脚步去看看黃龍躺着無恙否，一看無恙，才放心下來。

翠珍的脚，老是一拐一拐的，她看見維城在那邊走過來，便站定了，不肯再走。維城道：「翠珍姊，你是受苦受的變了殘廢嗎？」翠珍道：「不會不會，日子久了自然會好。」維城要她走幾步給自己看看，翠珍走得很慢的，倒又不十分瞧得出是一拐一拐。翠珍以前在葉家操作，老是穿短衣，說做事便利；這一冬，老是穿長衣，說起來是穿長衣暖和。其實維城識得她穿了長衣，可以遮掩那微跛的走路樣子。維城爲這件事，告訴葉二太太，要請個醫生，給翠珍診治。翠珍不要，當了維城的面，把兩捆柴木，從西屋挾在腋下，走到東屋，表示康健如常。

忽然十二月月中旬了，有一天，黃昏時候，天又有了雪意，冷風從每一個窗罅裏鑽進來。葉二太太笑對維城說道：「今天晚上，可不比昨天晚上，風要一靜下來，河裏的水，怕會結冰。維城，你也陪了黃龍喝幾杯吧。不要多喝，多喝會醉，少喝倒會使身體暖和得多。」維城道：「孀娘不說，我也是這樣想。孀娘，今天晚上，有些什麼菜，還是白天吃的那幾樣菜嗎？」葉二太太道：「現在不要問，問的全知道了，吃的時候，滋味會打一個折扣。」

鄉居沒有什麼事可做，尤其是像黃龍那樣的人，沒有事做，就只有借吃喝來消遣。他和葉家那條黃狗說了幾句話，又和牠奔馳撲打了一回，他往屋子裏一跑，把脖子以下全藏在門裏，卻探出個臉，逗黃狗來追，誰知那黃狗拖着尾巴走了。黃龍罵道：「到底是狗不是人，全不懂得我的意思，我和你一樣姓黃。他媽的，也不知道。」葉二太太在裏邊喚道：「黃龍來喝酒了，你和誰說話呀？」黃龍走到裏邊，看見桌子上擺了四副杯筷，維城先就入了座。他也就坐，問道：「有客人嗎？在那裏？」葉二太太道：「天冷，暖烘烘的，在一塊兒吃，還有我，也有翠珍。」黃龍道：「這才對了。以前，我當做你們怕我多吃菜，不肯跟我一塊兒吃，我吃的，別冤了你們吃的。」翠珍捧了一大碟子醬蛋，閃在喜鵲後面，喜鵲手裏，是端着一個盤，盤裏是鹹鷄，大頭菜，甜醬瓜，酸白菜，幾個碟子。翠珍笑道：「黃龍哥敢又是在說笑話了？」說時，葉二太太翠珍都坐下。黃龍幫着翠珍喜鵲端上碟子，鼻子裏不住嗤嗤的，也笑道：「我聞着這股香味，就像吃過了。準好，大家乾一杯！」黃龍剛把酒杯在桌面上打了個圓圈，要湊到脣邊，何媽又端上個熱氣騰騰的暖鍋來。黃龍忙喝着酒道：「好得不能再好了。哎喲，二伯母，翠珍姊，我說你們是存心在害我。」葉二太太聽黃龍說出這樣話來，疑心他是喝醉了酒，翠珍也張着嘴等黃龍說得更明顯些。果然黃龍又說道：「怎麼是你們害我呢？你們把這樣的好酒好菜款待我，我吃油了嘴，吃膩了腸子，明兒你們不要我

住在這裏了，那我到什麼地方去弄好東西吃？」他的話沒說完，維城和葉二太太翠珍都笑了，連喜鵲何媽也笑了。維城道：「龍哥故作驚人之語，該罰一杯。」黃龍道：「該罰該罰。」立刻喝了一杯，又問道：「二伯母要罰我不要？也該罰。」又是一杯。又問道：「翠珍姊要罰我不要？也該罰。」又是一杯。屋子裏的人，只看見他喝酒，只聽見他說話，喝了酒，說話，說了話，喝酒，越發覺得他可笑而又可愛。葉二太太勸他吃熱菜，他說：「我那裏肯不吃，不吃我便不是黃龍。」

這一頓晚飯，果然吃得一些不覺得寒威在侵襲了。葉二太太吩咐喜鵲何媽先去吃飯，就趁她們不在旁邊伺候的時候笑道：「黃龍，我們想做一件事，你贊成嗎？」黃龍剛把一塊方方正正的醃肉，放在嘴裏，連忙一邊嚼，一邊點頭，一邊高舉着手道：「贊……贊……贊成。」葉二太太一指道：「你是知道的，翠珍本來是我們的老親，她作事也好，脾氣也好，我想就把她做了吾家的媳婦，好不好呢？」葉二太太發表這話，翠珍的臉不期然而然俯了下去；維城倒還保持了原有狀態。黃龍卻把那塊肉嚥到喉裏去，又是把酒杯一揚道：「這該是喜酒了，我是第一個喝城哥的喜酒的人。翠珍姊，你看我喝喜酒。」翠珍把臉一昂，那幾根覆額的鬚髮，在額上飄蕩了一下，又俯了臉道：「二伯母，我不。」

黃龍道：「那還用得着客氣？我做媒。」他把酒杯放下來，一手去扯維城的手，一手去扯

翠珍的手，把兩人的手，在暖鍋上熱騰騰的氣氛裏按住。葉二太太笑道：「黃龍倒是爽快，這樣便算是做媒了嗎？」等黃龍一放手，維城和翠珍也就放手了。維城笑道：「這大概是龍哥的新發明，做媒是這樣做的。」黃龍把兩隻筷子，做一把植在桌面上，得一聲，舉起來點着維城道：「對了，我聽見做媒的人，老是爲蝨子一樣大的事奔來奔去，問男家，問女家，實在是騙酒來喝。我就不這樣，要喝酒，就直着脖子，在脖子上搔上幾搔，說要喝酒，那不就得了嗎？」翠珍把臉迴到黑暗裏撲哧一笑。葉二太太道：「黃龍，你喝你的酒，我倒想問一問翠珍。翠珍，你說好嗎？」翠珍回過臉來，對葉二太太看了一眼，搖搖頭道：「二伯母，我不。」翠珍還是說這話，不由得不使葉二太太和維城有些詫異。翠珍卻又說道：「在以前，二伯母說了這話，我真不打算再說一句話。現在我是已經死了又活過來的人，在二伯母面前，一輩子做個使女。我已快活的了不得，不再想享什麼不該享的福。況且……」葉二太太道：「況且什麼？」翠珍道：「況且那姓衛的沒有下這毒手的時候，我看二伯母的意思，城弟的意思，都想提這件事，我心裏是歡喜了。不想我的福薄，才這麼想一想，便想出了禍來。現在我是隨便怎樣不想的了。況且……」葉二太太想，又是一個況且。翠珍已是接着說道：「況且我現在已是個殘廢了，世德堂葉家，是不能娶一個殘廢的兒媳婦的。」黃龍倒是偷偷的在一旁喝酒吃菜，又豎着耳朵聽說話。維城卻把手一擺，笑道：「剛才孀娘說的

話，告一段落。翠珍姊，我說你的腳是受了傷，你偏是不肯承認，現在只有請醫生。前回跟我媽治病的是誰？」葉二太太道：「那是黃石甫，還有西醫林紹邦。」維城道：「治這病，總是西醫奏效快一些，就是林紹邦吧。他是北鄉人，和我舅舅的家，離的不遠；龍哥，你明天給我走一遭，把林醫生請了來，快些治好了，我們快快活活的過新年。」黃龍把胸脯一拍道：「我一定去，他不來，我把他扯了來。維城哥，我住在這裏，什麼都好，就是把我悶死了，明天，我去請醫生，那你就不能攔住了我不許出門。我仰着臉，喝一口西北風，也是會快活的。維城哥，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明天你不許翻悔。」

翠珍聽他們這樣說，連忙搖搖手道：「快不要這樣，城弟要給我請醫生，黃龍哥又肯給我請醫生，我真是從心裏感激出來，可是不能這樣辦呀。林紹邦是鄉裏一個聞名的醫生，他的車在路上走，人家就得問是上那裏去，是給誰治病。他來了，又得問這腳怎麼會這樣的。我想這幾天，姓衛的，他的兒子也死了，老頭兒老虎樣的忽然栽了個筋斗了，不肯就這麼歇手；這幾天沒有動靜，也許是他在想什麼詭計出來，我們再要漏一點風聲出去，啊！我真不敢再想下去。二伯母，你給我想一想，我的腳，過一年兩年也不礙事的，爲什麼要請醫生請出些禍事來？」葉二太太點頭道：「翠珍的話也對。剛才維城說婚姻的事不談，現在醫生的事也不談了。暖鍋裏的炭熄了，讓喜鵲加一些炭下去，炭旺了，你們吃飯，好不好呢？」

維城道：「好的。」黃龍也說道：「好是好的，不過明天我還是不能出去，這又得悶死我了。」翠珍是已吃完了飯，幫着喜鵲把暖鍋端在盤裏，她也慢慢的跟了喜鵲走到裏邊去。葉二太太笑道：「你們姊弟，都說得過分一些，一個說是殘廢了，一個又急急忙忙給她請醫生，各人說各人的話。」

到了第二天，請醫生的原議自然作罷了。飯後，黃龍還沒忘了葉二太太的吩咐，白天睡覺，黑夜巡邏，在後一進屋子裏呼呼呼睡着。維城手裏拿了一本史記，翻了翻，實在沒心緒再下去；又覺得手露出在衣袖外，有些冷，便把書捲了，往袖筒裏一塞，手也跟着往袖筒裏一塞，左手塞在右邊，右手塞在左邊，站起來。走到翠珍房外，先把腳聲放重了，問道：「翠珍姊，你沒睡嗎？」翠珍忙迎出來，笑道：「白天睡，究竟不慣的。」維城不等翠珍請，逕自走了進去，笑道：「是的。」這一間屋子，便是費長河派了人來，把翠珍在這裏打刼去的，所以維城坐了下來，說道：「翠珍姊，你住在這屋子裏，一定是會觸目驚心的了？」翠珍傍着牀欄一靠，答道：「以前的事，我老是當他是前一世的事了，也不怎麼去想了。」他把手從袖筒裏拿出來，那本史記也帶了出來，便放在桌子上，還把手搓了一搓。冷。」

維城要翠珍坐下，翠珍便坐在牀沿上。他一笑道：「我說話說到了軼出範圍，你不生氣

嗎？」翠珍道：「我從來不曾生過城弟的氣。」維城道：「現在沒有第三者在旁，我有一句從心坎裏發出來的話，想問一問翠珍姊。便是昨天晚上和嬌娘說的，把翠珍姊做我們家裏的媳婦，翠珍姊是沒有同意；不知道除了殘廢，還有其他的理由嗎？」翠珍似乎是想了一想，臉上也沒泛起什麼紅暈，笑道：「城弟放着葉家的真正媳婦不去問，怎麼問到了我？這事我是千思萬想的了，只有陳國芳小姐，配，別人都配。城弟，我也是從心坎裏發出來的話，我一些也不懂得打謊，你照我說的做了，我一輩子不會後悔。」翠珍說到下半截，喉頭有些哽咽，但還帶出了些笑聲。維城道：「你是一片至誠，真使我感激得沒有話說，可是我倒把陳國芳忘懷了好久了，你看，她多少時候沒有信來了，我多少時候沒有提到她了。」他一邊說着話，一邊翻着史記，也是和翠珍一樣的，哽咽裏帶出些笑聲。翠珍牽着衣角，捲了捲又放直了，對維城望了望，又把眼皮垂下了，說道：「你和陳小姐疏遠了，自然腦筋裏沒有她，倘然陳小姐也和我一樣在世德堂住下來，一定你腦筋裏有了她，她腦筋裏有了你，你自然覺得陳小姐是最配做你新夫人的一個。城弟，陳小姐來了，她也像城弟，喚我一聲翠珍姊，我有天大的憂愁，也都沒有了。」翠珍把臉偏過去，望着門外；不是怕門外有人進來聽了話去，她是怕維城眼睜睜的來看着她的臉。維城笑道：「她，她忙呢，她是要給國家社會出力的人，不是肯給家庭盡力的人。翠珍姊說她是最配做葉家媳婦的一個，我說她恰恰是不

配，我也沒有心緒去找她，連寫一封信，也都懶得動筆，這是你知道的。我以前總覺得婚姻的事，雖然不要拘泥着古人三十而娶的明訓，但也覺得應該放在得到職業之後。現在，我爲了另外一個原因，覺得需要成家，成家之後，再立業也不爲遲。翠珍姊，我的話，不能再說的使你動聽，只是這麼老老實實的幾句。我也曾跟孀娘商量，孀娘的意思，說要把我們倆的出生年月日時，給算命先生推算一下，我也贊成。大概她是給我們倆偷偷的算過了，聽她說，不能十成好，也得個七成好，有七成也夠了。翠珍姊你別笑我，我現在腐化的了不得，只要人家說好，我沒有不說好，不是幾年以前那股醉心歐化的樣子了。翠珍姊……」他扔了手裏的書，走到翠珍面前來。翠珍還是望着門外，直等維城走的和她只有尺許距離了，她一看，忙紅了臉站起。

維城牽着翠珍的手，笑道：「我們到孀娘屋子裏去，孀娘在做什麼，我猜她又是架起了眼鏡看帳簿。」翠珍坐了下去道：「我不去，城弟，我真的是一個廢人了。」她怕維城不信，把衣襟撩起來，又把褲腿也撩起來，把襪統一翻，在膝蓋旁邊，露出一個被衛少雲用熨紅了的鐵針刺的針孔。針孔在淌出黃水來，周圍的皮膚倒是焦黑了。維城道：「啊！怎麼這樣的，別說身受的，我現在看了，還是打一個寒噤。」就在那針孔邊，忽然掉下一點眼淚，翠珍是哭了。維城道：「你也太苦了。真不錯，愛之適以害之，我爲了愛翠珍姊，把翠珍姊接到家

裏來，顛倒使翠珍姊受了這樣的痛苦！」他很迅捷的把翠珍的手，重重的握了一下。

葉二太太在外邊走進來，笑道：「我說怎麼兩個人都不見影子，原來你們在這裏。咦！哭了吧？」翠珍和維城，不約而同擦着眼皮，說道：「沒有。」葉二太太真給維城猜着了，是戴着眼鏡，她走到桌子旁邊，又笑道：「這書是維城帶來的嗎？念書是挺好的，怎麼又傷心起來？你們的事，難道是當面談過了？當面談更好。那一個男人不娶媳婦，那一個女人不嫁丈夫，你們都不是小孩子了。」維城一笑道：「翠珍姊她要去和陳國芳談親事，這實在是捨近圖遠了。」翠珍立刻接口道：「是的，我是這樣說，二伯母你幫着我勸城弟，城弟是葉家的獨子，他的事，不但是他一個人的事，還關係着葉家的將來，我這個薄命的人，決不是擔得起這個干係的人。」翠珍很光明正大的說着這話，一些也不帶怯懦和羞澀。

葉二太太不能爲他們排難解紛，只能付之一笑道：「等過了嫂子的周年，過了新年，你們再細細的想上一想，現在別談陳小姐了。我說，葉家的新婦，不是陳小姐，便是卞小姐，反正是你們兩個人裏去挑。」維城也跟着笑道：「孀娘說的是。」葉二太太道：「維城，你到外邊來吧。」維城跟了葉二太太到外邊，葉二太太和他商量，葉太太的周年紀念，要不要做水陸道場，倘然要大舉，那就非得舉債不可；倘然只是來一次家奠，邀幾家親戚來吃飯，那就不需要借什麼錢。維城的意思，是以節儉爲是，做水陸道場，鐃鈸叮噹，煩惱得人

頭昏腦脹，於死者無益，於生者也算不了是盡了孝心；逢到周年紀念，誠意倒是第一，形式上的熱鬧，是不需要的。維城又料到母親的逝世紀念日，是陰曆十二月二十八日，這個日子，親友家裏都有事，不見得能分身了來。他這麼一說，葉二太太決定不再有所舉動。

又是一天，翠珍也在屈指算着葉大太太的一周年還有幾天。她去暗暗的叮囑阿興，要阿興上花港問紅旗張的船那一天上上海去。阿興回來說，就是今天晚上開船。翠珍忽的在房裏收拾出一個包裹來。喜鵲看見了，問道：「翠珍小姐，你要上那裏去嗎？」翠珍道：「我想到上海去，一兩天便回來的。」喜鵲覺得這也是個新奇消息，忙去告訴葉二太太，葉二太太還不信喜鵲的話；信雖然不信，可不能不來問一問翠珍。翠珍正把一雙棉鞋塞到包裹裏去，回身看見葉二太太，忙笑道：「二伯母，我想往上海去請陳小姐來，一天便回來。如果陳小姐還是和從前一樣的脾氣，聽見大伯母一周年，她沒有個不來的。這幾天，陳小姐學堂裏是放學了。」葉二太太笑她事前一些也不和人商量，又憐她決心要把葉家新婦這一席，薦舉陳國芳，便擺一擺手說：「那不必。」葉二太太舉了許多理由，阻止翠珍上上海去，翠珍還不能死心塌地從命。只有一個理由，說衛家的事，還在查究誰是把衛少雲打死的，你是案中人，怎麼能出去拋頭露面。這話差不多是一針見血，翠珍這才把上海之行作罷。葉二太太告訴維城，維城一笑道：「她自己的脚，倒不怎麼着急醫治，反而急於要去找陳國芳，她那偉大的

精神，我真佩服她。」

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七日，葉家真沒有什麼舉動，到了下午，葉二太太才讓阿興和何子興上花港去，買魚肉蔬菜，還吩咐道：「倘然有人問起，別說我們太太是去世一周年了。鄉裏的風俗，聽見人家有事，都得送禮。我們沒預備，不敢受人家的禮。」阿興和何子興都惟命是從。從花港回來，靜悄悄的把魚肉蔬菜送進廚房。葉二太太派了阿興和徐全福，幫何媽洗菜煮菜，廚房裏倒是熱鬧得很。維城心裏一陣難過，背了翠珍和黃龍，走到雙梅書屋。二樑上掛下一盞三星保險燈，燈光慘淡，照見四壁上一切靜止着。維城抬頭看了他父母的遺像，心想明天就得把遺像請下來，供到世德堂上去，那麼今天晚上，先該把框子和玻璃擦一擦乾淨。他一步步走近遺像面前，不期然而然虔誠地鞠了一個躬。他又擡頭一望，看父親的臉，是弈弈如生，母親的臉，却愁眉不展。想到母親爲甚愁眉不展，不由一陣傷心，眼淚是再也禁不住往外直淌了。他心頭只是像被一塊石頭壓着，壓的隱隱作痛。他擦着淚眼，雙手先把母親的遺像拿下來，放在桌子上，又把父親的遺像拿下。父親的遺像，可不比母親的遺像，掛上去的日子久了，釘子是跟着銹了，繩子也有些爛了，繩子上和框緣的灰塵，也積得更厚了。維城才把鏡框擡一擡，「拍」一聲，那鏡框便掉到地下來，連伸手去搶，都搶不住。他忙着隨了鏡框俯身下去，把鏡框端起來，回身放在桌上。可是一方玻璃，已經碎成了

七八方，有幾方已經不在框子裏。維城張了嘴，心中有了說不出的慚愧。他想着家裏還有好幾個鏡框，不知道尺寸是不是和像片相符。他把框子翻到背面來，去了一塊底板，想把父親的遺像取出來，另外去裝框子，可是驚人的發現，就發現在這時候。

在底板和像片的中間，夾着一張不是四寸便是六寸的男子半身像片。有這麼一張像片，是不奇，奇就奇在像片旁邊的題款，右邊是「惠芬女士惠存」六個字，左邊是「程炳謹贈」四個字。他眼簾裏耀進惠芬和程炳字樣，不由得他不驚異了，驚異得幾乎使他發狂了。惠芬是葉太太的名字，程炳是有殺父之仇的仇人，如何不要驚異？他突然的走到門口，把兩扇門掩上了，再回到桌子旁邊來，捧起像片，細細一看。一看，是看程炳的字，並沒有錯誤；再看，看那影中人程炳，倒也方面大耳，在二十幾到三十的年齡。他把左手捏了像片，右手却握了個拳頭，對程炳臉上試一試；一邊又咬緊了牙齒，咬得吱吱的。如果眼睛裏真能出火的話，他的火早已冒出來了。他的心，在腔子裏卜通卜通的跳，把拳頭拍着胸脯口，想吐一口氣，可又悶的吐不出來。他再一看時，程炳的臉，像是在那裏見過的，只是想不起在那裏見過。把像片放在桌子上，捧了頭思索一下，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又對像片看看，終於被他想出來了。

程炳像誰？有一些像陳國器，又有一些像陳國芳，這是維城的新發現。陳國器和陳國

芳，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像了陳國器，自然會像陳國芳，只是這個程炳怎麼會像陳國器的呢？維城經過時間的消逝，把憤怒蛻變而為深思；坐在椅子裏，緊蹙着雙眉，昂頭，低頭，把兩手托着下巴頰，又托着後腦杓子，閉了眼想陳國器是一個什麼型，這殺人的惡魔又是一個什麼型。想的他忽然怪叫一聲，同時把右手打在他自己大腿上。這怪叫一聲，倒是引出雙梅書屋外邊的大笑一聲。黃龍在外邊哈哈大笑，接着門也給拽開了，一脚闖進來道：「你原來在此地，我說到了什麼地方去了。我起先想，不見你，也不見翠珍姊，你們小兩口子，唧唧噥噥躲在那裏說話去了。我倒是想錯了，你原來在此地。裏邊有沒有翠珍姊，別在人面前說的光明正大，在人背後，姊呀弟呀的喚得熱鬧。哈哈！」維城在知道黃龍來時，早就搶到桌子邊，把程炳的像片往衣袋裏一塞，裝做沒事。看黃龍醉醺醺的搖擺着身體闖進來，又說了不倫不類的好些話，便說道：「別瞎說，是我一個人在屋子裏。你看，我想把先嚴先慈的遺像都拿下來，不料一不小心，把玻璃打碎了，這怎麼辦？」黃龍道：「打碎了，在那裏？哦，這桌子上的，是不是？」他一看，一張是葉太太的像片，又一張，把他翻過來看，一翻時倒又讓破碎的玻璃，七零八落，掉在地下，掉在桌面上。黃龍雙手一張，舌頭一吐道：「你倒是沒有打碎，我纔是打碎了。怎麼的，這個玻璃，老了，不中用，一碰就碎了。」他忙不迭從地上拾起碎玻璃來，裝在框子裏。維城道：「碎了，還有什麼用呢？」黃龍把手

一拍道：「我想起來了，東屋裏有着和這一樣的框子，我去搬過來。這是誰，這是你老子呀。啊，對不起，對不起，他要活着，那我一定是挨了他的罵。」

黃龍走到東屋裏，把堆在屋角裏的三四個鏡框搬了過來，維城比一比大小，比原來裝像片的框子，只小得二三分，那就索性把葉太太的像片也取出來，換上一樣的框子，同時把玻璃擦乾淨了，繩子也換了新的。翠珍從裏邊走來，笑道：「城弟，你忙甚麼，要明天才請到世德堂上去呢。」黃龍告訴她，已經換了鏡框，翠珍又笑道：「到明天取下來，不是不會打碎玻璃了嗎？」維城有一件心事，蘊藏在肚子裏，看見翠珍笑，只隨和着顯出不自然的笑。當時，把兩個裝置像片的鏡架，安放在桌子上，反而催着黃龍和翠珍去就寢。

維城獨自摸索到先前的寢室裏，點了燈，把釘在壁上的陳國芳像片，和懷裏的程炳像片一比，那就使他悲傷，憤怒，懊喪，溶成了一片。看國芳和程炳，眉宇之間，口輔之間，處處都相肖，這可斷定這程炳便是陳國器陳國芳的父親；便不是父親，陳國器陳國芳，一定全是程炳的私生子。若說程炳是和國器兄妹，也是兄弟兄妹，那年齡便不對。可不明白程炳爲什麼姓程，而國器兄妹爲什麼姓陳。這許多思慮，在維城腦筋裏，轉轆一般轉着，嘴裏便不期然而然的念着。他自己不覺得，黃龍却掩了進來，把維城冷不防抓住道：「你讓別人去睡覺，你自己呢，倒不想睡覺。啊，這娘兒們是誰，不是陳小姐嗎？我什麼都明白了，你原來

在想陳小姐，怪不得你不要翠珍姊了。哈哈！」

十一 仇家

黃龍說話的聲音，他自以爲輕得無可再輕了，然而聽在維城耳朵裏，還是和焦雷一樣的，他把黃龍抓住他胸襟的手拿了下來道：「請你不要和我開玩笑。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我什麼都尊重你，就怕你不管三七二十一亂嚷。嚷是有害無益的。」黃龍道：「我不嚷，我不嚷，誰願意嚷，是你的兒子才嚷。你告訴我，這陳小姐，做什麼，你真想把她做老婆嗎？」維城也把他無可如何，只好乾笑了一聲道：「到了你的嘴裏，什麼都變成粗獷了。老婆老婆，怪難聽的。」黃龍笑道：「不是老婆，是陳小姐。你告訴我，你在做什麼？」維城一想，向來引黃龍爲知己，什麼話都告訴他，黃龍也看得自己是他的哥哥弟弟，只要他力量能做得到的，他都肯做，照理，這件天大地大的事，也該讓他知道，他也許能助我一臂之力。

維城把黃龍捺在椅子裏，說道：「龍哥，我現在又遭遇到了一個難題了。」黃龍道：「難題，你說，我給你做去。我這幾天，手裏腳裏，都要閒出病來了。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他老是那樣，一邊說，一邊拍胸脯。維城又把黃龍按了按，怕他站起來。坐在他對面牀沿上，擺一擺手道：「我說的難題，真是難題了。你要聽我話，第一是不要聽的跳起

來，第二是不要聽的嚷起來，你能依我這兩個條件，我才能說給你聽。」黃龍看維城慢吞吞的說着，他又耐不住了，從身上東一掏西一掏，掏出一方滿是油漬的手帕，扔給維城道：「我一切都聽你，你怕我嚷，你就把我的嘴封起來；你怕我跳，你就把我的腳紮起來。我總是聽你的話，不嚷也不跳，封起來紮起來，可以隨便。」維城道一聲好，把陳國芳的像片和程炳的像片，放在一處，問道：「你看，這兩個人是不是有些相像？」黃龍直着看，橫着看，說道：「果然像，這漢子是誰？他身上穿的還是皮馬褂，這個打扮，從前有，現在沒有了。」維城道：「我也不認識這漢子是誰。我告訴你聽：這個人就是謀害我父親的，他是我的仇人。這個像片上，他自己親筆寫的，姓程，單名喚個炳字，就是程炳。」說也奇怪，黃龍聽說這人便是殺維城父親的，他會突然的紅了眼睛，喚一聲「啊！」把那張程炳的半身像片擎在手裏發抖。維城道：「你又來了，你聽我往下說。」維城把過去的事約略說了一遍。說到鏡框掉下，把玻璃打碎，才發現這一張像片。黃龍給維城說話的態度感動了，也變得和緩一些，說道：「你的話不對呀！你說他是陳小姐的老子，老子姓程，女兒姓這個陳，怎麼說？」維城道：「你這個念頭，我也想到的，不過程炳不能先前姓程，後來改姓陳的嗎？我記得國器國芳的父親，是陳猶龍，我沒見過陳猶龍；你也沒見過陳猶龍，不能確定他陳猶龍便是程炳罷了。」黃龍道：「這倒不管他，維城哥，你現在打算怎樣？倘然程炳真是陳小姐

的老子，你能看在陳小姐的面上饒了他嗎？」維城給黃龍一激，也是氣紅了眼睛道：「這是什麼話！你讀書不多，先前讀，也不會用心去讀。父母之仇，不共戴一天，古人就這麼說。只要是程炳本人，我就殺了他的，有他沒有我，有我沒有他。我管不了他是誰的父親。」黃龍道：「你這話對。我剛才的話，不過是試試你，你既然這麼說了，這事情便好辦，你交給我辦，好不好？」

維城有些驚異黃龍的胸有成竹，問道：「你說好辦，是怎麼辦？」黃龍道：「噢，你是讀書人，你倒不能聰明過我了。陳小姐的地方，你是知道的，只要我拿了你一封信，去問一問陳小姐，你的老子是不是程炳。她說是的，一刀下去，管教程炳腦袋和肩膀分了家。她說不是的，那不能隨便殺人，還是把刀子往襪統裏一插，走回來告訴你不是的。維城哥，你連這個都想不到。」維城道：「胡說白道！那有這麼容易的？你把天下的事情看得都像殺一個螞蟻一樣輕。不能不能！你要這樣去做，不是個俠客，不是個勇士，變了個莽漢了。我現在想想，倒是不敢和你商量的了。」黃龍放了像片在桌子上，把維城的手捏得緊緊的，笑道：「維城哥，我是故意這樣說的，我心裏不是不明白，我要細心起來，比翠珍姊還細心。我這樣說，是讓自己心裏痛快痛快，也讓你痛快痛快，我又不是一個獸子。哈哈！」兩個人不知不覺把說話聲浪放高了。黃龍來了個哈哈，維維才搖搖手不許他高聲。

維城還是把像片收拾起來，和黃龍相約，只裝沒事一般，踱到廚房裏去看了一遍，就回到房裏睡了。次日，很早就來了幾個女戚，像大姑母二姑母等，族裏也有幾個人來了；厲又樹到正午時分才來，吃了飯就走。這爲的是歲暮天寒，各人有各人的家務，都趕在年內料理，看葉家沒甚舉動，來了就走，也不見得有什麼不合理。維城看了供在世德堂上的父母雙親遺像，在上祭的時候，把幾天以前預先擬好的祭文，顛巍巍的拿在手裏，雙膝下跪，雙淚直流，只念了一句，覺得鼻子裏喉嚨口，全是給淚珠兒湧塞住了。擦了擦眼皮，再睜眼看時，那寫在黃紙上的字，那裏還有一個字看得出來。葉二太太正走到堂上，驚異道：「維城，你做什麼？」只問了這一句，維城是一陣眼花，往前一聳，就倒在地下。這正和前一回翠珍暈倒在孝幃裏一樣，驚動了男女親屬。大姑奶奶二姑奶奶搶到前面去扯維城起來；外邊黃龍也得了消息，搶進來，一把，把維城抱起。維城放聲大哭，哭的誰都悵觸萬端，淒淒惶惶起來。

在世德堂上的人，只有黃龍獨標己見，說道：「你們別勸維城哥，一個人不痛快了就得哭，哭得越兇，越是痛快。我也是常常這個樣子的。」葉二太太道：「黃龍，你先把他攙扶到房裏。喜鵲，你快些去擰了手巾來。」黃龍道：「維城哥，你聽二伯母說嗎，可以不必哭了。我們過一天，等我把不快活的事情，放在腦筋裏，我們一塊兒哭，哭一個天昏地黑。現

在，你可不必哭了。」維城哭了一陣，真是突然的不哭了，也不要黃龍攙扶到房裏去，也不要喜鵲擰來的手巾，他把手指揉了揉眼皮，還是一跪，想把那篇祭文繼續讀下去，可是不能呀，葉二太太把那篇滿是淚痕的祭文，在維城手裏拿下來；黃龍還是把兩手往維城腋下一摟，拖起來；許多女戚，誰都要勸解幾句。黃龍道：「剛才我讓你哭，現在我可不能讓你做孝子了。大伯母，你兒子要做孝子，我不讓他做了。」他對着葉二太太的遺像點點頭，把維城帶扶帶扯，扯往房裏去了。跟了黃龍上房裏去的，第一個是翠珍，翠珍紅了眼皮笑道：「城弟，你躺一會吧。」堂上許多女戚，咨嗟嘆息着。葉二太太把那祭文焚化了，勉強笑道：「我要知道他會這樣傷心痛哭，我倒不給大嫂子上祭了。這孩子是至性至情的人，黃龍說的話也不錯，讓他哭一個痛快是好的。這事情也是個不湊巧，聽說昨天晚上，就把他爸爸鏡框上玻璃打碎了，先是個不吉利。」大姑奶奶道：「葉家，就剩了這個孩子，他爸爸，他媽，都沒看他娶了媳婦就過世了，也怪不得他要哭。我們姊妹，閒來提着維城，就覺得鐵石人也是要心傷淚落的。」二姑奶奶道：「可不是麼？」堂上正在這樣談論，從維城房裏突然傳來尖銳的一聲，把葉二太太等嚇了一跳。

在這多事之秋，聽這麼一聲，誰都要驚奇，葉二太太等，一窠蜂似的奔到維城房裏。翠珍笑道：「黃龍哥在逗城弟笑呀，沒有別的事，我知道二伯母，和姑媽們，都要着急的。」

葉二太太看維城躺在牀上，閉了眼，神色還和平常一樣，就放心了。問他要喝茶不要，維城睜眼道：「不要。鼻子裏像是塞住了。」葉二太太道：「這是你哭的緣故，不是病，不妨事的。好了，上祭的事你別管了，你靜養一會吧。」維城點點頭，要喜鵲端椅子讓大姑奶奶二姑奶奶坐。葉二太太道：「我們姑嫂還是往外邊去，讓翠珍黃龍和他做伴。黃龍，你別和他開玩笑。」黃龍道：「不敢不敢，你們都去，現在只有我識得維城哥的心，把維城哥交給我，是最妥當不過的。」

到了傍晚，連女戚們都散了，翠珍也覺得腿上的創傷在隱隱作痛，喝了一口稀飯，見維城沒事，她就躲到牀上去睡了。維城對黃龍說道：「天又比昨天冷了。你給我去看看，我爸爸我媽的像片，已經請回雙梅書屋裏了嗎？」黃龍道：「我去看。」走到外邊，又回頭來問道：「你說天冷了，才叫我去看的嗎？他們是住在玻璃框子裏的，冷不冷，和他們不相干。」維城在牀上嘆息了一聲道：「關係果然沒關係，不過反過來的話，假使父母還都在世，天冷了，他們就會想到孩子是冷了吧。」黃龍連忙答應幾聲是，走到世德堂和雙梅書屋一看，走回房裏告訴維城道：「兩位老人家都在雙梅書屋裏了，他們好好的，你放一百個心。」維城看夜深了，才又提起程炳的話道：「我想過了，我沒有你幫助我，我是不能成功的；要完全把這事交給你，你也是不能成功的。我想再隔着一兩天，便是陰曆新年，這陰曆新年，照理

是該快樂逍遙的，我們利用這個時機，我和你出去一趟。」黃龍問道：「出去一趟，到那裏呀？」維城道：「那裏去，我現在還沒決定，反正是和你一塊兒出去。你要知道，爲什麼到陰曆新年出去，因爲陰曆新年出去，我孀娘便不會疑心我們去做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我還料得到，問孀娘要個一百二百塊錢去賭博，去吃用，她想到一年裏難得有幾天，也就慨然允諾了。我們拿了錢……」黃龍道：「有了錢，別的再也不要什麼了，刀子，我有，有了刀子，不再要手槍；手槍帶在身上，搜出來就是個罪名，刀子不比手槍，便是搜出來了，刀子充了公了，那我還有兩個拳頭，拳頭也一樣的能結果人性命，你不信，衛少雲就是個例子！」維城一驚，忙搖搖手，擡頭看了看門口，又對螭窗的幾個小窟窿注視一下，說道：「你不能提名道姓呀。」黃龍一笑道：「對不起，我倒又忘了，我的話是實話，現在你說話了，你說拿了錢上那裏去？」維城道：「我預算着至少有三處地方要去：這個程炳，原是蟻墩鎮人，第一應該到蟻墩鎮，我們到了鎮上，先探聽這個程炳到那裏去了，他是不是改姓了陳。如果這個程炳搬家了，或者有人知道是改姓陳，那就八九不離十，我們趕快往雙橋鎮去找陳老太太。陳老太太是陳國器陳國芳的祖母，他們鄉裏的家，現在是住在雙橋鎮，我和阿興都去過，我們只要走到陳老太太那裏，問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如果問出來了，又是八九不離十，趕快往上海去找陳氏兄妹。有了兄就有妹，有了妹就有兄，有了他們兄妹，就有他父

親，我們到那個時候，再也不顧一切。我們只認定他是仇人，不問他是什麼地位，有什麼勢力，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是想定主意的了。」維城說到這裏，咬了一咬牙齒，把拳頭一拳打在桌子上，桌子上的水盂，水盂裏的水，潑了出來，這顯得維城是悲憤到了極點了。

維城說得過了火，不知不覺悲憤到這個地步。這就給黃龍拿着了把柄，把維城的手捉住道：「維城哥，你也不能大驚小怪的嚷呀！」維城道：「這實在是按捺不住了，才這樣。黃龍哥，我的話說完了，你以後是我的參謀，有許多的事情，要和你商量。不過你得少喝一些酒，你多喝了酒，自己就不能做主了。」黃龍道：「沒這個話，越是有酒在肚子裏，膽在酒裏一浸，膽就大起來了。不過維城哥的話是好話，我總是看事做事，有時聽你的話是了。」兩人的話，算是結束了。一眨眼便是大除夕，葉二太太和翠珍商量着度歲，世德堂上，雙梅書屋裏，都點了明晃晃的紅燭，從裏邊直亮到外邊。今天是破了門雖設而常關的常例，非但大門敞開着，連籬門也開了。阿興何子興等，已是磨了磨掌心，準備在新年裏賭一個暢快。他們聽說黃龍是開過茶館的，要說賭錢，他便是賭錢的祖宗。阿興曾經問過黃龍，黃龍答應他在新年裏玩，所以他們在可能範圍之內，等着新年的到來。

阿興等探頭探腦在向內睜望，籬外却被那條黃狗引進一個不速之客來。那客提了一盞什麼縣正堂字樣的燈籠，是什麼縣，看不出來了；又撐了一根拐杖不像拐杖司的克不像司的克

的棒；走一步顛一顛，顛一顛又乾咳一聲。從燈籠的燭光，反映上去，讓阿興等看出來的是衛雲卿，不由驚異起來。阿興第一個往裏跑，一邊跑一邊喚道：「衛雲卿來了！」這一聲，衛雲卿在外邊應道：「喂！你不要嚷，我是找你二太太和少爺來的。」說時，他已然進了大門口，他也像阿興那樣忽然走的飛快。他只往燈光明亮的地方走，只往屋子裏有人的地方走，這就走到了雙梅書屋。屋子裏，葉二太太維城都已站了起來。衛雲卿把棒和燈籠，都放在桌子上，接着又把肩上那個青布袋，也拿了下來。

在維城看衛雲卿，看出他比前回矮了一些，又老了一些，那臉，簡直是爲了兒子死去更猙獰了些。維城一想到翠珍在他家裏所受的苦楚，恨不得立刻捏了拳頭，立刻喚黃龍，立刻把這老而不死的傢伙，打他成一個人餅。可是葉二太太早誥誡過他了，說無論如何得忍一忍，他才咬緊了牙關，臉上還得裝出一副笑容來。衛雲卿向他們母子拱拱手，笑道：「今天是大除夕，葉府上有一點零碎帳，還不會送過來，所以老朽要來跑上一趟。老朽的狗腿，跑一趟原不算什麼，不過自從少雲死了，精神大不如前，走得沒幾步，便會累，讓我坐一會吧。」葉二太太喚阿興端一個椅子給他坐，問道：「衛財主，我們那一筆押契的錢，是說定了要過年才還，此外好像沒有什麼帳了。」衛雲卿忙從青布袋裏，掏出一本帳簿，從第一頁翻得十幾頁，翻出葉世德堂的戶名下，某月某日，付息尾找六元三角一分，又某月某日，洋

價作小相差額三元三角二分，兩共九元六角三分。他把燈籠的光，照給葉二太太看。葉二太太道：「我叫阿興送錢給你，不是說過這個尾找，大家不算了嗎？洋價作大作小，我們全不知道，你怎麼還掛上這筆帳？」衛雲卿吹滅了燈籠，笑道：「這不能。積少成多，數目都是從小數，一一得一積起來的，沒小數積起來，怎麼會成大數？二太太，二嫂子，我們過去的交情，並不在這幾個錢上分出厚薄來。你看我，這麼冷，這麼晚，這麼老，還在奔，可知道你是不能少我的了。」維城實在看不慣那副嘴臉，便冷笑了一聲道：「這些錢，你要了來，將來預備傳給誰？若然是說娶了姨太太生兒子，那倒還有得望穿秋水。」葉二太太道：「維城，你別和老人家一般見識，十塊八塊錢，算不得甚麼。衛財主，我現在給你十塊錢，我想，這零找，做了你的脚步錢吧。」

◎ 葉二太太掏出十塊錢，衛雲卿沒收錢，先拱拱手，收了錢，又拱拱手，笑道：「謝謝！葉府上到底是詩禮傳家，不和那些錙銖必較的人一般見識。謝謝！」他把一張十塊錢的鈔票，拿在手裏，雙手撩起那件七破八綻的棉袍來，塞了半晌，纔塞下去，又笑道：「你們令親，那位大小姐，在府上嗎？」葉二太太對維城看了一眼道：「誰？翠珍小姐？衛大財主，你不提我倒忘了，你一提，我正要問你，翠珍小姐現在到了那裏去？不錯，我們辦過一回交涉的，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你應該把翠珍還給我們了。」衛雲卿把鬍子一搖，又是向左

右一披，張張嘴哈哈地笑道：「二嫂子，我們在真人面前，不該說什麼假話。我聽人家說：卞小姐是早就在你們府上了。那天晚上，是出事的那個晚上，嗚嗚嗚一陣風，把八仙中的二仙，一仙是呂純陽，一仙是鐵拐李，呂仙把那拂塵一拂，卞小姐便雙手拖在拂塵上，飄飄蕩蕩到了府上；那鐵仙，把拐杖往我畜生兒子胸脯口一抵，畜生兒子便搖搖擺擺跌在地上。卞小姐怎麼不在府上？」維城張了張嘴，葉二太太忙說道：「你在胡說白道，你聽人家說，聽誰說的？」衛雲卿道：「告訴你也不妨，先是胡大仙說，後來別人也這麼說，怎麼叫我不信？二嫂子，二太太，我一生就是做了這麼一件吃虧的事。先前給費長河詐去的一筆錢，至今沒撈到一個本錢，倒又陪上了一個畜生兒子。哈哈！我現在是哭不出來才笑的。卞小姐倒是沒關係，安然的在府上。」葉二太太和維城，兩個人都極力辯白翠珍沒有下落。衛雲卿嘆息了一聲，問阿興要了一根火柴，把燈籠點起來，一手提燈籠，一手撐拐杖，阿興把青布袋幫着他放在肩上，順便捏了他一把。衛雲卿白瞪着眼走到門外去。還沒走出籬門，雙梅書屋的裏間，先跳出一個黃龍來道：「我要打死他這老賊！我真氣破了肚子！」接着，翠珍也閃了出來。葉二太太看黃龍一臉怒容，就喊道：「誰都不許走出去！」先喊了一聲，然後緩和了語氣，說道：「他會作惡，就是自作自受，我們爲什麼要和他一般見識？」爲了葉二太太一說，誰都不願意違背她意思，黃龍把舉起來的腳步停下了，翠珍望着黃龍的臉和維城的臉。

維城道：「這老傢伙一定要說翠珍姊在我家裏，他還是實在知道了呢，還是本來不知道故意這樣說的呢？」葉二太太道：「這倒不怕他，翠珍本來是我們的人，他指使着費長河來搶去的，他不追究也罷了，一追究，他顛倒擔上罪名了。」維城道：「搶人的罪名到底比殺人的罪名輕，連累着黃龍哥的案子也發覺了，也不合算。」

大家談論了一回，衛雲卿早走的很遠了，四野裏先後放着鞭炮。黃龍把桌子一拍道：「年初一到了，一年只有一天，二伯母，我先給你拜年。拜了年，你再也不能罵我了。」他抱着拳向葉二太太拱拱，接着又說道：「來，我們來耍錢，來一個小輸贏，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是主子，是底下人，二伯母你也來。我們多不要來，到天色大明，輸了的不許翻本，贏了的，也不要擔心再會輸。來來！」葉二太太爲了黃龍有言在先，倒也不能駁斥他，況且又到想了已是夜半，真的是又一年的大年初一了，新年裏賭錢，正是少年人應有的樂事，便笑着點點頭道：「我對這個，一顆骰子是幾點，一副牌有幾張牌，我全不知道。你們來吧。」葉二太太一說，外面的阿興和何子興，偷偷的閃了進來，黃龍問阿興要龍牌，阿興道：「有有有。」阿興去拿龍牌，何子興去拿骰子，徐全福去把籬門關了，都到雙梅書屋裏來。翠珍維城，都給黃龍把興致提起來了，各自掏着胸脯口，把零錢掏出來，推舉黃龍做莊，黃龍道：「是孫子，才和你們客氣。」他居中一坐，把牌倒了出來。

雙梅書屋裏，另外換了一種空氣：是和悅的，是興奮的，是新奇的。黃龍有些像自做官自喝道，他自己做莊，卻自己吆喝着「一五九」「四八」「七簇」「上莊，」一共輪到拿兩張牌，卻還捨不得一縮腦兒拿出來看，先在指頭上吹一口氣，然後把指頭去抓牌，又先把一張牌疊在一張牌上，然後很有勁的移到左手的掌心裏；又先喝了一聲，然後把指頭和掌心滾到他臉上；把眼光尖尖的放進去，看了一張牌，那又一張牌卻讓指頭去看了。這種看牌的方法，在阿興何子興倒還常常有得看見，那翠珍和喜鵲，卻還是初次見到，便驚奇得笑了。一笑，倒又滿不在乎輸錢和贏錢，覺得便輸得幾個錢，這種快樂是葉府上好些時候沒有了。

黃龍做了莊，輪到維城做莊，黃龍在一旁介紹道：「這位是葉大少爺，你們要贏錢，就別管他是葉大少爺葉二少爺，看準了牌路，狠狠的下一個孤丁，你們抓一個么六和長二，莊家抓一個么五和長二，哈哈，錢是你們贏的，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錢都到了你們口袋裏。來呀！你們認得葉大少爺，錢卻不認得是葉大少爺，你們有本領，儘管贏他的。贏了他的錢，還得謝謝你們。」黃龍的話，說得又快又響，他自己又像居於領導地位，先下五塊錢的孤注在上門，大家跟着他，哈哈地下注，結果讓下風贏了，黃龍越發得意忘形。這樣下去，阿興何子興都做過莊了，錢像潮水一般，一會兒來，一會兒去，倒沒什麼大輸贏。葉二太太從裏邊走出來道：「你們玩了一會，可以休息了吧，明天再玩。維城的身體，還沒十

分硬朗哩。」黃龍對於這個小輸贏，真有些不過癮，聽葉二太太這樣說，也就適可而止，說道：「二伯母，你說明天就是今天呀，今天是大年初一呀，你看東方發白了。」大家一看，果然是的。維城打一個呵欠，向黃龍擠擠眼，黃龍也打了一個呵欠道：「究竟人太少了，賭得不痛快。維城哥，我們睡一會，起來吃飯。吃了飯，到外邊玩去。」葉二太太怕他們還不肯罷休，就順着他們的口氣道：「對了，現在去睡覺。吃了飯，維城和黃龍上厲家舅舅家裏去拜年。他們碾米廠裏，有工人，有帳房，有往來的客人，人多了，一定湊得起賭來，你們去玩吧。」維城笑道：「孀娘忘了，穿了孝服，不能出去拜年；便是我們家裏，也把這個拜年的禮節廢除了。」葉二太太道：「這倒不錯，你們去睡覺。」

到吃飯時候，葉二太太把喜鵲喚了起來，要她去看看少爺和黃少爺醒了沒有。喜鵲到維城房外，聽裏邊噲噲的在說話。她喚一聲少爺道：「起來吃飯了吧，二太太說的，吃了飯，大家調班，沒睡過的，睡下去，睡過的，不能再睡。」維城和黃龍，應聲而起，盥洗過了，維城第一件事，就是要往雙梅書屋他父母遺像面前行禮。他看見桌上供着鮮果糕餅，點着貢燭檀香，先對遺像行了注目禮，然後跪拜如儀。接着在東屋裏和黃龍翠珍等吃飯。吃完飯，黃龍道：「維城哥，我們可以去了。」維城望着葉二太太笑道：「孀娘，家裏還有多餘的錢嗎？我倒真想跟黃龍哥到外邊去見見世面。一年難得有一個新年；又難得新年我在家裏；

更難得黃龍哥在我這裏當着義務保鏢。」翠珍在旁邊笑起來道：「二伯母，你看城弟，說得多可憐，你就讓他出去一趟吧。」葉二太太聽兩人說話，聽的笑了，掏了掏身上道：「你要多少錢？」維城道：「有兩百塊錢嗎？」葉二太太驚異他要的這麼多。黃龍把賭本多少和贏錢多少成比例的理由，說給葉二太太聽。葉二太太去拿了兩百塊錢出來，交給維城，又問究竟到甚麼地方去。維城道：「他說的，沒一定，看那裏好玩，就是在那裏駐足。我們出去，也不一定賭錢，順便吃看看，多則五天，少則三天，便回來。」葉二太太聽說要三天五天，後悔不迭道：「怎麼要三天五天才回來，這不對，還是不出去吧。等會或是明天，一定有親戚朋友來的，你們愛打麻將，倒是斯斯文文的，輸贏不大，快樂一樣。」黃龍和維城有成約在先，維城又故意把雙手捧住了胸脯，像怕葉二太太來向他回錢去的；黃龍也擠到維城前面，向葉二太太解說，說維城天天悶在家裏，不趁這個機會出去，再也沒日子了。翠珍向來是成人之美的，尤其對於維城的事，她便從旁勸着葉二太太。葉二太太道：「那麼我把維城交給黃龍了。你把他帶出去，就着落在你身上把他帶回來。」黃龍一連串說了幾聲是。

黃龍和維城，迎着西北風往外跑。約莫走了三四里路，看見路旁有一家應運而生的小茶館，裏邊有幾個茶客，戴紅結子瓜皮帽的，穿藍布大褂腰裏束着黑絲縑的，端着兔子頭烏絨棉鞋的，諸色人等都有，充分顯出了新年是在鄉村裏。黃龍和維城闖了進去，那老板模樣的

人點點頭，問了紅的淡的，立刻送上兩壺茶；另外兩個小碟子裏，放着幾個色在青黃之間的青果。維城笑道：「今天有橄欖茶，這真是古道可風了。」黃龍嚼着青果喝着茶，問老板道：「怎麼，今年是禁賭了麼？冷清清的，不像個新年樣子。」那老板笑道：「沒有沒有。來喝茶的，全是些鄉鄰，賭不起來，客人你歡喜玩的話，我去喚幾個人來，陪着你玩。」黃龍還沒答話，維城道：「你怎麼可以賭錢呢，我們有我們的事。老板，你別聽他說的，我們有一些事要上蟻墩鎮去。」維城才提了一提蟻墩鎮，鄰桌上就有兩個人回過臉來。一個是老者，一個是年青的，對維城看了一眼；老者笑道：「這位先生要上蟻墩鎮去嗎？找誰？」維城和黃龍回頭一看，維城搶先說道：「我們不找誰，你這位老先生，蟻墩鎮是很熟的嗎？」老者道：「我們是那裏人，什麼都知道。」維城笑道：「那就好極了。我們有一個遠親，多年不往來了，趁新年裏沒事，想去找一找他們。」那老者摸着下巴頰，點點頭笑道：「是那一家？在鄉裏耕田的，是個小戶人家，那我不知道。只要是鎮上的人；只要是鄉裏有個四五十畝五六十畝田的人；只要天天上鎮上茶館店裏喝茶的人；那我知道。先生。」維城道：「我們這遠親，姓程。」老者道：「有的：程企賢程瞎子；十字街耕煙堂程老頭兒；程阿和，程雲昆，鎮上只有這幾家。」維城想這倒遇見了一匹識途老馬了，問老者道：「老先生貴姓？」老者道：「敝姓馬，這是小犬。我世居蟻墩鎮的。你到底找那一家？鎮上再沒有別的姓程的

了。」維城對黃龍擠一擠眼，便走到了老者的一桌上，笑道：「我們這個遠親，說起來慚愧，實在不大清楚，好像他的名字喚程炳。」

老者忽然把桌子一拍，他們桌子上也有青果的，青果從碟子裏跳出來，在桌面上滾。老者拾了來放在碟子裏，笑道：「對不起，我這人到老也是個冒失鬼，你這先生不要生氣。程炳嗎，知道知道，他們原是東市梢一家大戶人家，鄉裏也有田地，鎮上也有市房，這是二十一年以前的話了。有一年，程炳，程炳有個雅號，喚程春暉，鎮上人只知道他喚做程春暉。有一年，他忽然把田地市房賣個乾淨，鎮上的人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有一夜，忽然他家裏火燒，又燒了個乾淨，到明天，鄰近的人到灰燼裏去一看，有兩個燒得焦爛了的人，也不知道是程炳還是別人。程炳家裏，有老太太，有他的太太，有一個弟弟，有一個妹妹，有三四個用人，在遭到火災後，都不知去向。人家都嘆息一聲，誰也要說聲可惜。」

黃龍也走了過來，再也忍不住不插嘴，說道：「這麼說，程炳是燒死了，他媽的！怎麼會燒死的呢？」維城怕黃龍多言遭禍，忙笑道：「黃龍哥，今天是大年初一，你怎麼便開口罵人，你忘了忌諱了。」維城無意中把黃龍的名字喚了出來，那茶館老板探出了個頭來對黃龍一看，笑道：「啊！你這位老哥，便是在觀音堂開茶館的黃龍哥嗎？你一走進來，我就覺得好生面善。因為我和你見過一面，可是在晚上燈光下，沒看真切。哈哈，我們是同行，我

在前幾天才弄起來，你是老前輩了。」黃龍冷冷的答道：「哦，你認得我，我沒能認得你，對不起。你姓什麼？你也不必告訴我了，便是告訴了我，下一次見了面，還是會忘了要再問的。我們要說話，你等一會再說話。」

維城深恐黃龍更會把話得罪了人，連忙掏出錢付了帳，連姓馬的老者父子的茶錢都給付了。老者再三稱謝。維城偷偷的對老者說道：「你是要回蟻墩鎮去的吧，借一步說話。」老者道：「我是來到親戚家的，本來要回去了。」當時維城黃龍老者父子，走出小茶館來，看黃澄澄的夕陽，已是斜掛在林巔，大家順着大道走。維城問道：「我自己也覺得好笑，連這家遠親家裏出了這麼大的事，竟是一些也不知道。怪也怪不得，是我曾祖的表兄弟家裏了。我再請問你，這個程炳程春暉，在蟻墩鎮上，可是沒有人了，沒有田地房屋了？」老者道：「沒有沒有，早就沒有了。你們要找他們，有什麼事？」維城道：「真是蟲子一般的事，是找出一張借據，程炳的娘借我們的錢。那算了，人家破人亡，我們還找他算帳嗎？不過他們遭了火災之後，難道家裏的人，一個也沒下落？」老者道：「沒有下落。這個事情我知道得清楚。那時，家兄充着地保，灰堆裏爬出來的兩個屍體，還是家兄經手掩埋的。那火燒場，現在是變了青草園。」

維城又虛與委蛇的和老者父子走了一程，大家分手了。維城往前走了幾十步，往道旁一

個土墩上坐下來，黃龍也蹲下了，掏出煙捲，兩個人吸着。維城道：「聽那老人家一說，我們簡直不必再上蟻墩鎮去了，所以人生何處不相逢，有許多路打算要走的，結果倒是不必走；反過來說，有的想少走幾步路，結果反而多走了路。」黃龍道：「不上蟻墩鎮，就上雙橋鎮。」維城道：「是的，到那裏，你不必多開口，我常常替你擔心。而且逢人只說三分話，你不必喚我維城，我不必喚你黃龍，以防萬一。」黃龍笑的望着地上道：「你說這話，就該自己打耳光，你在那寒窰一般的小茶館裏，不是喚了我黃龍，才給那三分像老板的傢伙，想出我是在觀音堂開茶館的黃龍嗎？」維城也笑道：「這麼說起來，說實話也有好處，說了蟻墩鎮，也省得我們上蟻墩鎮去。」

兩人站起來，黃龍一指道：「往雙橋，該從這裏往南。這倒是我比你熟的多了。」在路上，維城道：「程炳這人，大概是陰賊險狠的人，他會放火燒了自己的房子，又燒死兩個人。」黃龍道：「那老傢伙沒有說是程炳自己放火。」維城笑道：「他是沒有說，可是我們猜得出來，不然，不會這樣離奇。」黃龍還待說，維城在他肩膀上一磕，知道後面有人跟上來了。黃龍走的快，在夕陽沒到地平線下去的時候，他們到了雙橋鎮。他們在路上商量好了，一到雙橋鎮，先找一家客棧歇一歇腳，吃了晚飯，然後到陳老太太家裏，去問一個迅雷不及掩耳。如果程炳真是陳老太太的兒子，無論如何，會在言語之間神色之間，暴露出來。所

以他們一到鎮上，黃龍先向市梢上一家雜糧行裏問道：「這裏有個隆興客棧麼？」這實在是黃龍捏造出來的。行裏夥計道：「隆興客棧沒有，本鎮只有王順興客棧，是第一家了，最大的一家了。」黃龍向他道了謝，又問王順興在那裏，那夥計一指道：「前面便是，門口有一盞玻璃燈，玻璃上寫着紅字，一個王字，大一些，順興兩字小一些，你們識字不識？」維城在後邊說道：「識字。好了，我們自己找去，謝謝你。」維城說了，他就走在黃龍前面。街上兩旁的商店，一家一家關着門，把門戶裏僅有的燈光，給排門遮蔽了。兩人一脚高一脚低的闖過去，到了十字路口。黃龍擡起手來，拍，打在腦袋上，維城回過臉來問道：「做什麼？」黃龍道：「什麼王順興李順興，原來是王瘋子茶館，我倒記起來了。往北拐彎，我認得。」黃龍搶在維城的前面，拐了彎，笑道：「前面便是，再也不用看燈上的什麼字了，我在這裏打過人。」走過去沒幾步，維城還是仰起頭看了一看，果然有燈，燈沒亮，可不知道上邊寫些什麼字。從半張桌子在簷下半張桌子在戶內的一個戶檻裏走進去，恍然於這王順興客棧的門面，是王瘋子茶館；王瘋子茶館的內部，是王順興客棧。

黃龍在前，走在黯淡無光的壁燈下，引維城進了一道玻璃門。玻璃很光亮，光亮得一道道的裂痕上，看得出滿貼着十三四個膏藥。黃龍對門裏的人點點頭，帳桌上坐着個老頭兒，就來招待。黃龍道：「我們要一間房，幾張牀倒是隨便。」那老頭兒說：「有有有。」引到

屏後一間房裏。黃龍道：「燈呢？」那老頭兒道：「來了來了，客人別忙。你們從那裏來？」黃龍道：「白天在賭錢，從賭錢的地方來。」燈來了，照見房裏剛是兩張牀，黃龍去推開了兩扇矮窗看看，是一條狹弄，燈光反映到窗外的牆上。維城連說：「很好很好，你是掌櫃的吧？我們去吃了晚飯再來。」那老頭兒笑道：「是的，我是王瘋子，其實一些也不瘋，人家這樣喚，我就這樣應。客人到外邊去吃晚飯，恐怕沒有地方吃。」黃龍生氣似的道：「有了錢吃不到晚飯，你是在說瘋話吧？」王瘋子笑道：「我王瘋子不說瘋話，客人，今天是大年初一，飯舖子夥計都忙着關了門賭錢，沒工夫伺候客人，明天後天，也還是這樣。客人，你往那裏拿了錢去吃飯？」黃龍和維城都笑起來。王瘋子得意了，又說：「別的地方沒有飯吃，我這裏倒有，只是沒有好的菜。我瞧你們：這一位，不是粗人；這一位，也是粗中有細，怕吃不慣小店裏的菜：乾切，亂刀，大轉彎，湯漿……」王瘋子的一篇流水帳還沒說完，維城是聽不懂他的術語，黃龍已經不知不覺把涎沫掛了下來，說道：「這麼好的菜，快拿出來吃。王瘋子畢竟還是個瘋子，這麼好的菜，還說沒菜。」他就坐下，還拉維城坐下。王瘋子轉身出去，黃龍把一個食指一個中指，當做一雙筷子，往桌上篤篤磕了兩下，喚道：「王老板，別忘了酒！」王瘋子在外邊應了一聲。

酒菜都來了，維城和黃龍吃喝着，雖然不像黃龍預先想望着的口味，可是飢者易爲食，

倒也吃喝的酒醉飯飽。王瘋子又堆着笑容來陪了說話，說道：「客人說白天從賭場裏來，那是歡喜玩玩的了，我們這裏也有。是新年裏，逢場作戲，便是警察局的警察老爺，在這裏，誰不在手裏擄擄，袋裏摸摸。」維城怕黃龍聽見有賭像蚊子看見了血，會給迷惑住，連忙向王瘋子拱拱手道：「王老板，謝謝你，我們還有一點事，暫時恕不奉陪。你有事，我們不留你了。」王瘋子摸了摸鬍子一笑道：「是是是，我出去。客人，你們要什麼茶水，你們喚一聲就是。」黃龍等王瘋子走出去了，對窗口一站，探出個頭去，仰望着黑暗的天空，回頭問維城道：「可以去去了，鄉裏人家睡的早，你想着去了，他們倒是睡了。」維城道：「去去。」

兩人向客棧裏茶房說了一聲，就走到外邊來。在客堂似的一間裏，看見有許多人圍了桌子在呼盧喝雉，他們也不去注意。走到了街上，維城道：「我是輕車熟路了，我來引導你。」他閃在前面，一脚高一脚低的走着，黃龍把一枝手電筒掏出來亮了亮，照着維城走路。維城道：「電光一晃一晃的，倒把我的眼睛弄花了，還是讓我定一定神暗中摸索吧。」走了一回，維城憑着記憶力，走到陳家門前了。是矮矮的平房沒有錯；門前有兩株大榆樹沒有錯。上了階石，摸索着大門已是關了。維城舉起拳頭來在門上敲了兩下，雖不是空谷傳聲，在鄉鎮裏，爲了門前空曠，遠遠的也有回聲。裏邊有人來問道：「敲那一家的門？」維城

道：「我是花港葉家，來找陳家少爺小姐的。」裏邊開了門。這就用得着黃龍手裏的電筒，照一照，維城認出是陳家僱用多年的老媽子。他又告訴了她，說是花港世德堂葉家。老媽子有些詫異。維城的忽然駕臨，把維城和黃龍，請到裏邊，還是西廂那一間，黯淡的燈光下，瞧見陳老太太躺在一張鋪了西狗皮的藤椅上。相隔得沒多少時候，老人家已憔悴得不成個樣子了。她喘着，咳一聲，老媽子忙捧上一個拳頭大的盜痰盂讓她吐痰。陳老太太一邊吐痰，一邊圓睜着枯澀的眼眶，一邊向維城點點頭。維城走上前一步，喚道：「太伯母，你的身體還好嗎？」陳老太太點點頭，又把手擺了一擺，意思是要他們坐下。維城道：「我們冒昧得很，到了晚上才來拜訪太伯母。國器國芳，年假都沒回來嗎？」陳老太太搖搖頭。維城道：「我們早就要來的，爲的繞道繞到蟻墩鎮，到這裏來才晚了。」

陳老太太聽見維城嘴裏吐出蟻墩鎮三個字來，兩個眼珠子直望着維城的臉，說道：「什麼？蟻墩鎮，你是從蟻墩鎮來嗎？」維城和黃龍，誰都不肯疏忽了陳老太太的臉色和說話，看她有些詫異，便想到陳老太太一定是和蟻墩鎮有些淵源的。當時維城答道：「太伯母，是的，我們是從蟻墩鎮來的。我們去找一家姓程的，是禾旁程，程春暉家裏。」陳老太太幾乎忘了自己是病着，忙從籐椅上坐了起來。坐又坐不起來，坐起來了，還是往後一倒，老媽子倒還矯捷，忙搶了一個木棉花的枕頭，給墊在陳老太太的背後。陳老太太喘着道：「誰？」

維城道：「程春暉，敢是太伯母也知道這一家。」陳老太太道：「不認得。不過，以前我們住過蟻墩鎮，聽這名字，怪熟餉。」黃龍站在維城背後，把胳膊往維城背脊上一磕，意思就是說：你得注意。維城道：「程春暉家裏，聽說有一種治心痛的藥，不要人家的錢，我們是去求藥的。」黃龍道：「是的，我家裏一個老娘，害心痛害了十幾年，誰都治不好，近來更厲害。聽說程家有藥，就不管是大年初一，趕上蟻墩鎮去了。可是沒有找到，到那裏一問，程家是一片荒地了，地上長着和人一樣高的草，草又枯黃了，我們倒是白白的跑了一回腿。看來我老娘的病，是沒有人能治好她的了！」

黃龍的喉頭，帶出了嘆聲。陳老太太忽的從眼眶裏，掉下了兩行的清淚，把手指擦着眼皮，臉就俯了下去。老媽子道：「老太太，好端端的在說話，怎麼又難過起來？」陳老太太嗚咽道：「我不是爲這個。國芳的爸爸沒了，我們的一家是完了。他們先前還瞞着我，怕我老了，聽了會暈厥過去，……」她躺在藤椅上，哭的出聲了。維城和黃龍都愕然道：「怎麼的，是誰過世了？」維城問老媽子，老媽子一方面伺候她的老太太，一方面說，我們老爺是某月某日壽終滬寓了。

陳老太太聽了談論程家的事，會想到自己兒子的死；維城和黃龍看了陳老太太的掉淚，就立即想到陳老太太的兒子是誰，這個人怎麼可以死？他們陪了陳老太太悽然，屋子裏頓時

變成寂靜。在寂靜之中，陳老太太帶着嗚咽的聲音又說道：「葉少爺，你怎麼想着到這裏來，你是來看我的孫子孫女兒的嗎？他們，他們在他們的爸爸死了以後，胳膊上裹着黑紗，回到雙橋來過一次，我問他們裹着那東西做什麼，他們還說是紀念一個朋友。把生身之父當做朋友，把我蒙在鼓裏，葉少爺，你想想，夠痛心不夠痛心？」維城道：「後來，太伯母怎麼知道的？」陳老太太道：「後來我寫信到上海，要兒子孫子孫女兒回來過年，要雇了木匠漆匠泥水匠，給他們把房間整理整理。這個老媽媽，勸我不必，說老爺是不會回來的了。我聽的話裏有因，到底給我追究出來。現在，現在……」陳老太太喘着，維城不敢打斷她的話頭，又聽她說下去道：「現在我又寫信去了。兒子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孫子孫女兒不知道他們回來不回來。」維城和黃龍，嘆息了一聲。

但維城沒有忘掉來拜訪的本意，說道：「太伯母，那麼陳老伯的靈，現在是該回到蟻墩鎮去的了？」陳老太太道：「葉少爺，我們又不是蟻墩鎮人，又不曾在蟻墩鎮住過，我兒子的靈，怎麼會到蟻墩鎮去呢？」維城道：「是的是的，現在打算在什麼時候開喪？我們做子姪輩的，應當來叩上幾個頭。」陳老太太道：「他，兒子沒娶媳婦，女兒沒嫁姑爺，便開喪也沒什麼人來，還開什麼喪？」維城又把別的話敷衍了一陣，和黃龍倆告辭。陳老太太也問了維城住在什麼地方，維城想告訴她也沒關係，便說住在王順興客棧裏。一到外邊，黃龍真

忍不住了，說：「你不聽她說嗎？先是承認住在蟻墩鎮，後來又不承認，這一定姓陳的便是姓程的了。」維城忙扯住他的手，不准他說話。

十二 後庭花

維城和黃龍回到了王順興客棧，客棧裏的賭局，已然散了；也沒見精神抖擻的王瘋子坐在帳桌上。維城關了門，把桌子輕輕的拍了一下：拍是表示憤怒，輕輕的拍是防備着隔房裏有別的客人聽到。然後嘆出一聲來道：「完了完了！」黃龍道：「也沒有算白跑，不會錯的，程炳準是那老婆子的兒子。」維城道：「怎麼沒有白跑？程炳固然是陳老太太的兒子，陳老太太固然便是程老太太，陳老太太即使否認，也是欲蓋彌彰的了。可是程炳呢？程炳不是死了嗎？我要報父母之仇，仇人已然死了，你說這是一件如何痛心的事呀？」黃龍給說的瞪着雙眼，把兩個拳頭，捏的骨節裏格格作響，笑道：「也許是他們詭計多端：程炳實在是沒有死，哄我們；就說死了，讓我們死了要殺他的心。」黃龍也乖巧了，把個殺字，說得輕輕的。

維城沈吟一下道：「這個，你是想入非非了。他們怎麼知道我們已經發覺程炳便是陳老太太的兒子了呢？他們既然不知道，便用不着哄我們，所以我說你是想入非非，你也是神經

過敏。」黃龍點了點頭。一邊點頭，一邊忙不迭從褲子底下，颼一聲，抽出一柄白亮得銀子似的短刀，撩起了袴腿，往襪統裏一塞，臉上白的頓時暴起了幾條青筋。維城慌了道：「你做什麼？」黃龍道：「你現在不必問我，你只睡在被窩裏，我去一去就來。我常常聽說書先生說的溫酒斬華雄，關雲長在斬了華雄回來，一杯酒還沒涼；我現在倒一杯茶在這裏，去斬了那個老不死的老婆子回來，這茶也準是不會涼。你不要替那老婆子向我說情，我看那老婆子，說話喘氣，也沒幾時好活了，倘然今天不下手，等她死了，倒又沒法奈何她，那就不好。」黃龍說完，不等維城答話，開了門往外就跑。

黃龍束着一根腰帶，維城突然就從黃龍背後，把他的腰帶扯住，扯的他把已經跨出門口的那隻腳又縮回來。維城告訴他：「陳老太太已是年高的人，風燭殘年，沒幾年好活了，我們不忍心殺害她。我們要報仇，只有找到仇人的兒子和女兒，把他們殺了，絕了仇人的後嗣，也可以一洩我的心頭之忿。」黃龍重新關了門，點點頭道：「那是你預備找他的兒子女兒了。」維城望着屋樑應道：「是的。」維城說這話，說得太遲緩了一些，黃龍往牀上一坐，把躁急的脾氣，忽然變的和緩了，一笑道：「聽翠珍姊說，姓陳的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到過世德堂，那女兒喚國芳，還和你很說得來。哼！我怕你舉得起這隻手來殺那個兒子，就舉不起那隻手來殺那個女兒。」維城給他一激，臉上紅紅的，走過來，舉起手往黃龍肩膀上一拍，

說道：「你太瞧不起我了，我……我不是這樣的人，我不是會爲了私情忘卻大義的人。啊！你太瞧不起我了。」黃龍反過手來，把維城的胳膊重重的捏了一把，笑道：「我沒有瞧不起你，我不過是這樣說罷了。維城哥，我們還是好朋友。」維城道：「直等我說了，你才相信我，可見你以前對於我的認識不深。黃龍哥，好了好了，我們空自做了十幾年的朋友了。」黃龍想不到自己說了幾句話，所得到的結果會是這樣，這只得反過來向他道歉。維城道：「一點，你得注意，我雖然沒了父親母親，可是依然還有家庭，有着和母親一樣恩重如山的孀娘，我不能連孀娘都不顧，闖了禍往外一跑，便不顧家裏，所以該做的機密。至於說這是漂亮的女人，這是我的惟一的情人，那可全不在我心上，我只認得她是我的仇人的女兒，她便是仇人。」黃龍笑道：「好了好了，不必再說下去了，明天我和你往上海。」

他們爲了隔夜的缺少睡眠，和這一天走了許多路，於是一躺下去，直睡到第二天日高三丈才醒過來。是維城先醒，睜眼望了望屋子裏，窗外的陽光，從牆上反映進來，映得一室通明。再看一看黃龍，躺的四仰八叉，手和脚都露在被外。他慢慢的回想到昨晚上的情形，恨不得再去訪問陳老太太一下。這時黃龍也醒了，他一醒，可不能像維城一樣安頓，往上一竄，對維城牀上探着頭，笑道：「什麼時候了？」維城道：「不早了罷，我可沒有帶着錶。」黃龍蹲在牀沿上，兩手作了一個勢，便聽的一聲跳到了維城牀上，維城道：「你別嚇我！」

黃龍道：「我試試看，能跳多遠。還好，沒掉到地下。維城哥，你是在打什麼主意，要是回家的話，我們就大家散夥。」維城道：「這是什麼話？我在想往上海去。」

黃龍知道他並沒有灰心，連肚子餓也不覺得，便在牀上和維城計劃着怎麼進行。黃龍是從來沒什麼顧慮的，三言兩語說完，開了房門，要客棧裏夥計送洗臉水和點心進來。又向夥計要了紙墨筆硯，催維城寫下一封信。這信是給國器國芳兄妹的。約定維城留守在王順興客棧裏，由黃龍做一回速去速來的青鳥使。那信上是這樣說的：「好久沒見面，渴想之至。昨天偶然和一個朋友到雙橋鎮，順便拜謁令祖母，方才知道令先君已然作古。你們兄妹，連報喪發訃都不會報來發來，我想到你們兄妹簡直是要把我遺忘了。但是又一個消息，是會使得你們兄妹驚駭的：令祖母受了一些意外的感觸，就在昨天晚上病倒了。現在病勢沉重，頗有些朝不保夕的樣子。你們的祖母，就像是我的祖母，我真止不住淌下眼淚來了。我暫時不忍離開雙橋，等候你們立刻回來。知名。即日。」

黃龍說去就去，他只揮一揮手，人已經竄在門外，維城望着他的背影，矯若遊龍般的背影。回到房裏，坐在牀上，把一隻手摸着下巴頰，低了頭，看地板上東一粒西一粒的西瓜子殼；抬了頭，望着牆上的陽光，一分一寸的移過去，接着，往後一仰，把後腦杓子枕在一個枕頭上，不知不覺睡着了。到了下午，王瘋子推門進來，看只維城一個人在屋子裏，笑道：

「還有一位朋友呢？」維城揉揉眼皮，坐了起來，答道：「哦，走出去了，一會兒就來。」王瘋子道：「那你一個人在屋子裏，不怕冷靜嗎？打牌，來不來？打麻將，斯斯文文的，又沒有多大輸贏，像先生，可以來一下，比一個人在屋子裏強多了。」維城道：「謝謝你，我不打牌。」王瘋子啞着嘴，似乎給維城可惜似的。維城道：「你是本地人嗎？」王瘋子道：「是的，客人敢是要找什麼人？」維城道：「這倒不是的，我問你，你們鎮上有一家姓陳的，家裏有一位老太太，她兒子在上海，現在兒子是死了。有一個孫子一個孫女兒，都在上海讀書，暑假寒假，到鄉裏住幾天。這一家你知道嗎？」王瘋子搔了搔鬚髮，笑道：「不錯，是有這一家。這一家和黑牆門朱家，相隔得不遠。不過這個陳老太太，向來不和鎮上那一家往來，他兒子是終年不回來的。你問他們做什麼？」維城道：「沒有什麼，我不過是這麼閒談。」王瘋子才轉身出去，倒又趑進來，帶了一個老婆子進來。王瘋子在對老婆子說：「你自己來找，我倒不清楚是姓花是姓葉。」維城一看，來的正是陳家的老媽子，那老媽子也笑道：「葉少爺，你住在這裏嗎？我們芳小姐回來了，請你去。」維城出於意料之外，不知是驚是喜，問道：「你們小姐回來了嗎？還有誰？少爺也回來嗎？」老媽子道：「沒有，芳小姐一個人回來的。現在，黑牆門裏朱小姐，也在我們家裏。」

維城等陳家的老媽子走了，躊躇了一下。想着要是說國芳接到了我的信就趕回來，那是

絕對不會這樣快。那麼國芳是本來要回來的了，她爲什麼不等明天回來後天回來；明天後天回來，黃龍是在這裏了。我假定現在就應召而去，據老媽子說，不是還有個朱小姐在她家裏嗎。維城在屋子裏踱過來踱過去，一會兒反剪着手，一會兒把兩手撐在桌子上。他首先要決定的，是對付國芳的態度，他想了好久，幾乎不願意再住在王順興客棧裏，願意把脖子一縮，立刻回到家裏，只當不知道國芳曾經回到雙橋來。後來猛然想起了自己對黃龍說過的話，黃龍笑我只舉得起這隻手來殺仇人的兒子，卻舉不起那隻手來殺仇人的女兒，我當時是怎麼說的。維城一想到這裏，立即鼓起了一股勇氣，把黃龍藏在褥子底下的那柄刀抽出來，捏在手裏試了一試，往後退走幾步，望準了牀沿，遠遠的擲過去，這一擲，倘然出之於黃龍，那還用說得，一定入木三分，刀柄在牀沿上，搖搖擺擺像風前的楊柳一般；現在維城一擲，可離開自己的期望太遠了，刀子和牀沿，一些不發生關係，只豁琅琅的掉在地下。王瘋子在門外問道：「先生，什麼東西掉下來了？」

維城在想着，要是再不上陳家去，也許陳家老媽子又要來了。他懷着那柄刀，付了王瘋子十塊錢做房飯錢，在暮色蒼茫中，走出了客棧。他抿了抿嘴，裝出一副自己覺得是笑容，踏上大街。起先是走着通常的步子，後來慢慢的慢下來，看見雙橋鎮上的店舖，都還是一派新年氣象，從紅紙上寫着黑字而看得出來。再一看，兩株大榆樹，是顯現在前面，這是陳國

芳的家了。他那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裏吐出來，突然的，一個念頭，他向後轉，狂奔了。

街上是不甚有人注意維城的行動，他走的遲緩，沒人注意，他走的飛快，也沒人注意，他便走出了市梢，也不曾有人在後邊追趕到前邊來攔阻。他懷着一顆創傷的心，不停的移動他的脚步，行行重行行，他居然到了家。阿興開門，見是維城，不禁狂喊起來道：「少爺回來了。少爺，你發了財吧？」維城走到了裏邊，阿興還在門內等黃龍。葉二太太和翠珍正喃喃的唸着維城，聽見維城回來，如何不喜，也和阿興一樣的心理，衝口就問黃龍呢。維城雖然不是垂頭喪氣，但也不甚高興，只答道：「他沒有回來。」葉二太太又問他這兩天在什麼地方，維城推說，走了幾個賭場，只是見見世面，也沒狠狠的下注，也沒大輸贏。吃過了晚飯，維城勉強裝出一副笑容來，讓葉二太太和翠珍安心，一個人回到了寢室裏，差不多把個頭搖了幾分鐘之久，自言自語道：「我這個人，怎麼這樣不濟事的？到了門口，會忽然跑回來，這算什麼意思。國芳回到雙橋鎮了，這是求之不得的，我難道不會裝做沒事一樣和她談談；再進一步說，我難道不會拔出刀子來殺了她？」維城把手拍着額部，只是後悔不迭。他這一晚，又覺得黃龍回來了，自己將要拿什麼話來對付他，摸出那柄刀子來看看，幾乎要刺向自己喉嚨口去。他蒙了被，嗚嗚咽咽哭起來。挨到天明，睡着了，傍午下牀，不敢走到雙梅書屋裏去看他父母的遺像。到了晚上，黃龍回來，進門先問阿興，少爺回來沒有。阿興告

訴他是昨天晚上回來的。黃龍直往裏邊奔，見了維城，漲紅着臉問道：「你你你，你怎麼回來了？」維城是思維到至再至三的了，只是輕描淡寫的答道：「我怕家裏人惦記我，便回來了；回來了，又不是不能再去的。這沒關係，請你告訴我到上海的情形。」黃龍回頭一看，葉二太太在裏邊走出來，他忙放下了手，和葉二太太招呼。葉二太太道：「你們到底是在什麼地方，怎麼一個人先回來，一個人後回來？而且維城回來了，整整的一天不快活，是不是把錢輸光了？輸幾個錢，不算一回事，只要身體沒妨礙，精神沒妨礙，逢場作戲，又太平平回來，還有什麼不快活的呢？」維城怕黃龍答的話，和自己告訴孀娘的前後矛盾，連忙搶着回答，不讓黃龍開口。黃龍也明知維城在撒謊，聽維城說了幾句，他便插曲似的湊上一句，無非是附和着他。維城把葉二太太對付過去了，向黃龍擠擠眼。葉二太太勸黃龍吃過晚飯沒有。黃龍笑道：「二伯母，你不問我，算是吃過了，你要一問我，我是沒有吃過。」維城笑道：「沒人問，是忘了，黃龍哥的嫵媚，就是在這等地方。」葉二太太去吩咐何媽，快開飯出來給黃少爺吃；接着翠珍出來，和黃龍說話，說：「過了明天，一個新年就過了半個了。」

是晚上了，黃龍和維城有了談話的機會，他並不因為時間的過去而減輕了責問維城的程度，說道：「你會回來，這是誰都想不到的。我們在王順興客棧裏怎麼說的？說的話可以不

算，除非讀了一肚子書的人是這樣；我們肚子裏連一點墨水也沒有的人，割了腦袋也不會這樣。」維城只有向他微笑道：「我說可以和你再去，你忙什麼？請你告訴我往上海去的情形。」黃龍道：「這還用得着問嗎？說得到，就是做得到。我到上海，找到同孚路，看門牌對了，又看門上張着一條麻布，便敲門。他媽的！門上有個螺旋一樣的圈，旋過去，便有一個窟窿；旋過來，窟窿便沒有了。裏邊一個老媽子，要我把信塞進去，我就塞進去。老媽子叫我在外邊等，那窟窿倒沒有了。我等了好些時候，還是那個老媽子開了窟窿，說：少爺小姐都沒在家，知道了，你去吧。」維城點了點頭道：「那麼，你就走了嗎？」黃龍鼻子裏一哼道：「我那裏便會走？那老媽子我就不佩服她，像坐在中軍帳裏發令，看得我太容易對付了。我一看，門上還有白奶子似的電鈴，就伸手上去捺了抽半枝煙捲的辰光，捺的那老媽子開出門來破口大罵。我想，我還不怕坐得高高的官兒罵哩，真不會怕你這多吃了幾年黃米飯的人來罵。她罵，我就從她的胳膊窩底下鑽到了裏邊去。這可驚動了一個穿孝服的女人，說：國器不在家，國芳今天早上已經回雙橋鎮去了，你這個信，是給姓葉的送的，說鄉裏老太太害了病；好的，她要孫女兒回去，孫女兒現在該到她面前了。她孫子，是沒籠頭的馬，是不是和國芳一塊兒回去，我不知道。你把這話去告訴姓葉的吧。」維城道：「這個穿孝服的女人，一定是國器國芳的庶母了。」黃龍道：「這不管她是不是，她把話對我說得客氣一

些，我就走。」

維城現在是變了逢人撒謊了，他突然驚異似的問道：「國芳到了雙橋鎮嗎？早知道她回雙橋鎮，我等她兩天也等了。」黃龍鼻子裏又是哼了一聲道：「和你們讀書人打交道，真會叫人頭疼的。我在上海住了一晚，今天回雙橋，問王瘋子，說你昨天出去了沒回來，我又走到陳家去問。維城哥！」他將維城一把抓住，又輕聲道：「你知道：他們那女孩子回來了，那男孩子也回來了。」維城道：「誰給你說的？」黃龍道：「我走到他們門口，就看見他們兄妹倆站在階沿上說話。兩個人的臉，是一樣，和你懷裏揣着的像片，也是一樣，那還用得着開口問嗎，還用得着有人告訴我嗎？我想，你倘然從客棧裏到了他們家裏，他們一定會陪了你說話；現在只有他們沒有你，你就不在他們家裏了。我才一口氣奔回這裏來，你，你，我問你，在這個時候不下手，要到了什麼時候才下手？」維城給他說的又羞又憤，說：「我和你走！」

黃龍正盼望維城嘴裏吐出這麼一句話來，說道：「誰說不走？走！」維城給黃龍一激，又有了黃龍做伴，真是說走就走，站起來，做個引導着黃龍走的樣子。黃龍道：「真的走嗎？要是真的走，我們悄悄的走，還要在天明以前，悄悄的回來。」維城想一想，這話也是對的，要不這樣，嬌娘，翠珍姊，阿興，那一個會不來阻止我們的走路，就說道：「那麼，

走西邊的門得了。」當時維城覺得再也不能首鼠兩端，立即掏摸了一下身上，又是禿一聲把燈吹熄，從西邊的門裏，趑到外邊來。一切都順利，晚上沒有風，掩上了的門，不至於被風吹開來；便是那隻黃狗，撐起了兩隻前脚候在籬門口，見是維城黃龍，只搖了搖尾巴，便放兩人過關。兩人一路在黑暗裏走着，一口氣走了三四里路，黃龍在前，還顯得滿不在乎，維城可不成，起先憑了一股勇氣走得不甚吃力，後來就抱怨黃龍走的太快。黃龍道：「不說你走的太慢，倒說我走的太快。走慢了，還要走回來怕來不及。」又走了五六里，這還不過是走了一半路，維城喘着笑道：「你別當我是灰心了，我絕對不會灰心，你走你的，你嫌我走得慢，你走了一程，可以在前面等着我。」黃龍道：「其實你也是獸子，我也是獸子，只要我奔了去，代你抬一抬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我不會殺錯了人，我也不會把沒殺當做殺了，你不信，我可以割一人一個耳朵回來給你看。」維城道：「不要說這話，我們還是走。」兩人又憑藉着捲土重來的勇氣，一走走到了雙橋鎮，也不投王順興去住，逕自走到陳家的門口。黃龍道：「我們會忘了帶電筒。你在門外站一站，我到了裏邊，從裏邊開出門來接你進去吧。」黃龍只一蹲，陳家那樣矮矮的屋，廳一聲，他早已在屋面上，維城咬一咬嘴唇，靠在門外屏息靜聽着。

沒有多少時候，陳家的大門，呀的一聲開了。黃龍輕輕喚道：「喂」維城道：「我在

這裏呢，他們睡了沒有？」黃龍道：「我沒去留心去看，不過他們有燈。你先跟我進來。」維城摸着壁，踏進了大門，黃龍隨手把門關上了。旋過來，他又引維城走進了裏邊一道門。果然有燈光從掛着窗帘的玻璃窗裏射出來。他們倆站在院子裏，離開玻璃窗還遠，黃龍道：「你知道嗎，那是誰的屋子，有燈光的一間？」維城道：「這原是國器住的。我知道，應該從西廂房那道門走進去，再繞到正屋裏。」黃龍牽了維城的手，走上正屋的階石，想從罅隙裏看看有燈光的一間，究竟是誰躺着。可是燈光黯淡了些，那窗帘又恰恰把玻璃窗遮得密不通風，沒法可以看屋子裏是些什麼。維城把手指一指西邊，要黃龍走西廂房繞到裏邊去，黃龍才把脚移動一下，脚下磕着一件瓦器，大概不是花盆便是瓦鉢頭，維城嚇了一跳，側着耳朵聽聽，倒又聽不出屋子裏有人驚覺了。

摸索到西階，還是維城憑了以前來過幾次的經驗，把指頭抵在一扇門上，這却給他找到了訣竅，並沒有什麼聲息，門是開了，兩個人閃到了裏邊。維城道：「摸着壁往裏邊走，可以走到有燈的屋子裏。」黃龍在黑暗裏點頭，維城也不覺得。當他們走進正屋，不知是什麼緣故，維城的心，越是在趨向成功的道路，越是震蕩得厲害，他顫着輕微的聲帶，說道：「我記起來了，這一間是國器住的，有燈的一間是國芳住的。」黃龍道：「我知道，來了，不論男的女的，都沒有性命。」黃龍把刀子從機統裏抽出來，捏在手裏，在空中試了一試，

走進黑暗的一間，摸着了床欄，摸着了被，沿了床沿，回頭說道：「你來按住他的腿。」他舉起刀子來，用了力往下就是一刀。

憑黃龍的技巧，這麼一刀下去，不是刺在陳國器的咽喉，也便是刺在陳國器的肩膀上。可是結果，不能像他們預料的，那刀尖只是刺在軟綿綿的棉被上，伸手下去摸一摸，床上，有被，有枕頭，可沒有人，這一刀，不會發生什麼效力。黃龍和維城都驚訝起來，驚訝得立即離開床前。維城道：「怎麼床上沒有人？」黃龍道：「快到隔壁的屋子裏去。一個沒有着手，又一個不能輕易放了她。」維城挪動了脚步，走到有燈光的一間裏來。他探了半個臉往裏邊一望，床上不是躺着個陳國芳陳小姐嗎？她雖然和她的哥哥陳國器的臉，是一個型，她那紅紅的嘴唇，和形似抹着胭脂的兩頰，絕對不會認錯了她是陳國器。維城的思潮，起伏得比電流還快，一個念頭，搶了上前一步。黃龍是不用說，緊緊的隨在維城後邊，他把刀子納在維城手裏，維城一舉手，只舉得和肩膀一樣高，不會和頭頂一樣高，手便顫了。

黃龍看得多清楚，他把刀子從維城手裏搶過來，對準了鼻息停勻的陳國芳又是一刀下去。這千鈞一髮之際，可憐那陳國芳，誰還能挽回這垂危的命運呢？但是，但是，但是一刀下去，陳國芳那咽喉，忽然有一條胳膊擋着，擋住了刀直刺下去。刀能擋得住的麼？何況又是捏在黃龍手裏的刀，這一刺，刀是下去了，胳膊也跟着下去了。黃龍喊一聲「喲！」知道

這胳膊是維城的，刀和胳膊，一齊挫在床沿上。這自然是震動了床沿，國芳忽的睜眼。這又是千鈞一髮，維城口腔裏鼓着一股氣，對床前一盞煤油燈，禿一聲吹滅了，使勁把黃龍扯着往後退。

黃龍還是從走進來的路由，退到外邊，刀子是在維城手裏，他們都沒聽到屋子裏有什麼聲息，到了大門口，黃龍却是把維城胸脯口一把抓住。維城道：「我們有話，走出了市街再說。」他說了，往前直奔，黃龍跟在後面，兩個人都不說一句話。只一眨眼的時間，到了市梢，東方倒是有一些曙光在冒起來。維城在道旁一棵盤根錯節的老樹底下坐下了，搖搖頭道：「我的血，怕淌的太多了。」他擎起了胳膊，給黃龍看。黃龍一些也沒憐惜他的意思，也不跟着坐下，吐了一口氣道：「淌得太多了麼？是誰教你淌的？」維城道：「我在想……」黃龍道：「你想了這些日子，還在想麼？好，你願意把自己的皮肉，替代姓程的那些小雜種的皮肉，這就是你想了許多日子想出來的。話不必多說了，刀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我不能讓你把我的刀子刺你的皮肉。拿來！」黃龍再也不來徵求維城的同意，從維城手裏把刀子奪來，放在鼻子上聞一聞。維城回過頭來喚了一聲龍哥，黃龍應道：「龍哥和你再見了！」黃龍一些也不留戀的往前走了。維城一手握住了又一手的創口，站起來喚道：「龍哥，你往那裏去？」黃龍可不再作聲，一直往前走了。

維城怎麼走得過黃龍，起先不過是一二丈的距離，漸漸隔了十餘丈，漸漸的只望得見影子，漸漸連影子也望不見了。維城在曙光裏看看身上，倒還沒看得出什麼血跡淋漓。走路不像先前走的快了。他一路走，一路在想，國芳在剛才的一剎那間，她睜了一睜眼，不知道她睡夢裏醒過來，看到了我和黃龍嗎？要假定她是看到我和黃龍的，她一定會叫喚起來，既然一些沒聲息，她一定是沒看到。維城想到這裏，心裏稍爲安靜了些，再往前跑。又一想，他忽然想起了黃龍先一刀下去，把國器的被褥，是刺透了一個窟窿；後一刀，刺在我的胳膊上，我的血就在這一剎那間淌出來了，國芳的牀上，一定也是淌着血了，那麼國芳醒過來的驚奇，是不用說了，況且開了門是沒有關上，這可以說，無論如何會想到有了刺客來過。

維城這麼一想，連家裏都不敢回去了。晨光熹微裏，路上漸漸有了行人，他想去今年日，把翠珍姊從費長河手裏營救出來；國芳獨自一個，坐了車，從雙橋到了世德堂；那時我心裏究竟是愉快的。不料才隔得一年，已經變化到這個地步。一邊奔，一邊不知不覺奔到了世德堂的北鄉，他舅舅厲又榭的碾米廠廠房，呈顯在他眼前。他走進廠房裏找他舅舅，厲又榭正打算今天請財神酒，高踞在帳桌上。見了維城，喜出望外道：「我正要派人來接你，你倒來了。怎麼的，你衣袖上有血？」維城扯厲又榭到裏邊的一間屋子裏，說晚上喝醉了酒，和黃龍倆去殺人，人沒殺成，自己倒受了傷。厲又榭詫異着維城不是殺人的人，盤問下去。

維城道：「我要借舅舅這裏躲一躲，如果舅舅還當我是個親外甥，請你連舅母都不要告訴她。」厲又榭滿腹狐疑，不明白他究竟爲了什麼事，追問他，他顛來倒去只是說這幾句話。好在碾米廠新年裏該停工，要停到元宵以後再開工，便把維城關在一間深邃的屋子裏，連今天的財神酒，也挪到東邊住宅裏去請。

傍午時分，葉二太太派阿興來問，少爺來過沒有。厲又榭便問阿興什麼事，他沒敢把維城躲在這裏的話告訴阿興，只安慰了阿興幾句，說：「教二太太放心，一定他們哥兒倆先是賭輸了錢，睡下了，心裏不甘服，說得高興，哥兒倆又去翻本，沒關係。」阿興走了，厲又榭來告訴維城，看維城正扯着褥子裏的棉絮裹在胳膊上。他勸維城回去，維城不肯，一住便是四五天。厲又榭怕葉二太太着急，親自上世德堂去了一回，語氣之間，暗暗透露了一些消息給葉二太太，說：「維城很好，你做孀娘的不必着急，再過幾天，他自然會回來的。不回來，你問我做舅舅的要。」

維城住在碾米廠裏，創口倒是平復了，直住到元宵，給厲又榭夫人知道了，這就催維城回去。維城想着做人做到這個地步，簡直沒有個是處，除了回去閉門思過，再也沒有其他的適當辦法。他在一個月明之夜，由厲又榭派了一個人護送回家。葉二太太又驚又喜，翠珍也是如此，問黃龍在什麼地方。維城道：「孀娘，我在外邊，賽如做了」一場春夢，現在夢醒

了，從今以後，總是埋了頭關了門，一些也不想什麼了。也請孀娘原諒我，別問我那些回答不出的話，也別問我那些不願意回答的話。」葉二太太看維城神色還好，也不追究下去，每日裏做幾個可口的菜給他吃。有人來找維城，只說上蘇州唸書去了，沒有在家。維城老是關了雙梅書屋的門，對他父親愛棠公母親厲太夫人遺像面前長跪着，嘴裏喃喃的，往往到半小時一小時不站起來。從新年到了暮春，從暮春到了盛夏，世德堂四圍的大樹，又綠又肥，他一共也沒見過。

這一陣倒是好了，費長河沒有上葉家來糾纏不清，葉二太太和翠珍等，都沒有什麼病痛；而夙昔被維城繫念的人，像惟一的知己黃龍；像有着殺父之仇的陳猶龍的兒子國器女兒國芳，都沒有消息。眨眨眼到了國曆八月上旬，維城住在家裏，一直是孤陋寡聞，伏處到半年以上，煩悶是到了極點，寂寞是到了極點，不由他不靜極思動。他是月明之夜回來的，現在就想趁月明之夜，出去躡躑一下。他開了門，信步走出去，只聽得一陣靡靡之音，有人唱着後庭花的歌曲，接着是哈天撲地的譁笑之聲。他怕家裏人覺察，帶着傷感的情緒，趕快走了回來。果然的，阿興已是走到後邊來問：「誰開了大門走出去的？」維城忙接應道：「是我。阿興，前面村子裏有人歌唱，是些什麼人？」阿興道：「少爺不知道，有人打什麼歌跳舞團班子，預備到上海去賣錢。」維城有些惘然。

阿興見維城惘然，就把忍耐了好多時候的話說了出來，笑道：「少爺，你這些時候，沒把腳趾頭踹到大門外，不知道的事情多哩。花港鎮上茶坊酒肆裏的人，沸沸揚揚都在說，時局不好了。花港東市梢，不是有一家姓滕的嗎？以前聽說在江西做官，做着不大不小的官，後來官不做了，就住在上海，放着家裏那所前後三進的大房子不住，這一回，全家大小三十幾個人全回來了。這是一件事。還有，我剛說的歌舞班子，是一個綽號喚小諸葛的辦的，辦了有半個月了，單要從十三歲到二十五歲的姑娘，聽說有衣服穿，有飯吃，還有每個月五十塊錢，凡是到他們班子裏的，先給家裏一個月的錢，到了可以開碼頭的時候，又給家裏一個月的錢。我們喜鵲，也有人來勸她去，她給二太太說，二太太罵的她整整的哭了一天。這又是一件事。還有，黃龍少爺，到這裏來過的……」維城聽阿興一提到黃龍，在月下按住了阿興肩膀道：「什麼？黃龍來過，怎麼我不知道？」阿興笑道：「我知道少爺要奇怪的，少爺在這些日子，只像修仙學道一般，外邊的事情一些也不知道。黃少爺來，是給二太太擋了駕。二太太對黃少爺說：如果你不是維城的朋友，請你不要和維城見面。黃少爺問什麼時候才可以見面，二太太說：等九月裏維城結了婚，你再來和他見面。黃少爺真好，說話一些也不拖泥帶水，就掉轉身來走了。」

維城詫異着自己要在九月裏結婚，自己還一些也不知道。對阿興注視了一下，又回頭看

了看兩個斜躺在地下的人影子，說道：「阿興，我們是在夢裏嗎？」阿興道：「少爺，那裏會是夢？二太太一直不許我們和少爺說話，少爺自然不知道；近來，翠珍小姐不也是不大和少爺見面嗎？這也是二太太吩咐的。」維城相信自己和阿興，並不是在夢裏，他像一個偵探一樣，像一個探險家一樣，要多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要阿興到他房裏去說一個詳盡，並且允許阿興：是今天晚上說的話，知道只當不知道，便是二太太追究起來，也絕對不說是阿興說的。一半是由於阿興的獻殷勤，一半是由於維城盤問得緊，於是家裏的一切，和鄉裏的一切，陸續在阿興的嘴裏，遞到了維城的耳朵裏。原來葉二太太和厲又榭，和維城的族叔葉載平，和維城的大姑丈周星甫，和大姑奶奶二姑奶奶等，商量了好幾次，說維城這一陣，是給雙梅書屋的書本子拴住他的心，長此下去，恐怕書本子的力量薄弱，非得給他娶一房媳婦來拴住他的心不可。親族的意思，大家都屬意於翠珍，便定期陰曆九月二十六日，給他們結婚，事先把這個消息瞞得水洩不通，到那日子，親族們一齊走了來，你一言，我一語，不怕維城和翠珍不同意。至於陳國器陳國芳兄妹，今年倒是有過三四封信給維城，據阿興所知，一封是從雙橋寄來，其餘幾封，都是從上海寄來，可是葉二太太藏了起來，不會在維城面前透漏一些風聲。鄉裏人心浮動是事實，從上海搬回鄉裏來的，不但是花港的滕家，大家小戶都有，花港鎮上空關了幾年的市房，現在都已住得滿坑滿谷，不但鎮上如此，便是世德堂葉

家，也曾有人問過，願意出了高貴的房租，覓得一個棲身之所，來問的是外鄉人，給葉二太太一口回絕。阿興的話，又談到了歌舞班，他似乎對歌舞班非常感覺興趣，說：「唱的真好聽，一字兒排着十六個或是二十個姑娘，一同開口，一同閉口，又一同抬起胳膊來，要說到她們的唱，聲音尖，就尖的像一粒穀子上的芒；細，就細的像一根遊絲。」阿興感到興趣，維城正和他相反，感不到興趣，訂正阿興的見解道：「我知道她們唱的調子，聽了只會教人家意志消沉，軟綿綿的，休想再能夠振作精神，還是不聽的好。想來你是常常去聽的？」阿興否認道：「沒有。有時順風，一陣風吹過來，吹到我耳朵裏，那麼就聽一聽。剛才是南風，所以少爺走出大門去，便聽到了。」

十三 同舟共濟

維城給阿興說得如夢方醒的次日，他開始留心觀察家裏和鄉裏的一切。他要阿興往鎮上一家復大花米行，借一份申報或是新聞報來看。阿興想起昨晚自己傾筐倒篋的言詞，生怕自己往花港去了，這位少爺倒向二太太辦起交涉來，便悄悄的說道：「少爺，什麼話，你別說是我說的。」維城道：「去，速去速來，今天的報借不到，便是昨天的前天的舊報也行。」阿興放下肩上的鋤頭，把摺在背上的一頂舊草帽撻起來戴在頭上，走出大門，才轉背，嘴裏

已是不期然而然，哼出那後庭花的調子來。維城搖搖頭，又有些惘然了。裏邊翠珍走了出來，她近來的走路，只是一拐一拐的，維城看慣了，倒是一些也不覺得她有甚麼難看。她走到維城面前，先站定了，一站就看得出一條腿是短了一寸半寸的樣子。她笑着說道：「城弟，二伯母叫問，阿興上那裏去？」維城道：「哦，我要他去借一份報來看看。翠珍姊，你來！」維城本是站在階石上，說了要翠珍來，就往雙梅書屋裏走，他以為翠珍跟了他進屋子裏來的，誰知回頭一看，翠珍是一拐一拐的往裏邊去了。他忙喚道：「翠珍姊，你來呀！」翠珍並不停止她的脚步，只搖搖手道：「我不來了，我要回二伯母的話。」維城看了，想起阿興昨晚說的話，翠珍姊算是避嫌麼，便不是避嫌，至少是孀娘囑咐着她，該這樣對待我。

維城信步走到大門外邊來，又走到籬門外邊來，對着闊別了好久的河濱，發生了欣羨，對岸的蘆葦，已是長的和人一樣高；一頭黃牛，躺在樹陰下，嘴一張一合，安閒地在做牠的反芻工作，不過牠爲了辛勞而消瘦了。忽然聽得車輪碾在地上的吱吱格格的聲音，向西一望，有四五輛獨輪車，也坐着人，也裝着箱籠，在自西而東。維城好久不和外人見面，會不因不由生出了一種怯懦，想不看也罷，便走到籬門裏邊來。籬門裏已然站着個葉二太太，笑道：「維城，你不怕陽光嗎？快到裏邊來。」他跟着葉二太太，回到大門外的階石上來。葉二太太指給他看道：「時勢不大好，好些人都從外邊回鄉來了，這又是一批。這幾天，這條

官路上，也有個十幾批走過。聽說倒是便宜了嫁女兒和娶媳婦的人家，嫁女兒本來要備妝奩做嫁衣，娶媳婦的本來要備酒席請親友，現在都取消了，說越簡便越好，隨隨便便行個禮，便算結過婚了，實在這個打算是對的。」維城只是一笑，說：「阿興怎麼還不回來，我要他去借報紙來看的。」葉二太太道：「究竟是兩條腿跑的，沒這樣快。維城，你不看報也罷。這些日子，你的面色也紅潤了，飯量也還好，看了報，看的你替人家擔憂。」維城啞嘴道：「黃龍又一去不來，我倒有些想他。」葉二太太笑道：「快到裏邊來，我告訴你，黃龍是來過的，只和你沒有見面罷了。我爲了他這人舞刀弄槍的，有急難，固然用得着他，現在沒有事，舞刀弄槍，會鬧出不好來，所以請他不要來。他也聽我的話，問我有錢嗎，我數了一百塊錢給他，他還了我五十，只要了五十去。他離不了在鄉裏，說要等你娶了媳婦再來。」說話時，到了雙梅書屋，維城順着葉二太太的話，說：「娶媳婦……」抬頭望了望他父母的遺像。

阿興在花港借到昨天天的申報來了，另外還拿着三四捲的雜誌。維城看是郵局裏寄來的，封面上寫着：「花港西世德堂葉宅葉維城先生台收，」不寫是誰寄的，可是一看便看出是國芳寫的。他說不上是怎樣的一種感覺，急急忙忙撕去了封套，要看是些甚麼刊物。這刊物和新聞紙，看的使維城廢寢忘餐。翠珍走出來看他，見他在雙梅書屋裏看書報；葉二太太

走出來看他，見他在寢室裏看書報。葉二太太道：「維城，你可以睡了。」維城道：「嬌娘，你來。這報紙，是在復大花米行借來的；這幾本雜誌，你知道是誰寄來的嗎？」葉二太太道：「你在看，我怎麼知道。」維城道：「我猜是陳小姐寄給我的。她沒頭沒腦寄給我這些的雜誌，倒是沒有一封信，我可不知道她近來在做些什麼。」葉二太太一笑道：「信，信是有的，但也不必去看它。」維城不肯把阿興告訴他的話，去質問葉二太太，只是旁敲側擊的說着；而葉二太太也不忍當了維城的面，把事實一概抹殺。所以一方面承認陳國芳是有信來的，一方面却又阻止維城看信。維城當下，似乎是一喜，忙追問下去道：「陳小姐有信寄給我的嗎？信在那裏？」翠珍也從外邊閃了進來，笑道：「陳小姐要城弟離開家庭，說什麼辦理救濟事業，因此二伯母捺着，不讓城弟看。」葉二太太像頓時有了一個得力的助手樣的，說道：「可不是麼？在這個時勢，在外面的，都要跑回鄉裏來，那裏有本來在鄉裏的，反而跑到外面去。我說讀書讀得太多的人，出起主意來，老是和我們舊腦筋的人兩樣。」

維城便趁了這個機會，問葉二太太要國芳的信來看。葉二太太問翠珍，翠珍到裏邊去檢了出來，前後一共是五封，真像阿興所說的，一封是寄自雙橋，其餘都寄自上海。雙橋的一封，是責問維城，爲什麼到了雙橋，不去和她見面，又說第二天國器也回雙橋，因爲找維城不着，當晚便往上海，然而這一個晚上，莫名其妙的，門是被人來開了，却沒有遺失什麼東

西，她房裏的燈是被人吹熄了，也是沒有遺失什麼東西，離奇極了，她便沒有敢在鄉裏多住。國芳到了上海後發的第一封信，那簡直是一封絕交書，說維城欺騙了她，她祖母明明是平安無恙，維城偏是咒詛她祖母害了急病，朝不保夕。她把維城痛快地罵了一頓，罵他有神經病，以後她要漸漸的把維城遺忘下來。國芳寫了這封信以後，果然三四個月不通音問，直到最近，才接一連二的來了三封信，說現在我們要獻身社會，做些有益於社會的事業，你趕快到上海來；照她的語氣裏，好像國器還要上蘇州農業學校去找維城。

維城把一封一封的信看完了，說道：「朋友的確是好朋友，可是他們爲什麼一個要是陳猶龍的兒子，一個要是陳猶龍的女兒呢？」葉二太太道：「你要看信，信是給你看了，你如果想像從前那樣，動不動不告訴人家，往外一跑，那我可不答應你。」維城道：「嬌娘……」葉二太太問他，他倒是欲言又止，再問他，他說：「夜深了，翠珍姊要下田，嬌娘也是早眠成了習慣，明天再談吧。」這一晚，維城不是看信，便是看報，不是看報，便是看書，不是看書，便是眼睜睜的望着帳頂，直到聽見雞鳴，才朦朧睡去。到了次日，世德堂門外官道上，從上海回鄉的人，越發多了。衛雲卿不知道新膺了一個什麼頭銜，在一日之中，派了爪牙們上葉家來，前後三次：一次是徵發蘆簾；一次是吩咐晚上不准點燈；一次要葉維城認五百塊錢土地捐。這攤派捐款的一次，是秦潤之和費長河同來的。這半年來，費長河不會在鄉裏

漏過臉，這一天突如其來，阿興認識他是費長河，便從外邊往裏邊狂奔，嚷費長河來了。他希望這一嚷，維城和翠珍兩人，大家都聽到，好拿定主意。見還是不見。誰知秦潤之和費長河，今天是一副公事公辦的面孔，費長河再也不問我外甥小姐在那裏，秦潤之也不稱維城爲葉少爺葉先生。兩個人手裏拿着紙張簿籍，站在中庭喚道：「這裏是葉維城家不是？葉維城聽着！奉縣長訓令，凡是完糧超過二石以上者，一概該攤派五百元以上之土地捐，限令到十天內繳納，頭限十天，二限五天，逾限加認原派數十分之二；三限三天，逾限加認原派數十分之五。」秦潤之像宣讀聖旨一般唸着，費長河把草帽當做扇子搖着。維城把掛在雙梅書屋門口的竹絲簾一掀，問道：「是什麼事？請到裏邊來。」秦潤之道：「我們忙不過來，不到裏邊來坐了。你記着，十天，五百塊錢，在十天以內親自繳到衛家宅第四辦事處來，先拿臨時收據。過幾天自會把正式捐票分發到你家裏。如有敢藐視法令等情，便該從重處罰，知道了麼？」秦潤之說完話，往外就走。費長河也湊了一句道：「知道了麼？」還是搖着草帽，跟了秦潤之走到外邊去。阿興一邊送他們出去，一邊還不放心籬門裏散放着一羣公鷄母鷄，怕他們會撈摸了一隻兩隻去。費長河忽的回頭道：「厲又榭那傢伙，這個時候在家嗎？」阿興道：「我不知道。」費長河抿了嘴，點點頭，往前走了，好像在說：「叫你知道的日子在後頭。」

維城向葉二太太說道：「小人得志，看來鄉裏要從此多事了。」葉二太太道：「他們說要我們出五百塊錢嗎？是什麼錢？」維城道：「總而言之，假公濟私，不知道是什麼錢。」到傍晚時分，阿興把昨天借來的報去還了，又換了昨天今天的報來，維城嚥着嘴，看着報，不住的搖頭。忽的厲又榭周星甫，不約而同的來看維城。維城叫把外邊大門關上了，就在世德堂階下，隨意放幾個椅子凳子，大家坐下來。厲又榭道：「秦潤之到這裏來過沒有？」葉二太太道：「怎麼不來？連翠珍小姐的舅舅都來了。沒頭沒腦，要硬派我們承認五百塊錢的什麼捐，這個事情，現在外邊怎麼說？舅舅不來，我們也要來看舅舅了。」厲又榭長嘆一聲道：「剛才我和周家大姊夫說，告示的確是有的，到底是個怎樣的辦法，誰也不知道。聽說衛雲卿當這個辦事處主任，還是花了一千塊錢運動費才當到的，你們別的不要想，只想他肯花了錢去弄這個主任來做，便是和做買賣一樣，將本求利，我們鄉裏，便有得受累。這個年頭兒，張家派三百，李家派五百，將來是一筆混帳。我是主張暫時不去理睬他們，搶在人家面前去繳錢，又不見得有什麼賞。」周星甫道：「厲家舅舅的話是對的。維城前一陣，和姓衛的感情不甚好，現在只能隨和一些。我們怕維城的性格是剛強的，萬一應付的不得其法，反而增加出麻煩來。二嫂子，是不是呢？我說他們派你出五百，就是五百，不過眼前沒有錢，交不出來，將來看人家都交了，我也不會短的。」維城聽兩位長輩在說話，他老是點點頭。

頭。這個時候，天黑上來了，葉二太太看翠珍不在面前，低聲說道：「一位是舅舅，一位是大姑丈，都在這裏，我們前回商量的，到陰曆九月二十六日，想給他們小兩口子，草草不恭的行個結婚禮，這個話我還沒給維城說。現在時局這樣不太平，我倒在想索性再提前些。這個鄉裏住不得，索性讓他們成了婚，或是往蘇州，或是往杭州，住得遠一些，你們看，可使得？」維城先前聽了阿興的報告，早已胸中雪亮，不過看叔母是在和厲家舅舅周家大姑丈商量，他就充耳不聞似的不說話。厲又榭把坐的椅子，移得靠近了葉二太太，低聲道：「我倒不是這麼打主意，二嫂子也見到了，翠珍小姐的舅舅費長河，這兩天不是又抬頭了嗎？二嫂子想這樣辦，也許費長河不要這樣呢，衛雲卿不要這樣辦呢；辦了，豈不是使他們不高興？以前太平時世，做老百姓，總還該守着做老百姓的規矩，現在亂離時世，像費長河衛雲卿這種人，要是翻一翻臉，我們便受不了。所以我倒主張把翠珍小姐送回費長河家裏去，看費長河是個什麼意思，費長河說，這是葉家的人了，用不着送回來，那就是上上大吉；如果費長河說，這是卞家的人，這是費家的人，這是衛家的人，那也只得順着他口氣，說是卞家的，是費家的，是衛家的，沒有錯。並不是我們做人要口是心非，到了這個時世也叫沒法。況且他們這個黨羽，耳目衆多，說不定我和周家大姊夫在這裏說話，他們倒是已經知道了。」這話說的周星甫有些恐慌起來，對黑暗裏看了看。維城卻把胳膊一抬道：「我不贊成……」

維城的話，只說得半句，不想天空裏一晃，突然一道亮光，耀得人眼花撩亂，接着是「蓬」一聲大礮。大家都驚得直站起來。維城道：「到裏邊來坐吧。」厲又榭周星甫都急於要回家，裏邊的翠珍喜鵲何媽，都來問是什麼響。葉二太太不敢把燈光照耀到外邊，只叫關了門，擠到一燈如豆的一間屋子裏來吃了晚飯。這一大礮之後，接二連三的礮聲和槍聲，都不斷的送到各人的耳朵裏。這一晚，葉家全家的人，都沒好好睡着。喜鵲膽子最小，要何媽睡在牀上，她去睡在何媽睡的牀下，何媽笑道：「喜鵲，你不是要進歌舞班子裏去的嗎？聽說歌舞班子今天早上就上上海了，上海正打着仗，你如果在班子裏，你今天晚上睡那裏去，睡在姊妹們胳膊窩裏嗎？」這話問的喜鵲啞口無言。喜鵲是這樣，翠珍就不這樣，她聽天空中，給礮聲槍聲織成了交響曲，睡下了又起來，睡下了又起來，不下四五次，不是走到了葉二太太房中間二伯母睡着了嗎，便是惹到維城房外問城弟睡着了嗎。維城道：「翠珍姊，有人主張把你送回你舅舅家裏去，你還是去還是不去？因為你舅舅現在好像吃起公事飯來了。」翠珍在黑暗裏想了一想答道：「城弟要我去嗎？是城弟要我去，我就去，城弟不要我去，我就不去。」維城仰在枕上，問道：「翠珍姊，是一個人在外邊，還是有別人？」翠珍道：「只我一個人。」維城道：「哦！翠珍姊的意思，是一切聽命於我，翠珍姊是屬於我的？」翠珍回答非常快，說道：「這不，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連城弟都不要我住

下去了，我這人是可以去了。」話說到這裏，一聲大礮，震的維城房外的門窗，都格格作響，她怕維城受不得驚恐，到外邊去喚了阿興來，要阿興睡在從前黃龍睡的牀上，和維城做伴。

次日，回鄉的人，越發絡繹得如山陰道上，從回鄉的人的嘴裏，知道上海的娛樂場所全停業了，知道上海的旅館都宣告客滿了，知道上海設立無數的難民收容所了。維城要不到上海的新聞紙來看，心亂如麻，他又對父親愛棠公母親厲太夫人的遺像跪下來，說：「不肖子維城，」還待說下去，葉二太太奔出來喚道：「維城維城！」維城忙一站，應道：「嬌娘，我在這裏，有什麼事吧。」葉二太太把維城引到西門外邊屋後，只見翠珍阿興徐全福等，手裏拿着鐵鏟鐵錫，已把屋後掘成了一個窟窿，四周堆着高高的泥塊。維城到了屋後，他們已是停止工作，齊抬着頭，等維城吩咐似的。維城問道：「掘防空壕，是不是？」葉二太太道：「前天，今天，衛雲卿派了人來，說家家屋後都要掘上一個土坑，看家裏有幾個人，就掘多大，只要一家人能藏得下身。今天翠珍就領了他們來掘，你看底下是什麼，是一個罅子。」維城走上前去，兩腳踏在剛掘起來的鬆土上，險些跟了泥塊一齊陷下去，阿興把他一扯，才算扯住了。看罅子時，已露出了一部份，是個通常裝酒裝醬油的罅子，估量上去，能裝個二十斤重量模樣。他笑道：「嬌娘，疑心這罅子裏，是裝着古人的骨頭嗎？那我想不會。既然發現了，起出來看一看，如果是的，我們還是給他安放在原來的位。反正裏邊是有

東西。」維城一說，葉二太太道：「維城說的是。」阿興跳下去，把罇子周圍的泥，全挖去了，這就顯出一塊石板，把罇口蓋着。維城道：「你把上邊的板揭開了看，裏邊到底是些甚麼東西。」當阿興把手拿在石板上的時候，大家都有些凜然。去了石板，底下還是兩三重布封了口，可是那布，年深月久了，朽腐得和紙一樣，剝去了布，裏邊顯出一罇清水。阿興道：「是水，少爺你來瞧。」葉二太太等，沒一個人不是急於要知道內容。翠珍道：「這水大概不會有毒，阿興，你伸手往下撈一撈，看裏邊到底有些什麼東西？」阿興把衣袖捋到臂彎那邊，先伸手試一試，沒伸進去，第二回伸手，忙縮手道：「冷！」維城道：「這個天氣還會嚷冷？」徐全福道：「還是我來吧。」阿興給徐全福一激，又伸手下去。大家看他臉色，知道手和什麼東西接觸了，等他縮手出來，一看時，他手裏是拿了圓圓的亮亮的兩塊銀洋。阿興也看出來了，說道：「裏邊全是這個，是洋錢，少爺，是洋錢。」阿興表示着驚喜，自葉二太太以下，誰不是驚喜。

徐全福幫着阿興，把罇子起到平地上來，上邊正在把水傾去，翠珍已是喚道：「罇子底下，還有罇子，你們看。」大家看土窟裏，果然又有一塊石板。這時大家快活得什麼似的，又把第二個罇子起到上邊來，也是一罇的清水，也是一罇整圓的，光亮的大花邊，數一數，是整整的一千塊錢一罇，兩罇是兩千塊錢。喜鵲盼望一罇又一罇，最好會理的像井一樣深都

有，但結果是只有這麼兩錢。維城道：「這個不能說是不義之財，而且猜測起來，這個屋基地從我高祖手裏，就是姓葉的了，看這洋錢，又一式都是鷹洋，那麼不是我曾祖父母做的，便是我祖父母做的了。」維城的話，沒人能批駁他有什麼不是，一部分人幫着把錢運到葉二太太屋子裏，一部分人希望再有同樣的發現，把那土窟掘的愈深愈廣。阿興一邊工作，一邊笑起來道：「別說衛雲卿不好，不是衛雲卿這麼說，我們到老也不知道這裏埋着錢。」這一天晚上，天才黑，空中又奏起礮聲槍聲織成的交響曲，葉家的人，歡喜掩不了驚恐。到了午夜，聽槍聲近在咫尺，起先是一聲兩聲，後來便密集起來。維城忙下牀來，走到窗口，看天空中，時時有一晃一晃的電光。他盼望和昨晚一樣，翠珍會寢不安席，走了來和他談話。他想到這裏，忽然天井裏有個黑影子一竄，竄到窗邊。他忙喝問道：「誰？翠珍姊嗎？」門也開了，有人答道：「是我，維城哥。」維城聽出是黃龍，喚了一聲龍哥，底下再也想不出該接續些什麼話。維城要點燈，黃龍勸他不必點。兩個人牽了手，借了窗外一些微光，走進寢室裏。黃龍往牀沿上一坐，坐的一個怪叫起來，那是阿興。阿興聽了翠珍的話，來和維城做伴，今晚還是和昨晚一樣，他正因白天過分的操勞，入睡後倦的什麼都聽不見。黃龍的軀幹是笨重的，在這個天氣，阿興又沒蓋什麼被。黃龍一坐，剛坐在他兩個架疊着的腳踝骨上，如何不要痛的怪叫起來。等到維城說明是黃龍少爺來了，阿興道：「黃少爺你在什麼地方，

你不但把我們少爺想死了，連我們也想死了。」黃龍道：「你想我，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你拉拉手。」黃龍和他一拉手，又拉的阿興怪叫起來。

維城叫阿興到了外邊，說道：「聽說你來看過我，可惜我和你不曾見過面，以前的事，我都是像做夢一樣，請你原諒。」黃龍道：「以前的事，還說他做什麼，我早原諒你了；我不要原諒你，我那刀尖，在你胳膊上，刺了下去攪一攪，恐怕你的創口，到這個時候還沒有能好起來。」維城道：「是的，你從什麼地方來？」黃龍道：「我不是什麼觀音菩薩，你有了急難我會來。我只覺得我是該來了，我就來。你聽到槍聲嗎？」維城道：「聽到，槍聲這麼近，這個地方有危險，明天得和我孀娘商量一下。」黃龍道：「什麼事都得商量就完了，你知道聽得最清楚的，是什麼地方來的槍聲？」維城道：「好像就在前村。」黃龍道：「你到明天就什麼都明白過來了，到明天就會聽到，那一家是盜劫，那一家是盜案連帶出了命案。」維城道：「依你說，是土匪放的槍，然而土匪怎麼蠢動得這樣快呢？」黃龍只是笑，說道：「做強盜用不着學，我就會。因為我也弄了一根傢伙。」這一會，黃龍讓維城點燈，方知黃龍身上佩着手槍，問他從那裏來的，黃龍也不肯說了。

兩個人一談，就談到了天明，葉府上都知黃龍來了，就像來了一個救星似的，誰都表示歡迎。阿興從花港回來，新聞紙還是要不到，倒帶回來好多消息，說昨天晚上，發生盜案

計有六起，連紅旗張的船開回來，在半路上為盜匪搶了，紅旗張還挨了一槍，現在躺在船上哼。黃龍點點頭問維城道：「我猜的怎麼樣？」維城道：「幸而我們窮，窮的出了名，去年年底，衛雲卿還上門來討債；不然，倒是很討厭。不過討厭的事情還是有，衛雲卿來通知我們，要我們捐五百塊錢，只愁拿出去了，他會疑心我們有錢，不拿出去，他又會說我們放刁，有了錢不肯拿出來。」這時正吃飯，阿興從外邊奔進來，說道：「一條船在河邊停下來了，恐怕是來找少爺的，少爺還是見客，還是不見？」葉二太太道：「我叫你們關着大門，你們老是不聽話。」接着何子興奔進來道：「來了，是找我們少爺的，請他們往那裏坐？」維城把筷子指着雙梅書屋，可是一陣皮鞋聲響，走進來四個少年男女，像是很熟習門徑的，不用僕人們引導，逕自走到屋裏，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穿青布旗袍的女子，不等維城開口，她先說道：「啊！你們直這樣舒服，吃飯了。二伯母，翠珍姊，維城，這一位可不認得。」

這麼一說，誰都想起來了，她正是陳國芳陳小姐。她頭上簪着一朵白花，脚下蹬着一雙白皮鞋，她那說話的神情，和從前一些沒有兩樣，和她一同走進來，一位是她哥哥陳國器，其餘兩位，却沒見過面，不認識。這時維城葉二太太翠珍，沒一個不放了筷子站起來，只有黃龍，還是一口一口喝着酒，他不是不認得陳國器兄妹，因為認識，他便大刺刺地不站起

來。葉二太太不甚清楚維城和黃龍去雙橋做過了什麼事，看見國芳來，像看見了一個好久不來的親戚，立刻讓他們來吃飯。國芳道：「不忙吃飯，給你們介紹介紹，這是家兒的朋友金君志誠，這是我的朋友李女士笠影。我們是來邀維城往上海去的，因為我們要辦一種刻不容緩的救濟事業，需要他通力合作。依着我，不但我們不該坐下來吃飯，連維城也不該再吃下去了，老實不客氣，走！」葉二太太笑道：「是什麼火燒眉毛的事，連吃飯都沒工夫了。我聽他們讀書人說的，既來之，則安之，來了不要忙走。」國器一笑道：「二伯母說的不錯，我們既然不和維城弄虛敬，叫吃飯就吃飯，這時候，你們家裏還有這個菜吃，是天上了。」維城一方面見黃龍在座，一方面見國器兄妹來家，他一想到黃龍身上有着槍，不由不寒而慄，說話只是婦人女子一般，還不及國芳樣的女子。看國器國芳坐了下來，翠珍却又一拐一拐的拐了進去，他只淡淡的介紹道：「這是我的朋友黃龍君。」

一頓飯沒吃完，國芳的話，已是多得不可勝計，她已然得到了姨娘的允許，把故父的全部遺產變賣出來，設立一個私人的難民收容所，等時局平靜而尚有餘錢的時候，便繼續辦一個義務學校，她說只有救濟事業和教育事業，是我們一般青年學子的兩個肩膀上的重大責任。國芳說一聲，維城應一聲。他應一聲，又抬一抬眼皮偷看黃龍一下，黃龍擠一擠眼，把左手舉着酒杯，右手却掏摸在他衣袋裏，他衣袋裏正是裝着殺人武器在內的，維城不知不覺

在冒着汗。國芳說完話問維城道：「你還不跟着我們走嗎？」維城道：「我走了，我這個家庭……」國芳立即駁斥他道：「要獻身社會，還想到家庭，天下的人，難道只有你葉維城有家庭，別人就沒家庭，我們只知道有事業，不知道有所謂家庭。我和你是下過絕交書的，可是到了現在，我們要為社會服務，要救濟成千成萬的難民，我就不念舊惡，一想到你是個辦事人才的時候，立刻坐了船來相請。我再說一句，你便是我的仇人，便是殺了我父親的仇人，我也要忘了一切的一切，和你攜手，去幹我們為大眾謀福利的事。」國芳這幾句斬釘截鐵的話，黃龍給說的感動了插嘴道：「陳小姐，像是黃龍，你看還有什麼用處嗎？如果是有一些用處的，我也跟了陳小姐走！」國器道：「怎麼沒用處，人越多越好，走越快越好。翠珍姊也可以去。」翠珍躲在葉二太太背後笑道：「我不能去，你們都去了，我要伺候二伯母的。」

一席話說的葉二太太都想不出該怎樣把維城挽留下來，看天際起了一陣狂風，正是陳國芳打頭走出葉家世德堂大門，接着是李笠影陳國器金志誠，後邊跟了黃龍和葉維城。葉家上下男女，都送到河邊來。維城揮揮手道：「現在我們是要分別了，我到了上海，便寫信回來，嬌娘，你回屋子裏去；翠珍姊……」維城會不期然而然的英雄氣短，說話不能繼續說下去。在艙裏坐定，一陣狂風暴雨，打到船艙裏來，船在飛快的行進，忽的黃龍按了按腦門子，向維城說道：「我不能去，我去了，翠珍姊和二伯母會吃虧的。便是姓衛的，姓費的，

姓秦的，還有姓什麼的姓什麼的，便一個人在一旁看着他們，這個鄉會變成一個不知道怎樣的面目的，這個事情，維城哥你交給我來辦吧。」黃龍畢竟是黃龍，把艙門往上一掀，說一聲再會，脚已然踏在船頭上，船也不會怎樣顛盪，脚又到了岸上，他冒着風雨走回去了。

維城突然之間換了一個新環境，天漸漸的黑下來，風雨如晦，聽國芳兄妹和同來的朋友，在議論着怎樣辦理收容所。他閉了眼，想起了前一回的風雨之夜，也是在船上，那時只有國芳兄妹。回憶，像美麗的夢一掠的回憶。

*** 說小情言著名 ***

啟店出版各種小說均係聘請當代說苑名家精心結撰享有獨家專有之版權且花色繁多尤便選購如荷讀者惠顧概照下列售價再予八折優待同業採辦另按批發章程辦理

〔張恨水著〕

過渡時代
天上人間
即將出版

〔馮玉奇著〕

斷橋流水	江上烟波	百合花開	月缺花殘	夜鶯啼月	鳥語花香	草長鶯飛	菊飛花	春雨飛花	血海情花	十東野史	華二鴛鴦	鶻笑皆非	啼花落歸	花語春歸	燕語鶯啼	秋水長天	春閨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妾無罪	落花夢	海天影	秋水紅	曉風殘月	陌頭柳色	花石因緣	解語花	故劍淚	玉人懷	燕投懷	紙醉金迷	海棠紅	個中苦	此間樂	雲破月圓	百劫玫瑰	怒濤驚夢	斧魄冰天	翠鸞顛	棒打鴛鴦	荳蔻女郎	荳蔻女郎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二冊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何家支著〕

風雨同舟

〔包天笑著〕

社會雨過天青

〔顧明道著〕

血雨瓊葩

江雨花雨

春宵夢

柳暗花明

奈何天

惜分飛

江上流鶯

花上恨

紅粉金戈

劍底鴛鴦

念奴嬌

紅妝俠影

明月誰家
陌上花開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出版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風雨同舟 全書二冊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
者
何
家
支

校閱
者
談
夢
階

發行人
陳
兆
椿

春明書店代表人

印行者
春
明
書
店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
畫錦里口春明書店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通俗歷史小說

北聊說說濟彭施東西封紅水三
宋齋唐公公公周遊神樓濟國
楊誌全全案案列記榜夢傳志
家異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將

通俗小間素來深大入民錯間
下坊任者割者大入民錯間
其內容恆為有識者省錯間
著之價不恆為有識者省錯間
於此著者惜鉅詳分得所篇字
聘請名學便者覽而分得所篇字
式標絕刪上去一瀏，為，識者省錯間
神封不，便者覽而分得所篇字
以最新面彩上名畫家。為，識者省錯間
已出版新彩上名畫家。為，識者省錯間
續問世如荷餘各辦，購另按
折優待。業採辦，購另按

洋裝一冊 七〇〇
洋裝二冊 二五〇〇
洋裝二冊 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 九五〇
洋裝四冊 四〇〇〇
洋裝四冊 四〇〇〇
洋裝四冊 五五〇〇
洋裝四冊 三二〇〇
洋裝四冊 三五〇〇
洋裝四冊 二八〇〇
洋裝四冊 四四〇〇
洋裝四冊 四四〇〇
洋裝四冊 四四〇〇
洋裝四冊 二六〇〇
洋裝四冊 二六〇〇
洋裝四冊 三〇〇〇

羅通北 薛仁貴 薛丁山 今古奇觀 大紅袍 小紅袍 包公案 鏡花緣 隋唐義 東漢義 西漢義 老殘遊記 洪秀全演義 三門飛龍傳 南宋飛龍傳 武則天 萬花樓 粉妝樓 昭君番 英烈傳 龍鳳再生緣

大字三國志演義
足本大字金聖數批
錦盒裝八冊二〇〇〇
名家精校迥異俗本

洋裝一冊 二五〇〇
洋裝一冊 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 九五〇
洋裝一冊 四〇〇〇
洋裝一冊 四〇〇〇
洋裝一冊 五五〇〇
洋裝一冊 三二〇〇
洋裝一冊 三五〇〇
洋裝一冊 二八〇〇
洋裝一冊 四四〇〇
洋裝一冊 四四〇〇
洋裝一冊 四四〇〇
洋裝一冊 二六〇〇
洋裝一冊 二六〇〇
洋裝一冊 三〇〇〇

上海四馬路書局發行
春明書店發行
印細有
書目
函索
即贈

